

母親的話

第二輯



母
親
的
話

(第二輯)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出版

母親的話 (第二輯)

目錄

(卷上)

答問

- 一、 瑜伽——修瑜伽的準備——修瑜伽爲誰——人的相遇……………一
 - 二、 瑜伽的危險——一體與和合的建立……………六
 - 三、 視見——無夢的睡眠——夢裏前知——錯誤視見
- 貞達的視見——靜慮(二)——精神生活……………十五

- 四、 奉獻——復還——再來人——忘記「神聖者」(二)……
- 讀普通書——定命，時間，與自由(三)——創造的止境……二九
- 五、 智識的功能——反對力量(二)——內外之界——信心
- 死亡——天災人禍有無因果——記憶生前……四五
- 六、 思想的能性——修瑜伽與處逆境——疾病(四)……五九
- 七、 個人與宇宙意志——敵對力量與性靈世界(五)……七二
- 八、 人類之愛與神聖之愛(二)……八九
- 九、 宗教與精神生活……一〇〇
- 十、 由瑜伽而起的病……一一三
- 十一、 瑜伽師與徧智——科學家與靈感——超心思於心思事物
- 治療(二)——靜坐作觀(二)……一二四
- 十二、 拂逆——罪惡何自而來——物質世界的等級……一三七

十三、藝術與瑜伽(六)……………一四三

十四、歸順……………一五九

散策(十九)……………一七一

新年寄語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附釋)……………一七九

(卷 下)

釋義兼答問

一、宇宙的進步原則……………一八七

二、神聖者的敵人(二)……………一九〇

三、爲誰而圓成……………一九二

- 四、 神與顯示（二）……………一九五
- 五、 我是誰（二）……………一九六
- 六、 除非……………便不應修這瑜伽（三）……………二〇二
- 七、 結合於神聖意志……………二一〇
- 八、 理智（三）……………二一二
- 九、 意志即力量……………二一九
- 十、 至誠……………二二一
- 十一、 偏好……………二二五
- 十二、 神聖悅樂……………二二九
- 十三、 個人努力……………二三一
- 十四、 除去壞運動……………二三三
- 十五、 痛苦的祕密……………二三六

十六、	死的詰問	二四〇
十七、	真悅樂(二)	二四五
十八、	戰鬥(二)	二四九
十九、	尋求問題	二五四
二十、	靜定集中	二五六
二一、	上下的完善	二五九
二二、	教派之合一	二六四
二三、	自由——愛——隸役	二六七
二四、	失敗了的勝利	二七〇
二五、	如何改變知覺性	二七二
二六、	困難與轉化	二七六
二七、	身體的轉化	二七八

二八、	知覺性的改變與絕食等事	二八三
二九、	醫藥與知覺性於保持身體	二八七
三十、	永恆底誕生	二九二
三一、	真底探險	二九六
三二、	「光明」中之轉化	三〇一
三三、	覺醒企慕	三〇三
三四、	準備了整體瑜伽(二)	三一—
三五、	佛法之助與障	三一三
三六、	改變世界	三一六
三七、	不除外	三一八
三八、	政治與金錢	三一九
三九、	超心思與玄祕法的權能(四)	三二五

四十、	宇宙原意·····	三三三
四一、	情命化學·····	三三五
四二、	修院之集體個性·····	三三九
四三、	考試者·····	三四三
四四、	「我與你同在」·····	三四六
四五、	整個底自由·····	三五二
四六、	真命運·····	三五七
四七、	權能和實踐·····	三六一
四八、	個人性與私我·····	三六六
四九、	心思之評判與認識·····	三六七
五十、	真理的實踐·····	三六九
五一、	前生的記憶·····	三七一

五二、	物質中所藏	三七七
五三、	創造的故事	三七八
五四、	佛的教言	三八二
五五、	「無上者」之偉大行程	三八七
五六、	突如理念	三九一
五七、	思想管制	三九四
五八、	智識理論	三九八
五九、	實踐之鎗	四〇一
六十、	圓滿歸順	四〇二
六一、	年光	四〇三
六二、	不怨	四〇四
六三、	「神聖恩慈」的兩方面	四〇五

母親的話

第二輯 (卷上)

答 問

(一)

「你可否對我們講點瑜伽的事呢？」

你要瑜伽幹什麼呢？要得到權能？要達到平和與安靜？要服務人類？

這些動機，沒有一個足以證明你是應走這一條「路」的。

你應當答復的是這問題：你是否爲了「神聖者」的緣故而要修瑜伽呢？「神聖者」是否你的生命之最高事實，而且到那種程度，你簡單是不能沒有牠呢？你是否

感到「神聖者」是你的真本底生存正理 *raison d'être*，倘若沒有牠你的存在便沒有意義呢？如果是這樣，然後可說，你對此「道」有一呼喚了。

這是第一所必需的事——對「神聖者」企慕。

其次你當作的事是照住這，使其常是醒活，生動。爲了這，所需要的便是集中——集中於「神聖者」，着眼於對牠的「意志」與「目的」有一整體底絕對奉獻。

集中在心裏。進到內中；深而且遠到內中，儘可能遠。將你的知覺性之一切散在外面的線索皆收集起來，捲起，一躍而汨入深處。

一個火焰是在那里燃着的，在情心的深沈寂靜中。這便是你內中的神明——你的真本體。聽牠的聲音，服從牠的使令。

另外有些集中的中心點，例如，一個在頭頂上，另一在兩眉之間。各自有其效力，可得一特殊結果。但中樞體居於心中，由心而發出一切中央運動——一切求轉化之機動與迫促和實踐的權能。

「要修瑜伽，自己應作些什麼準備呢？」

知覺，最初應當知覺。我們只知覺我們有體的微渺一部分；大部分我們皆不知覺。是這無知覺性，將我們抑於未新甦的本性裏，阻止其中之改變和轉化。是由無知覺性，不神聖底力量乃進到我們，使我們作其奴隸。你應當知覺着自己，清醒於你的本性和運動，應知道你爲什麼且如何做一些事，或感覺或思惟那些事；了解你的動機與衝動，那些推動你的或隱或顯的力量；如實，你好像應當折散你的有體這全副機器。你一經知覺了，這便是你能分辨且揀別事物了，你能見到那些力量拉向下墮，那些力量助你向前。時若你知道分別邪與正，真與僞，神聖底與不神聖底，便應嚴格據你所知而篤行不墜；那便是說，毅然拒絕一個而接受另一個。這對待性在每一步上皆現，而在每一步你皆當抉擇。你應當有耐性，堅持，做覺，——如慣熟此道的人說：「不睡」；應當常是拒絕給與不神聖者以機會反對神聖者。

「瑜伽是不是爲人類呢？」

不是，瑜伽是爲「神明」。我們所尋求的，不是人類的幸福，而是「神聖者」的顯示。我們在世間，皆是要圓成「神聖意志」；更真確地說，爲「神聖意志」所造就，使我們能成爲其工具，爲了與「無上者」的進步底結合，使「他」的統治建立於世間。只有那一部分人類，可答應「神聖呼召」的，乃將蒙到其「恩慈」。

是否整個人類將受到益處，倘若不直接至少間接受到益處，則依乎人類自體的情形而定了。若就現在的情形而論，不甚有希望。人類應大加改變，然後方能希望於「神聖者」的降臨有所獲得。

「如何我們會相遇的呢？」

我們在生前諸世皆會相遇。否則我們在此生不會聚在一處。我們皆是一家人，經過若干世代皆為「神聖者」的勝利及其在世間的顯示而工作。

(二)

「瑜伽有些什麼危險呢？是不是對西洋人尤其危險？有人說過，瑜伽可能合乎東方，但對於西方人的腦經，可使其失去平衡。」

瑜伽對西方人不比對東方人危險。凡事皆依乎以之而接近牠的精神。瑜伽誠然危險，倘若人爲自己的緣故需要牠，要達個人目的。牠是不危險底，反之，卽是安全 and 保障本身，若使你懷着其有神聖性的意識去接近牠，常是記住目標是要尋到「神聖者」。

危險和困難之生，是人之修瑜伽，不是爲「神聖者」的緣故，却是因爲他們要獲奪權能，在瑜伽的喬裝下，要滿足某些野心奢望。設若你不能除去野心奢望，不

要觸牠。這是火，灼人的。

瑜伽有兩條路，一屬多波西雅（訓練），一屬歸順。多波西雅之路是難行的。人唯靠自己，憑自己的氣力前進，一隨自力之量而升登，成就。這常時有墮落的危險。一旦既已墮落，則毀敗於深淵之下，很少有救。另一道，歸順之道，則安全穩妥。可是西洋人恰恰在此感到困難。他們受教是要畏懼且避免一切威脅他們的個人獨立者。從哺乳便養成了個人性的意識。而歸順意思便是拋棄那一切。換言之，如羅摩克釋拏所說，人所走的路，或像初生猴，或如初生貓。初生小猴把住牠的母親，負到各處，必得穩穩把住，否則若使失了把握，便掉下了。另外初生小貓不把住牠的母親，却為牠的母親所銜住，既無恐懼，也無責任；牠毫無所作，聽母親銜住牠，只叫「咪，咪！」

若是你全般且至誠走歸順這路，則更沒有什麼危險或嚴重困難。問題只在於至誠。倘若不誠，勿開始修瑜伽！在處理人事，人或者可以欺詐；但與「神聖者」交

接，任何處沒有欺詐的可能。你能安全走此一「道」，時若你是由衷正直而且開啓，目的唯在於實踐而且臻至「神聖者」，爲「神聖者」所策動。

另有一危險；這與性欲衝動相聯。瑜伽在其純潔化的程序中，將揭露而且發出你內中一切隱藏了的衝動和欲念。於是你要學到不隱藏事物，也不將其擱置，你當直面牠們，克服而且重鑄牠們。瑜伽的第一效果，是取開心思管制，潛伏着的飢渴突然釋放了，便皆衝起而侵襲此有體。時若這心思管制尙未爲一「神聖」管制所代替，則有一過渡時期，其間你的誠心和歸順將受考驗了。這些衝動所以強，例如性欲的，尋常由於人們過於注意；他們很猛烈地反對，試欲用威力壓制之，束在裏面，鎖在上面。但你若愈加想一事物，說：「我不要牠，我不要牠」，則你愈加聯上牠了。你所應當作的，是使此事物遠離，與之不相聯接，儘可能少去注意牠，而且，縱使你偶然想起牠，保持無動於中，且不關心。

以瑜伽之壓力而浮起的衝動和欲望，應當以一種離執與鎮靜的精神對待之，當

作對你自己爲陌生底事物，或屬於外在世界的。應當奉獻之於「神聖者」，使「神聖者」得取而轉化之。

設若你一度曾啓對「神聖者」，設若「神聖者」的力量已下降於你，而你仍然保守舊力量，則你替自己準備下煩擾，困難，和危險了。你應當儆醒，不是用「神聖者」當作一件外衣，隱蔽你去滿足欲望。有許多自命的「大師」，除此亦無所作。時若你離了正道，有一點知識而沒有多大權能，則可能你爲某一類存在或有物所攝，化作了牠們手中的盲目工具，終於被牠們吞噬了。凡有假冒之處，其處必有危險；你不能欺騙上帝。你到上帝去說：「我要與你合一」，而在你心裏意思是：「我要權能和享受。」那麼留心了！你是直趨危崖之畔。可是避免一切不幸却又如此容易。化作小孩一樣，將自己委於「母親」，讓她攜着你，於是你沒有危險了。這意思不是說你不當直面其他種種困難，或你全然不須奮鬥以克服什麼阻礙。歸順不是擔保有一平滑無阻底不斷進前。理由是你的有體尙未一致，你的歸順也未

爲絕對，完全。只有你一部分歸順了；今日是一部分，次日又是一部分。瑜伽之全部目的是收集各分歧部分，鍛鑄爲一無分底一體。直到那時，你不能希望沒有困難——種種困難，例如，不信，或抑鬱，或遲疑。全世界充滿了毒霧。每一呼吸你皆吸進。設若你與一不相宜的人交談數語，或甚至這麼一人僅走過自身，便可從之而得傳染。有鼠疫的地方，人只走近便可染毒；人可以全然不知道該處有傳染病。你能在幾分鐘內喪失數月之所修得。時若你屬於凡人，過凡間生活，則與世間凡人混在一起，沒有多大關係；但若是過神聖生活，則於你之相與及你的環境，當特殊慎重。

「在我們的有體中，如何方能建立一體與和合呢？」

保持意志堅定。對待反動部分如對不服從的小孩。恆常地耐性地管教他們，使

他們明白他們的過錯。

在人的知覺性深處有此性靈體，人內中「神聖者」的廟堂。這是一個中心點，凡此諸分歧部分，你的有體的各個相乖違的運動，皆當繞之而集中。一旦已經得到了性靈體之知覺及其企慕，這些疑慮與困難皆能消滅。這多少需要些時間，但終究你會成功的。一旦你已經轉向「神聖者」，說：「我要屬於你。」而「神聖者」已經答復曰：「可」，則全世界禁不住你。時若中央有體已經歸順，則主要困難已經消滅了。外表有體如同一層殼。在普通人，這外殼如此堅厚，以致他們不知覺內中的「神聖者」。若使，雖僅一瞬間，內中有體說：「我在此，我是你的」，則這好像一架橋樑已經建好，一點一點這外殼漸漸稀薄，直到兩部分全然相接，表裏一致了。

野心是許多瑜伽師失敗的原由。那毒瘤能長久潛伏。許多人開始登程，未嘗意識到這個。但時若他們得到了權能，則他們的野心熾起了，因為在開端未曾拋去，

所以更其強烈。

要誇示權能常是錯了。這不是說權能沒有用處。但應當如此用，如其所從來。權能之來是由與「神聖者」結合。應該為「神聖者」的意志所運用，而不是為了誇示於人。設若你遇到一個盲人，設若你有此權能使他看見，——設若「神聖意志」是此盲人應當復明，則只消說：「讓他看見吧」，那麼——他會看見了。但設若你要使他看見，徒然因為你要醫好他，則是運用權能以滿足個人底野心了。最尋常在這些事上不但喪失了你的權能，而且你在其中造成了一番大擾亂。可是在外表上這兩條路是一樣的；但一事是因神聖意志而作為，另一事是爲了私人動機。

人會問，我們如何可知道是「神聖意志」使我們作為呢？「神聖意志」是不難辨認的。這不容誤會。你上道還不遠便已能知道牠。只是你應當聽牠的聲音，在此情心中一微小底聲音。時若你已習於聽到了，則偶有所作而與「神聖意志」相違反的，則感覺不安。若是你堅持在錯路上走，你便會很錯亂了。可是，設若去尋些物

質底原由，當作你的不安的原因，在你的道上前進，則你漸至失去知見的官能，終則可進而作各種錯事而不感覺不安。但是，倘若你一旦感到最微小底擾亂，則止而詢問內中自我「這是什麼原由呢？」則你可得到真答復，而整個事情變到非常明白。時若你感到一點點抑鬱或微小不安，不要給一物質底藉口。時若你停下而尋找理由，則應當絕對正直，至誠。起初，你的心思會要虛構一甚可誇讚而且美麗底解釋。但不要接受牠，看到這以外，問：「在這運動後是什麼？我現在爲什麼作這事呢？」終於你將發現，躲在一角落裏，一微小波紋——是你的態度上的一微微底誤轉或反扭，乃生起那困難或擾亂了。

野心的最尋常形式之一，便是爲人類服務這理念了。凡對此等服務或工作的執着，便是個人底野心之一表徵。那麼一位「大師」，他相信有一偉大真理當教示人類，他需要許多弟子，時若弟子們離開他便感覺不舒服，或無論何人來了，便把住他，而試要化之爲一信徒，——顯然除是自己的野心，不是隨順什麼。設若你準備

服從「神聖」命令，你應該能取起任何給你的工作，卽算是異常浩大底工作，次日又能擱起牠，而處之以取起時的同一安靜態度，而不感到責任在你。應當沒有執着——對任何事物或任何生活方式。你應當絕對自由。設若你要有真瑜伽態度，你應當能接受任何從「神聖者」發來的事物，又讓其容易而去，亦無悔恨。棄世士的態度，說：「我不要什麼」，與凡夫的態度，說：「我要這個」，皆是同一。這一個是粘執於其捨棄，正如另一個粘執於其所有，無二致。

人應當接受一切事物——且唯獨這些事物——之從「神聖者」而來的。因爲事物可從隱藏了的欲望而來。欲望在下知覺體中工作，給你一些事物，雖然你可不認識其如此，可是非自「神聖者」而來。牠們來自喬裝了的欲望。

人容易知道事物之從「神聖者」來的。你感覺自由，自在，你在平和中。但設若什麼事物自呈於你，而你跳上去，喊着說：「呵！終於我得到了」，則決然可知那不是從「神聖者」來的。平等性是與「神聖者」相交通結合之重要條件。

「有一普通理念，即「視見」是一高等精神性的表徵。這可是真？」

不必然。尤其是見是一事，但了解和釋明所見者迥是另外一事，更困難。普通是見者多迷，因為他們給以意義或解釋，是他們所願意給的，依照了他們的欲念，希望，和成見。其次，也有許多不同底界，你在其中能見。有心思之見，有情命之見，還有許多視見，在一最近於物質界中而見的。屬於最後這一彙的視見，出現為形式與象徵，好像是絕對屬於物質的，牠們如此清楚，真實，而且可識知。設若人知道如何解釋牠們，便能得到人們的環境和內中情況的精確指示。

我們且舉例說。這是一個視見，某人真有過的。危崖峭壁邊有一條大路，充滿

了陽光。大路上有一馬車，用六匹強健底馬拉著，很艱難在前進；車向前行很遲，却很穩定。走來了一個人，看到了這情形，走到車後開始將其推進或試想推其上山去。於是另有某人有知識的走來對他說：「你爲什麼徒勞呢？你以爲你的努力能有什麼效果麼？在你這是一不可能之事。甚至那些馬皆感困難。」

這視見的意義之線索，在於六匹馬這見相。馬是權能的表徵，六數代表神聖創造；所以六匹馬義表神聖創造之權能。馬車代表實踐，代表當要實踐之事，成就之事，登到極頂，高處，「光明」之所居。雖則這些創造之權能皆是神聖底，然圓成其實踐仍是一番辛苦工作；因爲牠們得冒嚴重底艱窘進行，抵制本性之全部向下的墜力。於是人在其愚迷和傲倨中來了，以其心思權能之一點點積蓄，以爲自己是一個什麼偉人，能做一點什麼事。他所能作的最好底事，是登上車去，安穩地坐着，讓馬負他上去。

夢又是很不同底一回事。牠們更難解釋，因爲每人有他自己的夢幻世界，特殊

屬他自己的。誠然，許多夢沒有什麼意義，與知覺性的最膚表底最屬物理底一層相接，是馳散的心思，胡亂底印象，機械底反應或回映活動之結果。這些沒有什麼規矩底或成組織的形式和形相和意義；牠們也很少被記住，在知覺性中幾乎不留什麼痕迹。但甚而至於夢，有較深底淵源的，也仍然是玄秘底，因為牠們是奇特地屬於個人的，在這意義下，即幾乎皆全然依賴個人的經驗和幻想而成。視見亦由象徵而成，不必然得到普遍流通性的。象徵亦隨民族，傳統，和宗教而異。某一個象徵可獨特是基督教的，另一特殊屬於印度教，第三個只在東方為普通，第四個只為歐西所獨有。另一方面，夢却無外地是個人底；牠們依乎日常底事情和印象。替另一個人解釋夢是異常困難的。每人對另一人如同一封閉了的圓圈。但每人可自己研究自己的夢，析出而且尋得牠的意義。

17

其次討論處理夢與夢境之辦法。第一，要知覺——知覺你的夢。觀察其與你的醒時事情的關係。倘若你記憶你的夜裏，你時常能迴溯你白天的情形直到夜裏的情

形。在睡眠中，總有這種或那種活動，在你的心思或情命或其他界上發生；事情在那裏發生，而牠們管制你的醒時知覺性。例如，有些人急切於使自己完善化，在白天作了很大底努力，他們睡去了，次日他們醒來，了無昨日努力所得之痕迹；他們又得重新作同一努力。這意義是凡其努力與無論什麼成就，皆屬於有體之較表面或更清醒底諸部分，但有更深沈更潛在底部分未曾觸到。在睡眠中你落到這些不知覺底境界之把握裏，牠們開啓而且吞去了你在知覺着的時辰中一切辛苦建造成的。

要知覺！在夜裏亦如在白天皆要知覺！起初，你要得到知覺性，其次，加以管制。你們若記起你們的夢的，可能有這種經驗，即當作夢之時，你知道那是夢；你知道那是一種經驗，不屬於物質界的。一旦你已知道了，你能在那裏作爲，一如在此物質世間；甚至在作夢時，你能運用你的知覺意志，而改變你的夢的經驗之整個過程。

如你已變到知覺又更知覺了，則你開始在夜裏對你的有體一樣能夠管制，如同

在白天，或者更甚。因為在夜裏，至少你一部分是無有於對身體機械之奴役。管制身體知覺性的程序比較困難，因為牠們比較心思底或情命底程序為更強硬，不易受改變裁制。

在夜間，心思體和情命體，尤其是情命體，皆非常活潑。在白天牠們是被限制了，物理知覺性自動地壓制牠們的自由活動和表現。在睡眠中這阻障除去了，牠們便出為自然底自由底活動。

「無夢之睡眠的性質是什麼？」

普通你若有所謂無夢底睡眠，這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不記憶你所夢者，或者你入乎絕對無知覺，幾乎是死，——嘗著死的味道。但有一睡眠的可能，其間你

進到一絕對底寂靜，不動，平和，在你的有體的各部分中，你的知覺性則合入「真智樂」*Sachidananda*，你很難稱之曰睡眠，因為牠異常知覺。在那情境中，你可留停幾分鐘，但這幾分鐘給你的安息和恢復氣力，勝過尋常睡眠許多小時。你不能偶然得到；這需要長久底訓練。

「如何可在夢裏遇到而且知道許多人，後來在外間世界乃遇見而且知道呢？」

這是因為親和性，將某些人聚於一處，是心思界或情命界中的親和性。人時常在這些界上相遇，然後乃在世間相遇。他們可在那裏相聚，彼此談話，可能有一切世間所能有的關係。有些人知道那關係，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自然是大多數

人，皆不知覺此內中本體與內中交接，可是在事實上仍然會是倘在外間世界中遇到一新面相，他們覺得不知怎樣非常熟識，有如舊知。

「不會有錯誤底視見麼？」

有在現相上為錯誤底視見。例如，有百千萬人皆說他們見到了基督。那麼大多數人中，真見到「他」的也許還不到十二人，而且其所見者為何，還甚有可論。他人所見的，可能是一投影，或者可能是一思想，或甚至是心思所記憶的一相。也有許多人堅信基督，曾有過某一「力量」或「有體」之視見，或某一所記憶之相，非常光明，在他們留了一強烈印象。他們見到了某事物，感覺那是屬另一世界的，屬於某一超自然底品序，那在他們中間造成了一畏，驚，或喜的情緒；而他們既信仰

基督，也想像不到旁底什麼，於是說那便是「他」。但同此一視見或經驗，若臨到一印度教徒或回教徒或其他教徒，必加以另外一名色了。所見或所經驗之物，基本可以相同，但一隨能知之心的不同法式，組成便不同了。唯有能超越信仰，信心，神話，和傳統的人，乃能說某事真是什麼；但這種人很少，非常少。你當無有於任何心思構架，拋棄一切徒屬地域的或時間的，然後你能知你所見的是什麼。

精神經驗，意義便是與「神聖者」相接觸，在自己內中（或在外，實則在那境界里是達到同此一事）。這是一種經驗，在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徧處皆相同，甚至在各時代皆相同。若是你遇到「神聖者」，你常是且在各處同樣遇到他。而有分別生起者，因為在經驗及其結構間，幾乎有一鴻溝。你直接有精神經驗，這常在內中知覺性里發生，這翻譯到你的外在知覺性中來，在那裏這樣或那樣加以界義，一依乎你的教育，信心，你的心思成見。只有一個真理，一個真實性；但形式之可表之者，甚多。

「*Jeanne d'Arc* 的視見的性質是什麼呢？」

按：（貞達——一四一二至一四三一——之事，讀西洋史者無不知之。據法國詩人 *Lamarine* 所說：「為女先知，女英雄，法蘭西愛國之聖人，法國之光榮與救度。……」一九一九年，公教教皇 *Benedict XV* 世，詔將其列入「上帝之聖人」位。）

Jeanne d'Arc 貞達顯然是與某些神靈相交通，我們稱之曰天神界中的（或如公教人士所說，「聖人」的世界，雖則也不甚相同。）她所見到的有物，她稱之曰天使長。此等存在體屬於高等心思和超心思間的一界，室利阿羅頻多稱之曰高上心思界者。這是創造者（*Formateurs*）的世界。

那兩個靈物常出現於 *Jeanne d'Arc* 之前，和她談話的，若為一印度人所見，則

爲迥乎不同底相貌了；因爲人見時是投射出自己的心思形式。你所見者，你給予那
你所希望見到的形相。若同一有物同時爲一羣人所見，中有基督教徒，佛教徒，印
度教徒，日本教徒，則加以絕對不同底名相。關於那某物的表相，每人會說其像這
或像那，各說不同，可是仍同爲此一顯示。你們在印度有一見相，你們稱曰「神聖
母親」，公教徒稱曰「童貞聖母馬利亞」，日本人稱之曰「觀音」(Kannon)，
慈悲女神，他人將加以其他名字。那是同一力量，同一權能，但人所作成的牠的形
像，隨不同底宗派而異。

「是不是需要作一增上底努力在靜慮上？是不是靜定的時間愈長，人便進
步愈大呢？」

費在靜慮中的時間數，不是精神進步的證明。你的進步證明，是不必作一番努力便靜定了。毋寧是你得作一番努力然後乃能停止靜慮；停止靜慮是困難了，停止思念「神聖者」是困難了，下到尋常知覺性中是困難了。然後你方確有進步，然後你乃已作到了真實進步，在「神聖者」上的集中，成爲你生活的必需了，你不能沒有牠，時若從早到晚皆自然如此，不論你在作什麼事。不論你坐下靜慮，或走動，做事，工作，所求于你的是知覺性；那是唯一需要，——恆常知覺「神聖者」。

「但坐下靜慮，豈不是一必不可少的修持麼？牠豈不使人得與「神聖者」更深密且集中而結合？」

那可以是。但修持本身不是我們所要尋求的。我們所尋求的，是在我們所作的

一切中，在一切時，一切作爲，一切運動中，集中於「神聖者」。有些人在這裏是被吩咐靜慮；但有些人是全然沒有教他們靜慮。但不應以爲他們便不進步。他們也作一修持，但那是另一種性質。以虔敬而工作，而行爲，有其內中底奉獻，亦復是精神修持。最後底目標是與「神聖者」恆常結合，不但在靜定中，而且在一切環境中，在一切活動生活裏。

有些人，若靜坐入定了，達到一個境界，他們以爲非常美妙可樂。他們自在處於其中，忘却了世界；設若他們被擾動了，則出而大怒而且不安，因爲他們的靜定被打斷了。這不是一精神進步或有修養之象徵。有些人靜定，好像感覺靜慮是應當償還「神聖者」的債一樣；正如每星期進教堂一次的人們一樣，以爲如此乃償還所負於上帝者了。

若你要作一番努力然後入定，你距能過精神生活的情況還遠。若要作一番努力出定，那麼你的靜定可能是一表徵，你已在精神生活中了。

有些修持，如「赫他瑜伽」Hatha Yoga 與「羅遮瑜伽」Raja Yoga，人可習行，然與精神生活沒有關係；前者大多終至管制軀體，後者終於管制心思。但進入精神生活中，是潛泳到「神聖者」內，彷彿你跳入海裏。而那不是結末，剛剛只是發端；因為你既投入之後，你應當學到生活於「神聖者」內。你如何作呢？你只須直跳下去，不要顧及：「我落到那裏？在我會發生什麼事呢？」是你的心思猶豫阻止你。你簡單只須使投入去。若使你要潛泳入海，而長時又在想：「呵，可能這裏有個石頭，那裏又有個石頭。」則你不能潛泳了。

「但人見到海，所以能直跳下去了。但如何能跳入精神生活中呢？」

必然，你應當會稍瞥見「神聖真實性」，正如你嘗見到海，知道其一些事，然

後能跳下去了。那一瞥見尋常是心靈知覺性的醒覺。但你必然要有一些實踐——設若不是一深深心靈底或整體底接觸，也是一強大底心思底或情命底接觸。你必已強大地感覺到「神聖當體」在你內中或周圍；你應當已感覺到「神聖」世界的氣息。同時你也應當感覺凡俗世界的相反的壓氣之一種窒人的壓迫，引你努力走出那壓迫底霧圍。設若你有了這個，則你只須無所保留地皈依「神聖真實性」，生活於其助力與保護中，唯獨生活於其中。在你尋常生活過程中僅已局部作成的，或在你有體之某些部分，或時而作過或偶爾作過的，你當全然作而且永是作。那便是你所當作的猛投，而非除非你作這，你可能修了多少年瑜伽，而尙茫然於真實精神生活。全般這麼一躍而入，則你可無有於這外界底糾紛，可得到精神生活的真經驗。

(四)

「尋常有說，爲了在瑜伽中要進步，人應當以一切皆奉獻於「神聖者」，甚至在人生中人所有的或所作的每一最小事物。這意義果真確是什麼？」

「瑜伽」的意義是與「神聖者」相結合，結合之成，由於奉獻——基於將自己奉獻於「神聖者」。在開端，你始於在一普通方式下作此一奉獻好像永只這一遭；你說：「我是「神聖者」的僕人；我的生命絕對奉獻於「神聖者」了；我的一切努力，皆是爲了「神聖生命」的實踐。」但那只是第一步；因爲這不夠。時若這決斷已立，你已決定你的整個生命將奉獻於神了，你仍得時時刻刻記起這，在你的生存之每一微細處上將其實行。你應當步步感覺你屬於神；你應當有此恆常經驗，即無

論在什麼你所思惟或所作的，常時是「神聖知覺性」以你而作爲。你更沒有什麼事物可稱爲是你自己的；你感到每一事物皆來自神，而你當奉還之於其淵源。時若你能實踐這，則甚至最微小底事物尋常不甚注意或留心的，皆不復是微末或無關重要了；這變到充滿了意義，牠開啓彼面一遠大地平線。

這是你當如何做，在你的普遍奉獻上作出深徹底奉獻。恆常生活於「神聖者」之當前；生活於這種感覺中，是這當體在策動作，在做你所作的每一事。將你的一切運動奉獻於牠，不但是每一心思動作，每一思想，每一感覺，甚至是最尋常底外在底作爲，例如吃食；你若吃食物，應該感覺是「神聖者」因你而在吃食。時若你能這麼收集你的一切運動爲「一個生活」，則你在內中一致而無分化了。不復是你的本性的一部分已奉獻於「神聖者」而其餘的仍其尋常方式，概括於尋常事物之中；你的整個人生是取起了，一整體底轉化，乃漸在你實現。

在整體瑜伽中，整個生活下至最小底微細處皆當變轉，神聖化。這裏沒有什麼

毫無意義之事物，沒有什麼無關痛癢的事物。你不能說：「時若我在靜慮，讀哲學書，或聽這些討論，則我可在此狀態裏，啓對「光明」而呼求牠，但時若我往外散步或看朋友，我可使自己忘記這一切。」若堅持在這種態度裏，那意義是你將不會被轉化，永不會有真底結合；時常你總是分化了的；至佳你只能偶爾瞥見這偉大生命。因為雖則某些經驗和實踐，可能在靜慮時來到你或在你的內裏知覺性中，你的身體和你的外在生活將仍其無變。一內中的啓明，不顧到身體和外在生活的，沒有什麼大用處；因為牠任世界仍其如此。這便是一直到於今的情形。甚至那班已有甚大甚強底實踐的人們，皆從世俗退隱，生活於其內中安靜與平和中，不被擾動；於世界則任其如舊，爲悲苦，爲冥頑，而「死亡」與「無明」，毫不受影響，繼續其在生存之物質界上統治。在那班如是退隱的人，從這塵氛中退出也許是愉快的，脫離了困難，替自己在他處求到了一快樂情境；但他們使世界與人生仍其無所更改，無所轉變；而他們自己的外表知覺性，也聽其無改，他們的身體，了無新甦如故。

若回到物理世界，也許比尋常人更不好；因為他們失却了對物質事物的克制，而其處理物質生活，在其運動上可更疏忽而且無能為力，遭受每一過往的力量之播弄。

那麼一種理想，可能對需要牠的人是好的，但那不是我們的瑜伽。因為我們要
有此世界之神聖征服，克服其一切運動，在此世間實踐「神聖者」。但若使我們要
「神聖者」在此世間統治，我們應將一切我們所有者，所為者，及我之是我們者，
在此世皆奉獻於「神聖者」。以為任何事物不關重要，或外在生活及其需要皆不屬
於「神聖生命」，是不對的。設若我們那麼做，則我們將停留在常居的原處，對外
在世間不會克服；沒有什麼悠久底事可作成了。

「已經前進很遠的人們，是不是也回到這界中呢？」

是；若使他們中有此意志要改變這一界，則他們愈前進了，其將回轉亦愈爲必然。至若那班志在遁離此世的人，甚至他們，時若度到了彼面，可能發現逃避究竟沒有什麼用處。

「是否許多人記得他們過世了又再來的呢？」

時若達到了知覺性的某一境界，可以記得。局部地短時觸到這境界，是不甚困難的；在深沈底靜慮中，在一夢或一視見中，人可有此感覺或此印象，他昔曾過此生活，曾有此實踐，已知此等真理。但這不是一充分底實踐；達到那境界，人應當已臻至於我們內中的一永久知覺性，那是永恆底，將我們一切過去，現在，未來底生存聯繫一處的。

「時若我們集中於心思運動或智識追求，爲什麼我們有時忘記「神聖者」或與之失了接觸呢？」

你失去了，因爲你的知覺性仍屬分化。「神聖者」沒有安定在你的心思中，你還沒有全般奉獻於「神聖生命」。否則，你可集中於這些事物到任何程度，而仍感覺你爲「神聖者」所幫助，所支持。

在一切追求中，不論是智識底或行動底，你的唯一標語是「記住而且奉獻」。無論你作的什麼事，讓牠成爲對「神聖者」的奉獻。而且這也是你的最好底一種修持；這將阻止你做出許多愚蠢和無用之事。

「時常在開始作事的時候，這可以作；但人一專注於工作中，便忘記了。應該如何乃可記住呢？」

所當樹爲目標的情況，瑜伽的真實成就，最後底完善化，臻至，以其他一切皆只當作準備者，便是一知覺性；其間沒有「神聖者」便不能作任何事；因爲於是倘若沒有「神聖者」，你的作爲的正本淵源皆消失了；知識，權能，一切皆逝。但只若你感覺你所用的權能猶屬於你自己，你不會想念「神聖者」的支持。

在瑜伽開端期，你勢必時常忘記「神聖者」。但以恆常底企慕，你增加你的記憶力，減少遺忘性了。但這不應作爲一嚴肅底訓練或一責任；這應當是一愛與喜樂的運動。於是很快有一階段會臨到，即你倘若不感覺「神聖者」當前，在每一時分以及無論你作什麼，則你立刻感到寂寞，憂愁，無告。

任何時你若能作些什麼事不感覺「神聖者」當前，而仍十分安樂，則你當知道，在你的有體的那一部分你還未曾奉獻神明。那是尋常俗人的路，不感覺於「神聖者」有任何需要。可是對一尋求「神聖生命」者，這甚爲不同了。時若你已全般實踐了與「神聖者」之爲一體，則一秒鐘若是「神聖者」離開了你，你簡單會死

去；因為「神聖者」於今是你的生命之「生命」，你的整個存在，你的單一且完全底支持。若「神聖者」不在，則沒有什麼餘下了。

「在瑜伽的開始諸期，修士好讀普通書嗎？」

你能讀神聖經典，而仍與「神聖者」相距遙遠；你可以讀最愚蠢底作品，而仍與「神聖者」相接。要得到一理念，已轉化的知覺性及其運動是什麼，這不可能，直到你已嘗試過轉化的味道。知覺性與「神聖者」結合了，有其一，其間你能欣賞一切你所閱讀的，正如於一切你所觀察的，甚至是最無關係之書或最無趣味之物。你能聽壞音樂，甚至使人想掩耳而逃的音樂，而仍欣賞牠，不是爲了其外在底自體而是因爲在那後面的什麼。你不失去好音樂與壞音樂的分辨，但你透過了每個

而入乎其所表現者。因為世間沒有任何事物，沒有其究竟真理與支持安立於「神聖者」中。時若你不為現相所阻，無論為物質底，或道德底，或美術底現相，而入乎其後，與「精神」，事物中之神聖靈魂相接，則你可達到美與悅樂，甚至由觸及尋常識感者只是薄弱，苦痛，或不調和底事物。

「能不能有正當理由說人的過去凡平生所已遭際的，是應當那麼遭際？」

顯然，凡所已發生的事，皆應當發生；設若原意未嘗如此，則必不會那樣。甚至我們所會做錯的事，及所遭遇的患難，皆應當那樣，因為其中有些需要，在我們的人生上有些用處。但依真理說，那些事物不能以心思解釋，也不應當以心思去解釋。因為一切所已發生的，是必需有，不是因為什麼心思底理由，而是在於引導我

們至於心思所想的以外的什麼。而且，究竟需要不需要解釋呢？整個宇宙在每一時分解釋每一事物，某一事情發生，因為整個宇宙是這麼一個宇宙。但這意思不是說我們被束縛於「自然」之無情底律則而為盲目底甘受。你可承認過去為一既定的事實，看出其中之必要，而仍然你可利用牠所給與你的經驗，知覺地建造那權能，領導而且形成你的現在和將來。

「時間是否亦屬安排於事物的神聖方案中之一事呢？」

一切依乎人所從而見而說的境界。有一神聖知覺性界，一切皆絕對已知，先見且預定了事物的整個方案。那看法處於「超心思者」之最高境界；那是「無上者」自體的視見。但時若我們尚未具有那知覺性，則無用於以唯有用於那一界中之名相

說，非從我們於今看事物的有效之法說。因為在知覺性的較低一界，沒有什麼是預先固定或實現了的；一切皆在製造的過程中。這裏沒有固定事實，只有許多可能性之活動；在許多可能性之盪摩衝突中，乃實現了那應當發生之事。在這界上我們能去取，選擇；我們能拒却某一可能性而接受另一可能性；我們能遵循某條路，不走另一條路。我們能做這事，雖則真所進行的事可能在一較高界已經豫見而且預先決定了。

「無上知覺性」在事先知道一切事，因為一切皆在她的永恆性中原已實踐。但為了她的遊戲的緣故，為了在此物理界真實作出在她無上自體中已命定的事，她在此世間行動，髣髴不知道這整個故事；她之工作，如同這是新底未嘗試用過的綫，她在織造。是這現似底遺忘性，似忘却了她在高等知覺性中的自己的前知，乃使個人在這世界的活動生活中，有他的自由，獨立，創始的意識。他中間的這些事物，皆是她的實心底工具或技巧，是由這一機械，在他處所設計所豫見的運動和結果，

乃在此世間實現了。

也許可幫助你了解，設若你以一劇人爲喻。一演劇員知道他所當演的全齣戲；他在他的心思中，有一串應在臺上表演的劇情之精確底前因後果。但時若他已經登臺，他要現出爲好像他不知什麼事；他應當那麼感覺而且表演，好像他第一次經驗這些事，好像這是一全新底世界及其一切偶然事會和驚奇，正在他眼前展開。

「然則是不是沒有真自由呢？一切皆已絕對決定了麼，甚至人的自由？是否宿命論爲最高秘密？」

自由和定命，自主和定數，皆爲真理，然行於不同底知覺性水平。是無明，乃使心思置此二者於同一水平，而立這一個對抗那一個。知覺性不是一個簡單一致底

真實性，牠是一複雜體；牠不像一平底平面，牠是多方程的。在最高底高處乃「無上者」，在最低底深處是物質；有無數等級的知覺性水平，介於此最低深處與至上高處之間。

在物質界，在尋常知覺性水平上，人是手足皆被束縛。人是「自性」的機械之奴隸，繫在「羯磨」的串鍊上，而在那串鍊上，無論所發生者為何，皆嚴格是以前所作之果。有一獨立運動之幻覺，但事實上人是反復着一切他人所作的，響應「自性」的世界運動，無能為力地旋轉於她的宇宙機械之壓榨着的旋輪上。

但是，不必須這樣。你倘若願意的話，你能轉換位置；不復在下，被機械所壓榨，或像傀儡一樣被牽動了，你却能夠上升，從上面向下看，而且由改變你的知覺性，你甚至能操持把柄，移轉這似乎不得不然底環境，改變固定了的情形。一旦你從旋渦裏抽身，高高立在上面，則你見到你自由了。無有於一切強迫，不但你不復是一被動工具了，而且你成了一自動經理。不但你不被你的行為的結果所束縛，你

甚且能改變結果。

一旦你見到種種力量的活動，一旦你將自己提升到一個知覺性境界，力量之淵源所在，與此諸動力淵源自認爲一，則你不復屬於被推動者，却屬於能推動者了。

剛剛這是瑜伽的目標，——脫出羯磨的圓圈，進到神聖運動裏。由瑜伽你脫離「自性」的機械循環，那里你是一無知底奴隸，一無能爲力且可憐底工具，你却升到另一界裏，其間你成了一知覺底參加者，一動力底主持者：作發一高等「命運」了。這一知覺性的運動循一双重路線。第一，有一上升；你從物質知覺性上升到高上諸境界。但這由下而上之升登，也促成上界之下降。你從浮世上躋，你亦復從上界帶下了一些什麼到此凡間，——一些光明，一些權能，轉化或趨於轉化其舊自性的。而那些事物，會是相分異，無聯繫，相互乖違者，——你內中的高者與低者，你的有體與知覺性之外層與內層——乃相遇，而緩緩相聯結，漸漸牠們融合爲一真理，一和諧。

是這樣，所謂奇蹟者發生。這世界是無數知覺性界所組成，每一界自有其分明底律則；這一界的律則，於另一界不相合。一奇蹟不是旁底什麼，只是一突然底下降，另一知覺性及其權能，——通常是情命界的權能，——突然迸發於這物質界。有一高上界的機動，沈下到物質層機動中了。那幾乎是好像一閃電，劃破我們尋常知覺性的雲層，灌注下牠種力量，牠種運動和因果。其結果我們稱之為奇蹟，因為我們見到一突如底變換，我們尋常境界之自然律則頓被打斷了，但其理由及其秩序我們不知也不見，因為奇蹟之源頭在另一界裏。彼面諸世界如此闖進我們的物質世界，這種情形非不常見的，甚至是一常有現象，設若我們有眼光且知道如何觀察，我們可見到奇蹟很豐富了。尤其在那班人，試行要將高上境界移到下方塵世知覺性中者，奇蹟是恆有的。

「創造有一決定底目標麼？是否有什麼像一牠所動向的究極止境呢？」

沒有，宇宙是一運動，永恆地舒展其自體。沒有什麼你能固定之爲那個止境或唯一目標。但爲了行動的緣故，我們得段分這運動，運動本身無終竟，得說這個或那個是目標，因爲在行動上我們需要點什麼，可以樹爲鵠的者。在一幅畫，需要一結構與設色的固定方案；你得立下一邊際，將整個設於一固定邊幅裏；但界限是幻有底，邊幅只是一慣例。畫有恆常底展拓，超出任何邊限以外，而每一展拓，可以在同樣情形下引到無盡底一系邊幅裏。我們說，我們的目標是這是那，但我們知道這只是達此外某一目標之發端，而那又聯彙引到更另外一個，這聯系常是發展，永不停息。

(五)

「智識的正當功能是什麼？這是修持之一助力呢，抑是一障礙？」

智識是一佐助或是一障礙，依乎運用此智識之人，及其運用之法。智識有一正當運動，也有一錯誤運動；其一有益，另一為礙。智識而過度相信其自體之重要，為其自體而需要滿足，則為高等實踐之一障礙。

但這不但在智識為然，也不在任何特殊義態下為然，普通如此，在其他諸機能皆如此。例如，人總不以為專事滿足情命欲望或動物慾望為一美德；道德意識被認為一良師益友，告訴人所不當越出的界限。唯有在人的智識活動，人以為不需要此

有體的任何部分安於其位且盡其本分是有益的；一經踏出其範圍，則變偏曲而且顛倒因此虛偽了。一個權能時若發動其工事は爲了「神聖」目的，則有其正當運動；時若發動其工事は爲了自體的滿足，則成爲不正當運動。

智識，在其真實性上，是表現與作爲的一個工具。牠有點像一個中介者，介於真知識與此下方實踐之間，真知識的居處是在高上界，在心思以上。智識，或普通說，心思給出形式；情命賦與以機動與生命權能；物質體最後到而具之於軀體。

「人應該如何應付反對力量呢——那些不可見但十分生動而且可觸知的力量？」

大部分依於你的知覺性的發展之階段。在起初，若你沒有特殊底玄祕知識和權

能，你最好作的事是儘可能保持安靜與平和。設若那襲擊取了相反底暗示之形式，則靜靜地將其推開，好像你推開什麼物質對象一樣。你愈沈靜、你愈雄強。一切精神權能的穩實基礎是平等性。你不應當使任何事物擾動你的平衡；然後你能抵抗任何種襲擊。此外，設若你具有充分底審辨力，能見到且能捕到惡底提示來了，則在你更容易將其推開；但有時牠們潛來不覺，則較難打退牠們。時若那發生了，你應當靜定，祈召平和與一深沈底內中寧靜。你自己要堅定，以信心信忱去祈求：設若你的企慕是純潔，穩定，則你必然得到助力。

反對勢力的攻擊是必不可免的；你應當將牠們當作道上的試鍊，勇猛地通過此一鍛鍊。奮鬥可能是猛烈底，但時若你脫出了，你已獲得了一點什麼，你已進了一步。甚至敵對底力量之存在有其必要。牠們使你的決定更堅強，你的企慕愈明晰。

雖然，這也是真的，牠們存在，因為你給牠們以存在的理由。時若在你內中有點什麼響應牠們，則牠們的干預是十分正當的。設若你內中了無反應，設若牠們把

不住你的本性的任何部分，則牠們必退避，離開你。無論如何，牠們無須阻止或滯礙你的精神進步。

在你與敵對力量的戰鬥中你唯一可失敗之處，便是不真實信賴「神聖」助力。企慕中之至誠，常是召下了所求的解救。一平靜底呼求，一種信念，即在此趨向實踐的上登時，你永不是獨自前行，且深信若任何時需要助力，助力便在那裏，這將容易地且安全地引你通過。

「這些反對力量普通是從外而來呢，或是自內而起？」

設若你思想或感覺牠們自內而來，則可能你已啓對了牠們，不知不覺牠們已在你內中安下了。事物的真性屬於和諧；但在某些世界有錯亂，帶進了顛倒和敵意。

設若你對那些錯亂世界有一強大底親和性，則你能化爲那些界上的存在者之朋友，充分響應牠們。那事可以發生，但那不是很愉快底情形。知覺性立刻盲昧了，你不能分辨真偽，你甚至不能說什麼是一說和什麼不是。

無論怎樣，時若攻擊到了，最聰明底態度是視之爲自外而來，說：「這不是我自己，我將與此毫不相涉！」你當用同一方法，處理一切低等衝動和欲望與心裏的一切疑惑謬問。倘若你自認與之爲一，則與之戰鬪的困難愈加增大；因爲如是你乃有此感覺，你在直面那番永不容易底事業，卽克服你自己的本性。但時若你能夠說：「不是，這不是我自己，我將與之毫不生關係。」則你驅遣牠們容易得多。

「內與外的界線能在何處劃分呢？」

這界線是很有伸縮性的；這可很近於你，正如很遠於你，隨你所願。你可引每一事物歸你自己，感覺到牠却是你的真自我之一部分；或者，你可拋棄牠，如拋棄一絲髮或一爪指甲，而全然無動於中。

有過那種宗教，其信士不肯拋棄甚至一髮一指甲，怕因此會失去他們的人格的一點什麼。有人能夠展開知覺性大如世界，則化爲世界了；但有人閉住於他們的微渺軀體中，有限感覺內，則止於那些限度；他們的微小軀體和微末感覺在他們便是全自我。

「徒然是信心便能創造一切麼？征服一切麼？」

是的，但應該是整體底信心，而且應該是絕對。而且應當是正當底一種，不徒

然是心思底思想或意志之力，而是有多於此者，且更深沈。心思所發出的意志樹起敵對底反動，造成一抵抗。

你應當聽到過科野 *Coué* 的治病方法了。他知道了這權能的一點秘密，利用牠而大得效果；但他稱之曰想像，而他的方法，給他所喚起的信心一太屬思想底形式了。心思底信心不夠；應當以情命底甚至生理底信心，即身體的信心，與以成全而且加強。設若你能在你自己創造出這麼一種整體底力量在你全部有體中，則沒有什麼能抵抗牠；但你應當下達至最屬下知覺者，你應當將信心安置于身體的真本細胞裏。例如，現在在科學家中間，流行一學說的發端，即死亡不是必需的。但全人類堅定地信仰死亡；可以說，這是一普通人類底暗示，基於一長久不變的經驗的。設若這信仰可能先從知覺心思中驅出，其次從情命本性及下知覺底生理諸層遣散，則死亡不復是必不可免的。

「但不獨在人的心思中有死亡的理念存在。動物界如此在人類以前呀！」

死亡當作一個事實，附麗於世間之一切生命；但人了解牠，却在另一義度裏，異於「自然」原來所加於其中的意義。在人，以及最近人類水平的動物，死亡之必要，對其知覺性已取了一特殊底形式和意義；但低等「自性」中所以支持牠的這下知覺底知識，乃是一感覺，覺有此更新與改變和轉化的必要。

是地球上物質的情形乃使死亡為必不可無。「物質」進化的全部意義乃是一生長，從無知覺性的最初境界，生長到增上着的知覺性。在這生長程序中，形體的散壞乃一不得不然底必需，如事實也誠然這樣。因為需要一固定了的形式，庶使組織了的個人知覺性可能有一安定底支持。却又是形式之固定乃使死亡為必不可免。物質應當擅有形式；生命諸力量或知覺性諸力量之具體底形體稟受與個體化，沒有牠便不成，倘若沒有這些，則在物質界缺乏了有組織的生存之最初條件。但一決定底

和具體底形成，將這傾向收縮了，立刻變到倔強，堅硬，頑石化。個體形式堅持爲一太拘束着的型模了；牠不能追隨諸力量之運動；牠不能在此宇宙機動的進步轉變中隨之轉變而相和諧；牠不能持續供「自然」之求或與之並駕齊驅；牠脫出潮流以外了。形式與壓到形式上面的力量間，遂有這增長着的不和諧與乖戾，到某一點，則形式的全部解體爲必不可無了。一新底形式應當造成；一新底和諧與對稱庶幾可能。這是死亡的真意義，這是其在「自然」中的用處。但設若此形式能增速且增柔順，身體中的細胞能被覺醒而與轉變着的知覺性一同轉變，則必無需急劇底散壞，死亡不復爲必然。

「有人說過，自然界中的不幸與禍災，地震，洪水，大地沈淪，皆是一乖戾和罪惡底人類所招致的，而且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將在物理自然界發生一相應底改變。這話到什麼地步是真的呢？」

也許真理毋寧是知覺性的同一運動，自加表曝於一多災多難底「自然」中，與一不和諧底人類中。這兩事不是因果，却立於同一水平。在上面有一知覺性，尋求在世間之顯示與納入形體，在其對物質之下降中，徧處牠遇到同一抵抗，在人中，亦在物理「自然」中。凡我們在地球上所見到的一切錯亂與不和諧，皆此抵抗之結果。不幸與禍災，衝突與暴動，黑暗與無明——一切患難皆出自同一淵源。人不是外在「自然」之因，外在「自然」亦不是人之因，但二者皆依於那同一事物，在牠們後面且是更偉大的，而且，二者皆物質世界的永恆底進步底運動之一部分，所以表現之者。

於今設若世間某處，覺醒了一容受性，開啓，足以召下一點「神聖知覺性」在其純全中，則此一下降與物質中之顯示，不但能改變內中生命，亦且能改變物質情況，人與「自然」中的物理表現。這下降有其可能，不依乎整個人類的情況。設若我們要待人類全體皆達到一和諧，一體，與企慕之境界，夠強，能召降「光明」，

以改變物質情況和「自然」運動，則頗少希望了。但有一可能性，即個人或一小團體或少數一些人，可作成這下降。所關重要的，不是量也不是廣遠之所及。一點滴「神聖知覺性」進到土地的知覺性中，可能改變此世間之一切。

是知覺性的高等界與低等界相接觸相融合之神祕，乃此偉大祕密，暗藏之鑰。這時常有一轉化力；僅是於此世界這將在一較大底範圍上，且可達一較高程度。若使世間有人能知覺地接觸那一界，尙未在此顯示過的，若使在他的知覺性中他能升入其間，能使那一界與此物質界相接亦相和諧，則「自然」的尙未實現的轉化的那偉大決定底運動，可能發生了。一新底權力將降入世間，改變地上生命的情況。

甚至即像這樣，每一番一個巨靈來了，啓示了一些真理之光明，或帶了一新力量到地上，地上的情況已有轉變，雖然不精確是所希望所期待的那一樣。例如，有人達到了某一境界，知識與知覺性與精神經驗界，來了而且說：「我給你們帶來了解脫」，或「我給你們帶來了平安。」在他周圍的人相信也許他是在一物質方式下

將那帶來了；時若他們發現那不是如他們所想的，則他們不了解他做了什麼。他所帶來的，是知覺性中之一改變，一和平，是至其時尙未爲人所知的一種，或得解脫的一種能耐，前所未有的。但這些運動屬於內中生命，而在世間沒有帶來外在可觸知的轉變。也許外在地改變世界，非其原意；也許未曾有其必需的知識；可是那班先驅仍然作成了一些事。

縱使有一切反對底現象，可能是大地已在準備某一實踐，一步一步，一階段一階段。文明中有過轉變，自性中也有過轉變。設若這不顯明，這是因爲我們由外在觀點看，且因爲直到現在，未曾對物質及其困難有過嚴格或徹底底處理。但內中仍然有其進步；在內中知覺性裏，曾有「光明」多度下降。至若物質中任何實踐，很難有何可說了，因爲我們不明確知道其間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在悠遠底過去中，有過偉大而且美麗底文明，也許在物質上正如我們一樣進化了。從某一立場看，最近代底文化可能好像只是最古老者之重復，可是人不能說任

何處未曾有進步。至少已經成就了一內中底進步，在物質部分，亦更準備於響應高等知覺性了。同一些事必須作了一次又一次，因為所試作的未嘗充分作好；但每次總更近於適當作好了一點。設若我們反反復復練習一個運動，我們似乎常是僅重復同一事，但總合底結果仍是一些有效底改變。

錯誤是由人類知覺性的度量去看這些事物，因為如此看去，這些深沈廣大底運動似乎是不可解釋的。試以有限的心思智慧去了解或解釋牠們是危險的。這是為什麼哲學常失敗於揭示事物之秘密；因為牠試欲以宇宙合入人類心思的大小裏。

「我們多少人記得前生呢？」

在一切人，在我們知覺性的某部分中有一記憶。但這是一危險題目，因為人類

心思，太好傳奇了。一旦牠已知道了一點再生的真理，便要在其周遭構造許多美麗底故事。許多人可告訴你奇妙底故事，世界是如何建成的，牠將來會如何進行，你在過去如何生且生在何處，此後你將是什麼，你已生活過多少生，及你將仍過多少生。凡此一切皆與精神生活了無關係。過去諸生之真實記憶，誠然可能是整體知識之一部分；但這不能那麼幻想臆造而得。倘使一方面牠是一客觀底知識，另一方面牠大多依於個人主觀經驗，而在此便有許多虛構，錯亂，或造假的機會。要達到這些事物的真理，你的經驗着的知覺性應當清淨，明澈，無有於任何心思干預，或任何情命參雜，已解脫出個人意見與感覺，也沒有那心思習慣照其自有的道理去詮釋或說明。過去諸生之一經驗可能是真的，但在你之所見與你的心思對此之解釋或構想之間，必然常有一很大底鴻溝。僅在你能超出凡人底感覺且從心思回轉之時，你乃能達到真理。

(六)

「思想所具有的權能，牠的性質是什麼呢？如何，且到什麼程度，我是我的世界的創造者呢？」

據佛法之說，每人生活行動於他自己的一個世界裏，了不依於他人所生活其中之世界；僅在這些不同底世界間造成了某種和諧之後，牠們互相涉入，人們乃能相遇且相互了解。這在心思爲然；因爲每人活動於他自己的一心思世界裏，爲他自己的思想所造成的。這如此真實，以致常是有些話說出之後，各人以不同底方式去理解；因爲他所攝取的，不是說出的那事物，而是他在自己腦經裏所有的什麼。但這是一種真理屬於心思界的運動者，唯在其界爲然。

因爲，心思是一作爲與形成的工具，不是一知識工具；時時牠在製造形相。思想皆是形成，有一獨立底生命，不依於牠們的作者；爲作者打發到世界上去，牠們在其間行動，趨於牠們自體的存在目的之實踐。時若你想念某人，你的思想取了一形式，這便出去尋找他；而且，設若你的思惟聯繫於其後的某種意志，則此思想形式從你出離後試行實踐其自體。我們且舉例說，如你有一深彻底欲望，要某人到你這裏來，而且隨此欲望之情命衝動力，還有一強大底想像跟從你所造作的這心思形式；你想像，「設若他來了，則這事將這樣或那樣。」過了一些時，你又將這念頭全然拋棄了，而你不知道卽算你已忘却之後，你的思想仍繼續存在。因爲牠實是仍然存在，且在活動中，不依賴你，而且要將其從活動中召回，需要一大權能。牠在那被牠所感觸的人之周圍中活動，在他內中造出一願望要來。設若在你的思想形式中有一充分底意志權能，設若那是一製造得很好的形成，則牠必達到自體的實踐。但在形成與實踐之間，要經過一些時間，設若在此間斷期中你的心思純爲牠事所占

據，則當這你所遺忘的思想圍成時，你可能已不記得是你從前所懷蓄的了；你不知道你是激成其作用者，是所發生的事情之主因。而且也很尋常發生這情形，即結果真來到了，你却已停止了願望或已不留念了。有一些人，有很強底這麼一種形成權能，時常見到他們的形成竟實踐了；但因為他們沒有一受好了訓練的心思體和情命體，他們一時要這一事，另一時又要那一事，於是這些不同底或相反底形成及其結果遂相互衝突，撞擊。這班人奇怪，為什麼他們生活於這麼大底混亂與不和諧中！他們不體會是由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欲望，乃造成了他們周圍的環境，對他們似乎如此凌亂，矛盾，使他們的生活幾乎過不下去。

這是一宗甚關重要的知識，若是并其正當運用的秘密一同傳受了。自我訓練和自我克制乃是那秘密；秘密是在自己內中找出「真理」之淵源，與「神聖意志」的恆常統治，唯此乃能賦予每個形成以其充分權能及其整體底和諧底實踐。人普通總是形成思想，不知道那些形成如何行動，作為。若成於這混亂與無明情況中，牠們

彼此相衝突，造成一緊張和努力和疲勞的印象，而且造成一種感覺，你是在重重阻礙中打通一條路。這些愚憤與凌亂情況，發動了一混亂底鬥爭，唯最強有力最耐久
的形式，乃勝伏其他的形式。

心思及其工事有一事是確然的；即你只能了解那在你內中自我原已知道的。一本書使你感動的，是原已在你內中深處所經驗的。人們發現某一本書或某一教言甚可欽服，你時常聽到他們說：「這恰恰是我自己所感覺而且知道的，但我未嘗能發揮牠或表現牠，像這裏所表白的好。」時若人遇到一本真知識的書，各人發現自己在那裏，每重新一讀，他發現許多事物在其初未曾讀到的；每番這開啓了一新知識原地，到那時在其間尚未爲他所注意的。但那是因爲書達到了他的知識層，正在他的下知覺體中待表白的；那表白現在爲他人所成，比他自己所能作的更好了。但是一經發表，他立刻認識之，感覺那是真理。那種似乎是自外而來的知識，只是一個機緣，以發皇原已有在於你內中的知識。

誤會我們所說的什麼之經驗，是很常有的，也屬同一淵源。我們說些什麼事，本非常清楚，但其被了解往往使人愕然！各人在其中看到一些事物，非原意所在，或甚至加入一些事物，與其本義相違。設若你要真實了解，免除這種錯誤，你應當入乎語言文字的聲音和運動之後，學到在寂靜中聽。倘若你在寂靜中聽，你可正確聽到，正確了解；但時若你的頭腦中仍有一些什麼在動轉在作喧聲，則你只會了解你腦中所動轉的，不會了解所告訴你的。

「時若人最初熟習了瑜伽之後，爲什麼總是遭際大宗拂逆境遇呢？有人說若是開了瑜伽的門，則一大堆障礙皆碰上了。這可是真？」

這不是一絕對律則；而甚有在乎其人。拂逆境况加於那些人，是作爲他們本性

中的弱點之磨鍊。瑜伽的必不可無的基礎，應該堅穩建立然後能自由在路上走的，是平等性。自然，從那觀點看，一切擾亂皆所應當通過的試驗。但牠們之必需，也在於要打破那些界限，你的心思構想在你周遭築成的，阻止你啓對「光明」和「真理」的。你生活於其中的整個心思世界是隘限了的，雖則你可能不知或不感覺其隘限，於是有些什麼應當來到，打破這建築，你的心思自加閉置其中的，解放牠。比方說，你有某些固定律則，理念，或原則，你所守為絕對重要的；最尋常是固守某些道德原則或教條，如這一誠命「尊敬父母」，或「不殺生」等等。各人有所好尚，或這個或那個偏執的口號，每人皆以為他自己無有於這個或那個成見，為旁人所苦的，甚喜認那些意念為十分虛妄；但他想像他自己不同他們，這在他是真理，真實底真理。粘執於心思的一個律則，便表示有一盲昧仍隱藏在某處。例如，很普遍底迷信，在全世界皆通行的，以為遁世主義和精神性是同此一事。倘若你述說某某是一精神人物或男或女，人們會立刻想起那是一不吃飯的人，或整天坐着不動的

人；居於一茅棚裏極貧寒底人，已散施了他所有的財物，不給自己留下什麼的人。這一幅景象，倘若你說起一精神人物，在百人中總有九十九人這麼立刻想起；唯一精神性的證明，在他們以為即是貧窮，離棄任何愉快或安樂底事物。這是一心思構架，設若你要自由地看，追隨精神真理，便應當推倒的。因為你以至誠底企慕來過精神生活，你要遇到「神聖者」，在你的知覺性和你的生命中實踐「神聖者」；於是所發生的事，是你到了一塊地方，全然不是一茅棚，遇到了「神聖一人」，正過着安樂生活，自由吃食物，周圍是些美麗或奢華底事物，不將他之所有施散給窮人，而是接收且享受人們所奉與他的一切。立刻參以你的固定心思律則，你便迷惑了，問：「爲什麼？這是什麼一會事呢？我以爲我當遇到一精神人物？」這一虛妄概念應當打破而且消失。一旦這除去了，你發現有個什麼更高於你的狹隘底隱遁律則者，有一全般底曠達，使有體自由了。設若你要得到點什麼，你接受牠，設若同此一物你得棄去，則以同等底願意捨去牠。事物來則受之，事物往則任其去，取捨

之際，處之以同一平等性之笑容。

或者，你所守爲金科玉律的，是「不殺生」，對於殘暴與殺戮有種怖畏。設若你直接見殺戮當前，不止一次，却是無數次，你不要吃驚，直到你懂得你的理想不外是一心思原則，而一個尋求精神真理者，不應拘束且耽執於一心思律則。時若你一旦自由於此了，你將發現也許凡此一切情境，擾惱你的——誠然是故意遣來煩惱你，且搖動你出離你的心思建築的，——奇怪的很，全然不復在你當前發生了。

時若你來到「神聖者」，你當捐棄一切心思成見；但你不這樣做，却將你的概念加諸「神聖者」上，要「神聖者」服從牠們。瑜伽修士的唯一真態度是要柔順，準備聽從「神聖」命令，無論那是什麼；必沒有什麼在他是不可無的，沒有什麼負累。常時要過精神生活的人，第一事便是拋棄其所有的一切；但他們之爲此，是他們要除去一負擔，不是因爲他們要歸順於「神聖者」。有財產的人，爲可供他們奢華和享受的事物所圍繞的人，轉對「神聖者」，而立刻他們的運動是從這些事物逃

開，——或者，如他們所云：「脫離束縛。」但這是一錯誤運動；你不當以為你所有的事物皆屬於你，——牠們皆屬於「神聖者」。設若「神聖者」要你享受某種事物，享受之；但也要準備於隨後一刻便離去牠，付之一笑。

「身體上的疾病是什麼呢？那也是敵對力量從外來的攻擊麼？」

這事上有兩個因素應當考慮。有從外而來者，也有從你的內中情況發生者。你的內中情況變成了疾病的原因，時若其中有了一抵抗或反動，或內中有某部分不能接納保障；或甚至有些什麼在那裏，願意地且故意地召入反對勢力。若你內中有這麼一種最微小底運動，便已夠了；敵對勢力立刻加於你身，其攻擊時常取了疾病的形式。

「可是疾病有時豈不是由於微菌，而非瑜伽運動的一部分？」

瑜伽始於何處又終於何處呢？你的整個人生豈不是一瑜伽？疾病的可能性皆常是在你內中和你的周圍；你內中附帶了許多疾病的細菌和微生蟲，或者牠們蟻聚於你。如何你突然爲某一病所困倒而經若干年未有呢？你會說，這是由於「生命力的低沈」。但這低沈從何而來的呢？這從體中有些不和諧而來，由於對神聖力量缺乏了接受性而來。設若你自加阻絕了支持你的能力和光明，於是方有此一低沈；造成了在醫學上所謂「有利基礎」，於是有利用此機會者了。是懷疑，陰鬱，缺乏信心，自私地轉到你自己，乃在你阻絕了光明與神聖能力，使攻擊得手了。是這乃爲你生病的原因，不是微菌。

「但豈不已經發現過，由於改善衛生，普通公民的健康也隨之增進麼？」

醫藥和衛生設備在尋常生活中皆不可少，但我現在不是說普通公民，我是說修瑜伽的人。可是衛生設備也仍然有此一弱點，你減少了得病的機會，同時你也減少了你的自然抵抗力。醫院中的服務人員，常是用消毒水洗濯，發現他們的手更容易被傳染，比普通人的更容易患病。反之，有些人了不知保健，作極不衛生的事，可是仍其無病。正是他們的無知幫助了他們，因為這防禦了隨醫藥知識而來的暗示。另外一方面，你對衛生防備的信仰，幫助了暗示發生作用。因為你的思想是：「於今我已消毒，安全了」，這到那地步使你安全而已。

「然則我們爲什麼要作衛生預防，例如只飲濾過的水呢？」

你們中間有任何人夠純潔夠強，可不受暗示的影響麼？設若你喝未濾過的水，思念：「現在我喝不清潔底水了」，則你有一切機會生起病來。縱使這種暗示不由知覺心思進來，你的整個下知覺在那裏，幾乎無能為力地接收任何種暗示。在生活中，是下知覺體的作為占了一大部分，比較知覺底諸部分之作用，雄強百倍。尋常人類情形，是一充滿了憂慮與恐懼的境況；若是你深沈觀察你的心思十分鐘，你發現十分之九是充滿了畏懼——這中間挾帶了對許多事物的恐懼，大底和小底，近底和遠底，見到與未見到的，雖則你尋常未知覺地注及，這全然一樣，仍是在那裏。要無有於一切畏懼，只能得自沈定底努力和訓練。

而且即使由訓練和努力，你已解放你的心思和情命體出離憂慮和懼怕了，更難是勸導此身體。但那也應當作成。一但你走上瑜伽的路，你應當除去一切畏懼，心思的畏懼，情命之畏懼，身體之畏懼寄托於其細胞本身中的。你在瑜伽的路上所受到的打擊，其用處之一是使你無畏。你種種畏懼的原因一度一度撲來，直到你可立

於其前，自如而且無感，不動而且純潔。某人懼怕海，某人懼怕火。後者可能發現他偏要看見大火，屢見不一見，直到他已訓練到他身體的細胞一個也不戰動了。你所恐怖的，更迭前來，直到恐怖已經除去。人之尋求轉化，爲行此道之一人，應當徹內徹外了無畏懼，不爲任何事物所感觸或動搖，無論在他的本性的那一部分裏。

（按：此第六分乃英譯一九四九年第四版增訂本之第七分，以下諸分照推。該本第六分內容過於深奧，非普通讀者所易了解，姑略。）

(七)

「設若我們的意志只是宇宙意志之一表現或回聲，則個人之作始在何處有地位呢？個人豈不只是一個工具，紀錄着宇宙運動麼？他沒有創造或創始的權能麼？」

一切皆依乎那知覺性的一界，你正從之而看事物和論事物的，或有體的那一部分，你由之而作爲的。

若你從知覺性的一界看去，則個人對你好像是他不但是一工具和紀錄者，亦且是一創造者。但從知覺性的另一高等界看去，見事物更廣遠，則你將見到這又只是現相如此了。在宇宙萬事萬物中，凡所發生的，只是一切已經發生的成果。你要怎

樣將一個有體從顯示的整個活動分出呢；或將一個運動從全部運動分出呢？你且將某一事物的原始或開端安於何處？整個活動是一嚴格相牽聯的串鍊；一環不可見地套進另一環。沒有可從此串鍊取出者，以其自體釋為髣髴是其自體之淵源和發端。

當你說個人創造或作始一運動，你的意思是什麼呢？他是全然從他自己而為之呢，抑或好像是從無有而為之？設若有人能像那樣創造出一個思想或感覺或行為或任何其他事物，則他將是世界創造者了。唯獨倘若個人在其知覺裏回到更偉大底知覺性裏，即一切事物之淵源，然後他能是一創始者；他能開始發動一個運動，僅由於他自己與那知覺底「權能」體認為一，即一切運動的那究竟源頭。

有許多知覺性的界域；這一界上的決定性，不同於另一界的。如是，時若你說起創造底個人，你是指他的那一部分呢？因為個人是一真正組合體。你是說他的性靈體呢，或是他的心思體，或情命體，或生理體？在一個運動的未見到的源頭，與其顯示即由個人的外在表現之間，有凡此諸等級，也還有許多其他的；而且在每一

等級上，這又遭受許多改變，許多曲折和變形。是這些轉變使人有此幻覺，幻覺有一新創造，一新原始，或一個運動的新出發點。這有如你將一根桿子插在水中；你見到這桿子，不是在其真實線上，却屈成一折角。但這是一幻見，是視見之偏曲；這甚至不是真底一角。

你能夠說，每一個體知覺性，在宇宙運動中加入了一點什麼，從某一觀點你稱之曰其自體之變形者，或從另一觀點稱之曰其自有的運動性格。這些個體動作，皆「神聖」運動的整個活動之一部分；在牠們本身皆非作始，牠們乃事物之一變遷，其原始你應該從宇宙為一整體中去求。

分別之見解徧處漫布，但那是一幻見；那是錯誤底姿態之一，倘若我們要進到真知覺性，便應當矯正的。心思將世界割為碎塊；牠說，這止於此，那始於彼，由此一分割，乃成功於錯亂了宇宙運動。唯一，徧涵，徧包底知覺性，只有一偉大底洪流，顯示於一永是開展着的宇宙中。這是居於此世間萬事萬物後之真理；可是亦

有此幻見，將這真理從你面前蒙去，即有這許多個運動之幻見，想像其彼此相分別，牠們由其自體而立，為自體而存，且安於自體中，而且每個在其自體是一事，與宇宙其餘萬事相分別。牠們有此印象，即其彼此間之正動反動，乃什麼外在底事物，好像是各個世界彼此相對而立，除了在一距離外有些外表關係，却沒有接觸點。各人看自己也彷彿是一分殊底人格，在牠的自有的權利中存在。這分別意識之誤，曾被容許為宇宙活動之一部分；因為必須是唯一知覺性當自加客體化而固定其許多形式。但不因為其在過去被容許，便應使此分別性之幻見長自繼續。

在此宇宙運動中，有些人，大多數人，是無知底工具；他們是劇中人，像傀儡一樣被牽動，不知何事。有其他的人知覺着，演他們的那一角，知道這是一齣戲。有些人却有宇宙運動的充分知識，與之為一，體認與獨一「神聖知覺性」為一，却仍同意於作為着，好像他們是分別底什麼，整體的一分支。在那無知與此充分知識間，有許多中間階段，許多參加這活動之法。有一無知階段，你在其間作某一事，

相信是你決定的；較少無明之一階段，其間你作一事，知道你是被策動作此一事，却不知道如何與爲何；也有知覺性的一階段，你充分識覺，——因爲你知道什麼是因而作爲，你知道你是一工具，你知道如何且爲何你的事情作了，其程序如何，其目的安在。無知的那一階段，其間你相信你自己是作者，必遲延那麼久，如其對你的發展爲必需；然一旦你能進到一高等境界中，你開始見到你是此唯一知覺性之工具了；你上登一級，升到較高底一知覺水平。

「敵對底力量是否在心思界打擊人呢，像在情命界中一樣？」

這很難作一精確底答覆，倘若不作出許多解釋，非我們現在所能作的。

心思是一個運動，但這運動有多種，有許多階層，相接或甚至相互壓入。同時

這一運動我們所稱爲心思者，透入其他諸界。在心思世界本身中已有許多水平。凡此心思諸界與心思諸力，皆相互依倚；但牠們的運動之性質不同，爲了表白的方便計，我們應當一一分別。這麼我們可以說上一高等心思，一中介心思，一物理底或甚至殊屬物質底心思；也還有可作的許多其他分辨。

於是，有許多心思界高居情命世界以上，脫出了牠的勢力；其間沒有敵對力量或有體。但有其他諸界——而且有許多——可能爲情命之力所接觸或穿透。屬此物理世界之心思界，如我們所常稱爲物理心思者，在其結構和運動上比較真實心思更屬物質底，則甚在情命世界和敵對勢力之支配下。物理心思常是與低等情命知覺性及其運動結盟；時若低等情命體顯示某些欲望和衝動，較屬物質底心思便來幫助牠了，用了似是而非底許多解釋，論理，托詞來是正牠們，支持牠們。這是那心思層，最啓對了從情命界而來的暗示，最時常爲其力量所侵襲。但在我們中間有一高等心思，行動於無私底理念和光明底推測之境域中，乃形式的創始者，還有一純理

念的心思，那些理念尙未安置於形式裏；這些更大底心思水平皆無有於情命運動及敵對力量，因為牠們高高在上。那裏可能有相違反底運動；可能有與「真理」相衝突的運動和形成，或彼此相撞擊；但沒有情命底擾亂，沒有什麼可能稱爲敵對底。眞哲學家的心思，心思之爲思想者，發明者，造形者，與尙未賦形的純理念的心思，皆超此低等侵襲和影響以外。但這意思不是說牠們的動作不可被摹倣，或牠們的作品不被顛倒底或敵對底有物所誤用，那些屬較高底淵源和更大底形表的有物，較我至今所說過的不同者。

「性靈世界中的情況如何？關於敵對勢力牠如何自處？」

性靈世界或知覺性境界，是那部分世界，性靈體是那部分有體，直接居於一

「聖知覺性」的勢力下者；敵對勢力雖有最遙遠底作用也加不到牠。那是一和諧的世
界，其中每一事物，是從光明動向光明，從進步再作進步。那是「神聖知覺性」的
居處，個人中的「神聖自我」。那是一個中心，光明與真理與知識與美與和諧的中
心，即你們每人內中「神聖自我」以他的當體而創造的，一點一點地造成；那是為
「神聖知覺性」所策動，所形成，所影響，即是其一部分。那在你們每人中間，是
深沈底內中本體，你應當尋到牠；庶幾你與你內中「神聖者」相接。那是「神聖知
覺性」與你的外在知覺性之間的一中介者；是內中「生命」的建造者，是在外表自
性中顯示「神聖意志」的命令和統治者。設若在你外表知覺性中，你能識覺內中底
性靈本體，與之結合，則你能找到純粹「永恆知覺性」，生活其中；不復像凡人一
樣為無明所推動了，你變到能識覺在你內中有一永恆底光明與知識當體現前，你歸
順牠，整體奉獻於牠，在一切事上為牠所推動。

因為你的性靈本體，是你的那一部分，原已奉獻於「神聖者」的。是牠的勢

力，漸漸從內裏擴充到你的知覺性之最外在最屬物質底邊境，乃能作成你的全部本性之轉化。這裏不會有黑暗；牠是你內中的光明部分。大部分人感覺他們內中的這性靈部分；瑜伽所致力者，是使你知覺牠，以使你的轉化，不必是要經歷若干世紀的遲緩勞苦了，可能湊拍於此一生，或甚至幾年以內。

性靈體是那死後猶存的，因為牠是你的永恆自我；是牠將知覺性從一生帶到另一生。

性靈體是你內中的真實底神聖底個人之正本個人性。因為你的個性，意義是你表現之特殊形態，而你的性靈體，是唯一「神聖知覺性」的一特殊方面，在你內中成形者。但在性靈知覺性中，沒有那分別意識，介在個人知覺性與宇宙徧是知覺性之間，所以影響你的本性的其他部分者。你於此知覺你的個性是你自己的表現之一路，但同時你知道牠是一個表現，將唯一徧是知覺性客體化者。這好像是你從自己取出一部分安置在你面前，彼此間有相互之願盼與運動的活動。這一對偶性乃為

必需，爲了創造而且建立客體化了的關係而享受之；但在你的性靈體中，見到那分別所以使此對偶性尖銳化者，只是一幻相，一現相，不是旁底什麼。

「精神底」和「性靈底」，這其間有無分別呢？是不同底兩界麼？」

是的，性靈界屬於個人顯示；性靈體是你內中之爲神聖者，發皇爲在宇宙遊戲中爲機動底。但時若我們說起精神者，我們想着什麼是集中於「神聖者」的，却不在此外表顯示中。精神界是一安定事物，在此外表活動之後，之上，牠支持自性之工具，但本身不包括或淪於此世間外在顯示裏。

但說起這些事物時，人應當留心不被我們用的名詞所束縛。時當我說起性靈底或精神底，我是指非常深沈而且真實底事物，在這些名詞的平版表面之後，在其殊

異上也親切相聯者。智識底定義和分辨，皆過於外在，生硬，不足以攝持事物的真實真理。可是，除非你們已很習慣於彼此談論，幾乎必需要將你的名詞下定義，然後可互相了解。一段談話的理想情形，即各個心思皆已如此叶調，話語只當作一自發的互相了解之佐助，你不必步步解釋你所說出的。這是你常與同此一班人談話的方便；其心思間已建立一叶調了的和諧，而所說出的事物之意義立刻透入。

有一個無形式底理念之世界，你若要攝持在文字語言以後者，便應進入其間。長時若你仍從語言文字的形式取得你的了解，則你勢必甚迷疑於其真義。但倘若在你的心思之一寂靜中，你能上升到那一世界，理念由之下降而取得形式的，則真了解立刻到了。設若你們要確然於互相了解，必須要能了解於靜默中。有一種情境，其間你們的心思皆已調叶得那麼好，和諧化了，以致這人領會那人的思想，無需乎語言。但設若沒有這叶調，你的意思必常有變形，因為於你所說的，旁人的心思加入以其自有的意義。我用某一名詞是在某一義度下或其某一副義下；你則習慣於將

其安置於另一義度或副義中。於是，很顯然的，你不會了解我在其中所說的精確意義，而只了解此名詞對你的意義。這不但在語言如此，在文字亦復如是。設若你要了解一本書，有甚深義理存於其間的，你應當是能在心思的寂靜中去讀牠；你當等待，使那表述深入你內中，入乎已無文字語言之境域，從那裏緩緩回到你的外在知覺性及其表面理解。但設若你讓文字躍入你的外在心思，試行調整且作合此二者，則你必全然失却了其真意義與權能。除非你已和那未表白的心思，居於表白的中樞以後者相結合，不能有完善底了解。

我們談起過個人心思，如同一個個世界彼此相分異；各個囿於其自體，與其餘的幾乎沒有直接交切點。但那是低等心思之境域；其間你自己的形成將你閉住了；你不能出離牠，或出離你自己；你只能了解你自己，與在事物中你自己的返映。但在這未表白的心思之高等境域中，及其更純潔底高界裏，你是自由了；你進到那裏之後，你出離了你自己，透入了一宇宙心思界，每個心思世界投插其間，如投於大

海。在那裏你能全般了解在他人正進行着什麼，通達他的心思如同你自己的心思，因為在那裏，心思與心思之間無有分隔。僅當你在那境域中與他人結合時，然後你能了解他們；否則你尙未叶調，尙不接觸，尙無資具以精確知道在另一心思中，正在進行什麼，除了你的心思。尋常你在他人之前，你全然不知道他所想的或感覺的什麼；但設若你能超此外在表現界以上，出此以外，設若你能入乎一界，相互底寂靜傳通是可能的，則你可在他人中見知事物，正如在你自己。於是你所用以表現的語文皆極不關重要，因為充分底理解處在此以外的另一物中，最少量底語言文字，已夠用了。在那裏不需要長篇解說；你無需一個思想之充分表白，因為在你已有了其意義所在的直見。

「可有一個時代到來，不復有敵對力量？」

時若其在世間已沒有什麼用處了，則牠們會消失的。牠們的作用是當作一試驗程序，使沒有什麼事物在轉化工作中忘記了，遺落了。牠們不容有錯誤。若使你在自己的有體上疏忽了僅一個微細處，則牠們會來以壓力加於那遺漏了的一點上，且使其如此痛苦地顯明，使你不得不改變。時若爲着這程序用不着牠們了，其存在亦將無用，牠們便要消失。牠們被讓請存在於此世間，因爲牠們在此「偉大工作」中爲必要；一旦不復爲必要了，牠們將或離或變。

「那到來還要很久嗎？」

一切依乎你的觀點。因爲時間是相對底；你可從尋常外在人世立場說，或從一內中知覺性的觀點說，或從「神聖者」的展望說。

是否此當成就的事要一千年或只一年，按照人間計算，全然無關重要，設若你與「神聖知覺性」爲一；因爲，於是你將人間性質的事物置之身外，而入乎「神聖自性」的無極性與永恆性裏。於是你離出了這大匆遽之急性感覺，于今迷魔着人羣的，因爲他們要看到事情作好了。激動，急劇；躁擾，不會引到何處的。這是海上的一泡沫，這是一大電流鎔化，要隨其自體而俱斷的。人們有一感覺，若是他們未全時在奔走，爆發出間歇底熱狂動作，他們則未作什麼事。以爲凡此所謂運動者會改變事物，這是一幻想。這僅是取起了一杯水而在其中打攪；水是轉動了，但不因你儘打而水遂變質。這行動之幻覺，是人類天性中最大幻覺之一。這妨害進步，因爲這使你必須常常衝進某些驚慌運動裏。設若你能明瞭這幻覺，見到這一切多麼沒有用處，怎樣不改變任何事物哪！不論在何處你不能以之有任何成就。那班如此奔來跑去的人，皆是許多力量之玩具，爲了牠們自尋開心，使他們舞蹈的。那些力量亦皆不屬於最佳底品質。

凡世間之所成作者，皆極少數人所作成，是默然處於作爲以外的人；因爲是他們，乃「神聖權能」之工具。他們乃機動底經紀，知覺底工具；是他們召下種種力量來改變世界。專業可那麼作成，不是由躁擾底活動。這世界是在平和，沈靜，安定中建造起來的；而每次有什麼事物得真實締造，必爲之於平和，沈靜，安定中。這是無知，相信你得從早跑到晚，勤勞於種種無謂之事，爲了替世界作點什麼事。一旦你從這些渦旋着的力量退後，步入安靜境域裏，你可見到那幻覺多麼大！全人類對你現似爲一大羣盲目動物，奔忙急促，不知道他們作一些什麼事，或爲什麼作，只是互相撞碰，蹣跚。而是這個他們乃稱之爲專業，爲人生！這是空虛底激擾，不是專業，不是真實人生！

我有次說過，要說十分鐘話而有用，應先保持十日沈默。我可加上說，要用地作一天事，你應保持沈默一年。我不是說日常爲了普通外在生活所要作的事，而是說那班替世界有所作爲或相信其有所作爲的人。我所說起的沈默，是一內中底安

靜，唯獨那班人有，他們能作事業，而不自體認與其事業爲一或汨入其中，因其自己的運動之聲音形色而目盲耳聾。從你的行爲退處，升到超於這些時間性底運動之一展望裏；進到「永恆」的知覺性裏去。然後你可知道什麼是眞作爲。

「人類之愛與「神聖」之愛的關係是什麼？人類之愛是「神聖」之愛的障礙麼？豈毋寧是凡人之愛的能量乃「神聖」之愛的能量的標指？偉大精神人物，如基督 Christ，羅摩克釋拏 Ramakrishna 與維衛迦難陀 Vivekananda，在天性上豈不皆特殊慈愛？」

愛，是偉大宇宙力量之一；牠自體存在，牠的運動是自由，不依於牠在其中且由之而顯示的對象。無論何處牠得到一顯示之可能，無論何處有一容受性，無論何處對牠有些空處，牠便顯示。你所稱為愛者，以為這是一私人底或個人底事物者，只是你的能量，可容納且顯示這宇宙力量。但因為牠是宇宙底，牠不因此便為一不

知覺之力；牠是一無上知覺底「權能」。知覺地牠在世間尋求牠的顯示和實踐；知覺地牠選擇牠的工具，覺醒能響應的人受牠的震動，企圖在他們中間實現在牠為永恆目標者；時若工具不適合了，便拋棄之而尋求其他工具。普通人想像他們突然戀愛了；他們見到愛情來到，滋長，又萎謝，——或者，可能在某些特殊適合其較悠久底運動的人，保持較長久一些時。但他們在此中的意識，以為這全屬他們自己的經驗，乃是一幻覺。這是宇宙之愛的永恆海洋中的一個波浪。

愛是偏是底，永恆底；牠時常在顯示其自體，在真元中時常是同一。而且牠是「神聖力量」；因為我們見到其顯了底工事中之錯亂，皆屬於牠的工具。愛不獨在人類中顯示；牠偏在。牠的運動有在於植物中，也許還在頑石中；動物中是容易察出其存在。這一偉大而且神聖底「權能」之一切變形，皆出自其有限底工具之黑暗，無明，和自私。愛，這永恆底力量，沒有粘執，沒有欲望，沒有占據之飢渴，沒有自私的執着；在其純粹運動中，牠是自我之尋求與「神聖者」相結合，一絕對

底尋求，不顧一切。「神聖底」愛，自奉而無所求。人類將其變成了什麼，我們無須說；他們已將其變為一醜惡可憎之事。而即使在人類中，愛之第一接觸，誠然亦召下了牠的一點較純潔底本質；他們一時能忘掉自己，一時其神聖底觸撫，覺醒且放大一切為善者美者。但後下人類本性來到表面了，充滿了不純潔底要求，要交換着的事物，所給出的要討價，強索其卑下底滿足，錯亂着玷污着原來是神聖底。

要顯示「神聖底」愛，你應要能接受「神聖底」愛。唯有那班在天性上能啓對其真本運動的人，乃能顯示牠。其開啓愈寬廣愈清明，其顯示「神聖底」愛於其原本純潔性中者亦愈大，若其參雜了低等人類感情愈多，則其變形亦愈甚。人如果不啓對愛于愛之真元愛之真理中，則不能接近「神聖者」。甚至由知識一路而求道的人，達到了某一點，此後若要前進更遠，必然發現自己同時進到愛中，感覺二者為一，知識為神聖結合之光明，愛為知識之正中心。在心靈的進程中，有牠們的相遇處，你無從分辨其一與另一。那分別，你在初所作的二者之區辨，皆心思之造作；

一旦你升到一高上水平，牠們消失了。

那班來到這世界，尋求在此世間啓示「神聖者」，改變塵世生命的人；有些較充分地顯示過「神聖底」愛。在有些人中，那顯示之純潔性如此之大，以致為全體人類所誤解，甚至被晉為剛很，不仁愛，雖則「神聖底」愛在於其間。但在他們，這在其形式亦如其本質中皆為神聖底而非屬凡人。因為人若說起愛情，便將其聯想於一感情底和癡情底弱點。但那種忘我之神聖深密性，能全般捐棄自我之能為，不作限制不作保留，當作贈品，而不求有所交換，這甚少為凡人所知。時若其在世間而不參雜薄弱底和癡愚底感情，則人們感到堅剛，冷酷；他們不能在其中認出愛之最高上最深密底權能。

「神聖者」之愛在世間顯示，是偉大底全燔祭，無上底自我奉獻。「圓滿知覺性」同意於合併且被吸引入物質的無知覺性中，使知覺性可從其黑暗的深處甦醒，一點一點地——「神聖權能」可在其中升起，化此整個顯示了的宇宙為「神聖知覺

性」與「神聖底愛」之一最高表現。這便是無上底愛，接受無上神聖性之圓滿情況上的損失，減下其絕對知覺性，其無極知識，而與無知覺性相結合，與無明與黑暗同寓居於此世間。可是也許沒有任何人稱此為愛；因為這不以淺薄底情緒自蔽，不要求什麼與牠所作的相交換，不張揚其犧牲。世間的愛之力，正尋求許多知覺性之能接受此神聖運動於其純潔性中而表現之者。羣生向愛奔競，在世界之心與一切心中的這不可抵抗的推進與求索，乃是一「神聖底」愛所賜予的衝動，在人類的企望和尋求之後者。牠觸到過億萬工具，常是嘗試，常是失敗；但這恆常底觸撫準備着這些工具了，忽然有一日會在他們內中，甦醒那自我奉獻的能為，愛的能量。

愛的運動不限於人類，也許牠在其他世界不像人間這麼顛倒。試看花與樹木。太陽落下去了，一切變為寂靜了，你靜坐一會，使你與自然相通，你將感到從地上升起，從樹根下升起，上升流貫其纖微，上至最高底枝頭，有一深密底愛與期求的企慕，——切盼一個什麼，帶來光明而且給與快樂者，眷念已隱去了的光明，牠們

願望其回來。有那麼一種盼望，如此深純而且緊張，設若你能感覺樹木中的運動，你自己的有體也會上躋於一般徹底祈禱，祈求尚未在此顯示的和平，光明，愛。一旦你已接觸到這浩大，純潔，真實底「神聖底」愛，縱使你只感覺之于須臾，且在其最微小底形式裏，你將識得人類的欲望將其化爲一個什麼卑劣底事物了。這在人類的性格中已化爲一低下，鄙野，自私，強暴，醜陋底事物，或否則爲一乏弱，癡愚底事物了，以最微末底情想所組成，脆弱，膚淺，苛求。而這種卑劣鄙俗，這自私自利的怯弱，他們稱之爲愛了。

「我們的情命體也應參加到「神聖底」愛中麼？若使應該，則這種參與所宜取的正當正確形式是什麼呢？」

「神聖底」愛的顯示，意在止於何處呢？是否牠要被禁錮於某處不真實或不實際底境界裏呢？「神聖底」愛，將其顯示投到大地，直下到最屬物質底物。誠然，牠自不在於人類知覺性的自私底妄倒裏；可是情命在其自體是一重要原素，在「神聖之愛」中，正如在顯示了的宇宙整體中。倘若沒有情命居間，則沒有進步和運動的可能；但因為「自然」的這一「權能」如此被錯亂顛倒了，有許多人寧肯相信應當將其全部拔除，拋棄。但唯獨經過情命體，物質乃能被「精神」的轉化力量所觸及。設若沒有情命體在於其間，以其動能和活力注入，則物質將仍其僵死；因為有體之高等諸部分不會與土地接觸，不會在生命中具體化，牠們會不滿足而離去，消失了。

我說起的「神聖」之愛，是一在此物理大地上，在物質中顯示着的「愛」，但若使其要降世具體，則必了無人類底屈曲顛倒。情命體在這個亦如在一切顯示中，是一必不可無的經紀。但如時常所發生的，反對勢力也攫取這最珍貴底事物。是情

命之能力乃進到冥頑不靈底物質中，使其起反應而醒活生動。可是反對力量將其屈曲了；將其化爲一暴力，自私，欲望，種種醜惡之場，阻止其參與「神聖」工作。唯一當作的事是將其轉變，不是壓迫牠的運動或銷滅牠。因爲沒有了牠，任何處皆不能有緊張度。情命在其本性上，便是那在我們內中能給出其自體的。正因爲是那常有「取」之衝動與氣力，也便能將其自體「與」到極致；因其知道如何占有，牠也知道如何捨棄自體而無餘。真底情命運動是一切運動中之最美麗弘大底；但牠被屈折了，化成了最醜陋，最乖戾，最拂逆底事。無論何處，在塵世戀愛故事中，若使只參進了一原子純粹之愛，不遭太多底屈折而得顯示，則我們見到一真實而且美麗之事物。設若那運動支持不久，這是因其未知覺其自體的目的與尋求；牠沒有那知識，即牠所尋求的，不是一有體與另一有體之結合，而是一切有體與「神聖者」相結合。

愛是一無上力量，「永恆知覺性」從其自體遣送到這一黑暗陰沈底世界來的，

使其能取回這世界及其一切存在體歸於「神聖者」。物質世界在其黑暗與無明中，已忘記「神聖者」了。愛，進到黑暗裏；牠覺醒了一切在那裏沈寐者；牠耳語着，牠開啓着封閉了的耳官，說：「有點事是值得醒來看的，值得爲之而生活的，那便是愛！」隨此對愛之醒覺，世界乃有回到「神聖者」的可能。這創造由愛而上達，與此相應，有「神聖之愛」與「恩慈」下援，接引這創造。直到有了這一交互，這下地與「無上者」之融合，有了從「神聖者」到創造，從創造到「神聖者」的這「愛」的運動，「愛」然後方能存在於其純粹底美中，披着了其本有底權能與充實之極樂。世界曾是一僵死底物質世界，直到「神聖之愛」降注其中，使其甦醒得活了。從那以後，牠便起而尋求這神聖底生命源泉，但在其尋求中，牠經過了每種錯誤轉折，走錯了路，在黑暗中到處飄遊。這創造聚集在牠的路上前進，好像一盲人尋求未知者，尋求，却昧於所尋求者。其所達的最高限度，便是對人類好像是最高形式裏的愛，其最純潔最無私底一種，如慈母之愛兒女。人類的這愛的運動，是祕

密尋找着一點旁底什麼，異于其至今所發現的；但牠不知從何處求得牠，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一旦人的知覺性覺醒，醒對「神聖底愛」，純粹底，不依賴任何人類形式中之顯示的，他然後方知道他的情心一嚮是眞在思慕什麼。這便是「心靈」的企慕之始，這帶來了知覺性的醒轉，及其求與「神聖者」結合之至情。一切形式之屬於無明者，一切其所外加的畸形變相，應當從那時分以後便消失，不見了，代之以創造者的單獨一個運動，以其對「神聖者」的愛酬答「神聖之愛」。一旦創造者已知覺，甦醒，啓開了對「神聖者」的愛，則「神聖之愛」自加無限地往回灌注到此創造者中。這運動的圓周轉回到牠自體，於是始末相遇了；極端遂至相合，無上底「精神」與顯示着的「物質」相合，牠們的神聖結合乃變爲永恆而且完全。

偉大人物曾經出生於世間，下降而帶來了一點屬於「神聖底愛」之至尊底純潔與權能者。「神聖底愛」本身已在他們投出而轉入一生人形相，庶使其在世間的實踐同時能更容易且更完善。「神聖底愛」，若顯示爲一人間之人，是較易於實踐

的；若在其運動中爲非顯了或非個人底，則比較困難了。一個凡人，爲這個人底感觸，這個人底緊張性所警醒，知覺到「神聖底愛」，將感到他的工作和改變轉爲更容易了；他所尋求的結合，變到更自然而且切近。而這結合，這實踐，於他也將變到更充足，更完善；因爲一宇宙底非個人底「愛」之廣大一體性，將爲與「神聖者」的一切可能底關係之彩色與美麗所照明，且由之而生動了。

(九)

「什麼正確是宗教的性質呢？這是精神生活之路路上的一障礙麼？」

宗教屬於人類的高等心思。這是人的高等心思之努力，儘可能要在牠的能力範圍以內，去接近超出牠以外的什麼，即人類所稱為「上帝」或「精神」或「真理」或「信心」或「知識」或「無極者」，是某種「絕對者」，為人類心思所不能達到，却試要達到的。宗教在其究竟源頭上可能是神聖底；在其實際性質上牠不是神聖底而是凡人底。如實，我們毋寧當說許多宗教而不說宗教（單數），因為人所造成的宗教有許多。凡此不同底宗教，縱使沒有同一創始之源，大多是在同一方式下作成的。

我們知道基督教如何成立的。必然不是耶穌，造成了所稱爲基督教者，而是許多博學多才之人，將其頭腦聚在一處，將其建造成了我們所見到的這事。在其形成之方式上，沒有什麼是神聖底，在其生作用之方式上，也沒有什麼是神聖底。可是那形成的機緣或理由，無疑是從人可稱之曰「神聖有體」的一些啓示，一個「有體」，從另外某處來，從一高等界帶來了某些「知識」和「真理」給大地。他來了，爲他的「真理」受難；但很少人了解他所說的，很少人留意去獲得而且固執他因而受難的「真理」。

佛陀從塵世退隱了，靜觀默想，發現了一條出路，出離世間之憂悲苦惱，出離凡此疾病、老死、欲望、罪惡、饑苦。他見到了一「真理」，試行表白而且傳授給他周圍的弟子和從者。但甚至他尙未去世以前，他的教義已開始被屈曲，錯會了。只是在他入滅以後，佛法作爲一個毛羽豐滿的宗教，方抬起頭來，建立在假定爲佛所說者上，建立在這些傳承之說的假定的意義上。但一樣，隨後弟子及弟子之弟

子，在是否佛說或其所說的意義上，意見不能一致，於是生起了若干宗派部執於此一本教中，——一南傳，一北傳，遠東一脈，各個自詡為唯一底，原始底，純正底佛陀教義。

基督的教義也是遭受了同一命運；這在同樣底方式下也被造成為一固定底有組織的宗教。時常有人說，設若耶穌復還，他必不能認識他所教的，在這些外加的形勢裏；設若佛陀復還，見到將他的教義弄成什麼樣了，他將廢然立刻還入涅槃！

凡一切宗教，皆有此同一故事可說。其出生之機緣，皆是一偉大「天人師」來到了人間。他來了，他啓示「神聖真理」，且即是此一「神聖真理」之化身。但凡人攫住了牠，裨販牠，將其幾丁作成一政治組織了。於是他們在宗教上配備了一個政府，與政策，與法律，及其信理和教條，戒律和規制，儀式和禮節，一皆約束到信士身上，一皆絕對而不可侵犯。如同「國家」，牠一樣賜獎賞於有功者，施懲罰於反叛者，或迷途者，懲罰異教徒或叛教徒。

凡此諸已建立和形式底宗教，其第一主要科條，常時是：「我的是至高無上，唯一真理，其他各教，皆是虛偽或低下。」因為倘若沒有這基本底武斷之說，凡已建立的宗派之教便不能存在。設若你不相信且聲稱獨你占有那唯一或最高底真理，你便不能加印象於人民，使他們麇聚於你。

這態度在宗教心思是很自然底；但這剛剛是那使宗教室礙精神生活者。宗教的科條信理，皆心思所成物，倘若你依附牠們，自加閉置於一替你立下的生活規則中間，你便不知且不能知精神真理之在一切規條武斷以外者，廣遠，博大，而且自由底。時若你止於一宗教信條，自加繫縛其間，以之為世間的唯一真理，則你便阻止了你內中心靈之進步與擴充。但設若你從另一角度去看宗教，牠不必然是一切人的阻礙。設若你視之為人類高等活動之一，設若你在其中可見到人的企慕，而不忽略一切人所造成的事物之不完善，則亦可以作為你的一種幫助，以進到精神生活。以一嚴肅而且殷懇底精神去處理牠，你能試行求出其中有何真理，其內隱藏了何種企

慕，什麼神聖靈感，已在此遭了凡人心思與世間組織之扭轉和變形，而且，以一適當底心思立場，縱使宗教像其現在這樣，你亦能從之得到照明你的路的一點光明，給你的精神努力一點承藉。

在一切宗教中，我們總是發現有一班人，具有偉大底情感能力，充滿了真實底懃懇底企慕，可是心思非常簡單，不感到有由知識而往達「神聖者」的必要。爲了天性如此的人，宗教有其用處，甚至對他們爲必需；因爲，由外在形相，如教會中的禮儀，這給他們一種支持，對其內中精神企慕給與一助力。在每一宗教中，有些人發展了一高等精神生活。但不是宗教給與他們以精神性；是他們將他們的精神性加入宗教中。將其置於他處，生於另一宗派裏，他們一樣在其間可得到且過着同一精神生活。是他們自己的才具，他們的內中有體的某種權能，而不是他們所信稱的宗教，乃使他們成爲他們那樣。他們本性中的這權能是那麼樣，以致宗教對於他們，不成爲一奴役或束縛。只是倘若他們沒有一強健，清明，活潑底思心，他們便

須要信仰這個或那個教派爲絕對真實，將自己委之而無任何擾心的問題或疑惑。我在一切宗教中皆遇到過這樣底人，若打攪他們的信心，那幾乎是一罪惡了。對他們，宗教不是一障礙。對那班能更前進的人是一阻礙；對不能的，却仍然能在「精神」之道上走到相當遠的人，可以是一助力。宗教會是最壞也是最好底事物之推動力；若使最猛烈底戰爭，或最可憎底迫害，皆曾在牠的名下奉行，牠也激起過爲了牠的緣故之極高尚底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宗教與哲學一同，標識了人類心思在其最高活動中的限度。若是你當作了牠的外在軀殼的一個奴隸，則宗教是一妨礙和鎖鍊；若使你知道如何利用其內中本質，牠能作爲你踏進「精神」之域中的跳板。

人如執持某一信仰，或發現了某些真理，總傾於想像唯獨他發現了「真理」，整個而且全般底。這是人類天性。好像必要參雜些虛偽，然後使凡人能立得起，走得動。若使「真理」之視見突然顯給他們了，他們便會被其重量壓倒。

每一度有點「神聖真理」和「神聖力量」落下而顯示於世間，在塵世囂鬧裏總

作成了一些轉變。在其下降，凡能接受者，大抵皆覺悟到其一點靈感，一點接觸，一點見道之發端。若使他們能攝持且正確表白其所接受的，他們會說：「一偉大力量下降了；我與牠相接，我之所從牠了解者，我將告訴你。」但他們大多數人不能這樣作，因為他們的心量狹小。他們啓明了，好像中了魔，大呼：「我有「神聖真理」了，我全般且整個佔有了牠！」於今在全世界，至少有兩打基督，倘若沒有同數量的佛陀；印度一地便可供給任何數量的轉世天神，尚不論較小底顯示。但是這樣下去，這整個事物開始現得醜陋了；但倘若你看到那後方，這也不像乍然望去那樣愚笨。

那眞事是，凡人已接觸到某一「有體」，某一「權能」，在其教育和傳統的勢力下，稱之曰「佛陀」或「基督」，或任何熟習底名稱。很難確定其所接觸者，是「佛陀」本身或「基督」本身，但也沒有人能斷定其靈感不來自那感動基督或佛陀者。此輩凡人之爲容器，很可能從某處這類淵源接得了靈感。若使他們謙虛而

且簡單，則他們止於說出這個，不更多說什麼；儘可說：「我從某某偉大者接到了這靈感」，然而不如此，他們却聲稱：「我即是某偉大者。」我曾知道一個人，他確定自己是基督又是佛陀。他已接受了一點什麼，已經驗到一真理，見到了在他自己在旁人的「神聖當體」。但那經驗於他太強烈，那真理是太偉大了。他變到半瘋顛，次日走到街市上去，聲稱基督與佛陀在他化而爲一了。

唯一「神聖知覺性」在世以此衆生而工作，由此一切顯示而準備牠的道路。今茲其在大地上工作，強盛過於往昔。有些人在某種方式下或到某種程度接到牠的感觸；但其所接受者，他們將其屈曲了，以之作成他們自己的事物。有些人感到了那接觸，却不能承受那力量，於是在其壓力下發瘋了。但有些人有其接受之能爲，有其負擔之氣力，是他們，乃可成爲充分知識之容器，選拔底工具和經紀。

設若你要估定你生來所信仰的，或在其間長大的宗教之真價值，或要對你生來所屬的國家或社會，有正確底透視，設若你要知道你偶然置身其間或禁住其間的某

一環境，爲多麼相對底一事物，你只須環遊這地球，便見到你以爲好的，在他處却視爲惡；又在某處所認爲不善者，在另一處却視爲善了。一切國家，一切宗教；皆從一集團傳統組成。在此一切中你皆可遇到聖賢，英雄，偉大和強力底人物，亦如小人和惡人。於是你當感到多麼滑稽，倘說：「因爲我在這一教中長大，所以這是唯一真實宗教；因爲我生於此一國家，所以此一國家是諸國中之最好的。」人也可對他的家世作同樣底申明：「因爲我生於這一家，居於同此一處若干年或若干世紀了，所以我爲其傳統所拘束；唯獨此爲理想。」

事物有一內中價值，對你化爲真實，唯獨是你經過自由選擇而得之後，不是其強加於你。設若你要確然於你的宗教，你應選擇牠；設若你要確然於你的國家，你應選擇牠；設若你要確然於你的家庭，甚至那你也得選擇。設若你了不疑問而接受「偶然」所給你的，你永遠不能確然於這對你爲好爲壞，是否對你的生命爲真實事物。凡形成你的自然環境或遺傳的，凡「自然」的盲目機械程序所組成而強加於你

的，你皆當從之退後；歛退而冷靜且心平氣和地看事物。估値，自由選擇。然後你乃能由內中真理說：「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國，這是我的宗教。」

設若我們稍稍深入內中，則我們可發現在我們每人有一知覺性，經歷已往各世代而生活，顯示在許多形式裏。我們每人曾經生於許多不同底國土，隸屬於許多不同底國家，信仰過許多不同底宗教。爲什麼我們得承認最後這一個是最好底呢？在此許多生中，在諸不同底宗教中，我們所聚集的經驗，皆蓄積於我們的知覺性之內中持續裏，歷諸生而不磨。這些過去經驗，曾製造出許多人格，時若我們覺知了我們內中這一聚集，則不能說某一真理形式爲唯一真理，某一國家爲唯一國家，某一宗教爲唯一宗教了。有許多生在這一國的人，其知覺性的主要原素顯然另屬一國。我在歐洲遇到過許多人，顯然是印度人；我遇到過許多生身爲印度人，同樣顯然是歐洲人。在日本，我會遇到有些是印度人，有些是歐洲人。若使他們任何人走進那一國家或那個文明中，與他有親和性的，他在那裏十分自如。

設若你的目標是要自由，要在「精神」的自由中，你應當除去一切繫縛，非你本體之內中真理，而是起自下知覺習慣者。設若你願將自己全般地，絕對地，無外地奉獻於「神聖者」，你當充分作成之；你不應當使你的這小片那小分留繫於這裏或那裏。你可能反對，人不容易全然從其止泊處斷離。但你未嘗回顧過幾年的過程中在你所起的改變麼？時若你回顧，時常你幾乎會問你自己，如何你曾經是那麽感覺的，而在那些環境中那麽作爲；有時候，甚至你不復認識你十年前的自己了。你如何能繫住你自己於過去是什麼，於現在是什麼，你如何能預定將來可能或不能是什麼呢？

凡你的一切關係，應該從新建立於一內中底自由選擇上。你生活其間或從之生長的傳統，皆是環境的壓迫所加於你的，或普通心理，或他人的選擇所加。在你的默認中有一強迫底原素。宗教本身也是強加於人的；這時常是爲一宗教底恐懼之提示所支持；或爲某種精神底或其他底威脅所支持。你與「神聖者」間之關係，却不

能有此種強加；牠應該是自由底，是你自己的思心和情心的選擇，赴之以熱忱與歡喜。設若人在其間戰慄，說：「我被強迫，我不能另外怎樣？」這成什麼結合呢？「真理」是自明底，不要強加於世界上。牠不感覺有爲人所接受的需要。因爲牠是自體存在的；牠不以人之說牠什麼或人之依附牠而生活。但是一個建立宗教的人，需要許多徒衆。一個宗教的偉大和力量，人總是由信從牠的人之數量而下判斷，可是真底偉大性不在於此。精神真理之偉大性不是以數量估定的。我會遇到一新教派的領袖，牠的建立者的兒子，聽到他有一次說，某個宗教，會要幾百年建立成，另外某個宗教，又要幾百年建成，但他們在五十年中，已經有四百萬以上的信徒了。於是他加上說：「如是你可見到，我們的宗教是多麼偉大了！」宗教可以其信徒之多少而估計其偉大性，但「真理」倘若未曾有一信士，仍不失其爲「真理」。普通人總是被吸引到那班作大言的人；他不去到「真理」靜靜地顯示着的地方。那班需要作大虛矯欺世的人，須要高聲宣揚，要作廣告；因爲否則他們不能吸引大眾。那

種工作，作之而不顧人們如何計較牠的，往往不甚被人周知，不容易吸引羣衆。但「真理」是不需要廣告的；牠不自加隱藏，但也不自加宣示。牠是自足於顯示，不計結果，不求褒揚也不避貶斥，不爲世界之接受或否定所吸引或違忤。

時若你修瑜伽，你應當準備粉碎你的一切心思建築和情命架子。你應當準備懸在空中，沒有任何事物支持你，除了你的信心。你應當全般忘却你的過去自我及其執着，將其從你的知覺性中拔除，從新更生，無有於任何束縛。不要思念你會是什麼，却要思量你所企慕成爲什麼樣的人；要全是你所要實踐者的一切。從你的死底過去反轉，正直望到將來。你的宗教，國家，家庭皆在那裏；那是「神聖者」。

「身體上的一切疾病，能否皆推到心思中的某種錯亂為究竟原因呢？倘若能，則什麼心思錯亂可發生這種病，例如，熱汗疹或喉痛？」

生一病有許多理由，正如有許多生病的人；在每一情形之下解釋不同。若你問我：「為什麼我有這病或那病呢？」我可觀察，告訴你那原因，但沒有普通定規。

身體的疾病，不必常是心思底錯亂，不和諧，或錯誤運動的結果。病患之源，可能是在心思中的什麼事，也可能是情命體中什麼事；或者，可能多多少少純粹是生理底，如由外傳染而得的病。還有，這紛亂可能是瑜伽中某運動的結果，而在那情形之下，也有一大彙可能底原因。

我們姑且討論由瑜伽而起的疾病；因為我們較直接較密切關心的是這些。在此雖不能有唯一理由可說於任何特殊底病，然我們能分別之為各彙，一依于起病的原因之性質。

那力量，下降於修瑜伽的人，在他的轉化工作上幫助他，是循許多不同底路線而作為，其結果也隨接受牠的性格而異，所當做的事而異。第一，那增速有體中之一切已有準備於轉化者轉化。設若他在心思上是開啓，能接受，則心思為瑜伽之權能所觸到，便開始改變且迅速地進步。在情命知覺性中，設若這已有準備了，也可以有同樣迅速底改變，或甚至在身體也如此。但在身體中，瑜伽的轉化力僅能活動到某一程度；因為身體的接受性有限。宇宙的最屬物質一界，仍在那情況中，其間接受性與大量抵抗力相混。但有體的一部分進步過速，而不隨之以其餘各部分中等底進步，在本性中某處遂生起了一不和諧，脫節了；無論何時何處有此脫節，這可轉成疾病。疾病的性質則依乎此脫節的性質。某種不和諧影響心思，其所發生的

擾亂甚至可引到瘋狂；另一種影響身體，可現為發高熱，熱汗疹，或其他任何或大或小底毛病。

一方面，瑜伽的種種力量的作爲，增速了有體的轉化之運動；這在那些部分，有準備於接受且響應這在其上工作的權能者。這樣，瑜伽節省了時間。整個底世界是在一進步轉化的程序中；設若你修習瑜伽，你在你自己增速了這程序。常程所需要若干年的工作，可以瑜伽於數日中爲之，甚至數小時內爲之。但這是你內中的知覺性服從這加速衝動力。因爲你的有體的高等諸部分，願意隨順瑜伽的迅速而且集中了的運動，較容易自奉於其所需要的持續底適應與調整。另一方面，身體則尋常是堅密，有惰性，漠然無感。設若你在這部分有點什麼不響應，設若這裏有抵抗，原因是身體不能隨有體其餘部分同樣迅速前進。牠必需要時間，牠必和在尋常生活中一樣，依牠自體的步武遲回緩進。所發生的事，正如大人同小孩一道走，大人走的太快了；他們有時得停住，讓落後的小孩趕上他們。內中有體的進步，與身體的

情性，這其間的差別，時常造成了體系中的脫節處，那便顯示為一疾病了。這是爲什麼修瑜伽的人，時常開始受到些身體上的不舒服或毛病。設若他們能提防而且謹慎，則也可以不發生。或者身體有一大底非常底容受性，則亦可免去。但是一純粹容受性，使生理諸部分緊隨內中轉化的步驟，這很難能，除非身體在過去對瑜伽程序已有準備了。

在人的尋常生活中，進步脫節乃爲通則。人的心思體和情命體，儘可能追隨宇宙諸力量的運動，而世界內中轉變與進化的潮流，將牠們帶進一程；但身體被最屬物質的自然律則所縛，進行非常遲緩。若干年後，壽至七十，八十，或一百歲或二百歲——那也許是最高度——那脫節如此嚴重了，外在有體破碎分離。供與求的差異，身體的增上之無能爲力與不生響應，遂造成了死亡現象。內中底轉化，於今在創造中是一遲緩底恆常程序，由瑜伽則化爲更緊張而且迅速了，可是外表底轉化，其步速仍其幾乎和尋常生活一樣。其結果，在修瑜伽的人，內中體和外在體間之不

和諧，勢必至於更大了，除非有所預防，得到了一種保護，可幫助身體緊隨其內中邁進。縱使如此，身體的本性仍是扳住不前。是爲了這原因，我們不得不對許多人說：「不要拉，不要急；你要使身體有時間跟上。」有許多人得使其停留若干年，不許作很多什麼事或進步很遠。有時候免除這不平衡幾乎是不可能了；於是便有一番擾亂，這也隨抵抗的性質而異，以及你的謹慎措置或你的疏忽而異。這也是爲什麼每一度有了一強大底進步運動，幾乎不變的隨之必有一不動時期，在未得預告的人，這好像是一鈍閘，淤塞，挫折期，幾乎一切進步皆已停止了，他們急切地想：「這是什麼事呢？我荒廢了時間麼？一點什麼也沒有作成。」但真實這便是所需要的同化時期；要停頓一會，使身體得更能自加開啓，變得更能接受，更接近內中知覺性所達的水平。父母走上前過遠了；他們得站住，使留在後面的小孩可跑上抓住他們；只是如此然後乃能再一同前進。

身體的每一點，皆表像一內中運動；於此有一大世界微妙相應法。但這是一很

長且複雜底問題，我們現在不能詳細討論。身體的某一處爲一疾病所擾，便足以指明內中所發生的不和諧的性質。這指出牠的來處，是病的原因之表徵。這也啓示那抵抗的性質，阻止整個有體在同一高速度下前進者。這指出那調理和醫治。設若人能完全知道錯誤在什麼地方，發現什麼未能容受，啓開那一部分，將力量和光明置於那裏，則可能一時即恢復已擾動的和諧，而疾病亦立刻消失。

一個病的發端可能是在心思中；可能是在情命體中；可能在有體的任何部分。同一疾病可能由於各種不同底原因；在各種不同底情況下，可出自各種不和諧的淵源。而且，也可能有一病相，而實則全然無病。在那情形下，設若你充分知覺，則你可見到僅是某處有點磨擦，運動中有點停頓，將那撥正了，你便立刻痊癒了。這種病中間沒有什麼真實性，縱使好像有生理上的症象。這一半是想像而成，不同於真疾病那樣在物質上有其纏執。

簡言之，一個病的原由有許許多多，而且糾紛複雜，但牠常指出有體中的弱底

部分在那裏。

一種病可由於無論何種原因，物質底或心思底，外在底或內中底，這必然在影響此生理身軀以前，接觸到有體的另一層，圍遶而保護牠者。這微妙底一層在各不同底教理中有各種名稱，——以太體，神經外鞘。這是一微妙體，然幾乎可見。其密度有點像你所見到的一極熱蒸騰的事物之周圍的震動，牠發自生理之軀，密切保護牠。一切與外界的交通，皆要經過這中介物，是要侵襲而且穿透這一層然後身軀方能受到感染。設若這一封套絕對強堅，無所損傷，則你可以走到極壞底疾病流行的地方，甚至鼠疫和霍亂，而了無感染。這是對疾病的可能底一切攻擊之最完善底保護，只若其為完整，在其組織上全為清順，其原素在無罅底平衡中。這層軀殼之建成，一方面是屬物質基礎，或毋寧是物質情況而非屬物理之物，另一方面，建成於我們的心理境界之震動。平和，平等，信心，對健康的信任，不驚不擾的安寧，高興，光明底喜悅，組成其間這原素，給牠以力量和本質。這是一非常敏感底中介

物，具有便利且迅速底反應；牠很容易接納各種暗示，而這些能很快改變且幾乎重鑄牠的情況。一壞底提示很強地在其上發生作用，一好底提示在相反底義度下也以同一力量發生作用。抑鬱和挫折有很遠反底效果；能在其上好像在其質料上穿破一些洞，使其軟弱，無抵抗，且為敵方攻擊開了容易底路。

是這中介物的作用，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許多人彼此間時常感覺有一自發底不可理解的吸引或遠拒。這些反應的第一安立處，便是在這保護封套裏。我們很容易被那些人所吸引，加強我們的神經外韜的人；我們對那些擾動或損傷牠的人生起遠拒。凡能給牠以一種擴充，安寧，舒適的意識，凡足以使牠生一歡喜快樂之反應感覺者，立刻對我們身上發施一種吸引，時若那效果是在相反底意態下，則應之以一自衛的遠拒。這一運動，當二人相遇時，常是交互底。誠然，這不是親和性的唯一原因，但這是一個，也是一慣常底原因。

設若整個有體能同時在其進步底轉化中前進，與宇宙的內中邁進并駕齊驅，則

不會有疾病；不會有死亡。但那應當真實是整個有體，全般地，從其最高界，其間牠比較粘柔，在所需要的限度裏隨順轉化着的力量者，下至於最屬物質底，在其本性上却是堅頑，固定，難屈服於任何迅速底重加形鑄的轉化者。

有某些處所，對於瑜伽力量之施為，比餘處發出更堅強底抵抗，而影響該處的病，多較難醫治。這是那些部分，最屬於有體的物質層，屬於牠們的疾病，例如，皮膚病或齲齒。室利阿羅頻多嘗說過一瑜伽修士，在那瑪陀 *Namada* 河濱住下幾乎一世紀了，仍然享受充盛底健康和堅強底體格，一位他的徒弟給他一點治牙痛的藥，他不受，並說那一個牙在這近兩百年苦了他。這瑜伽師於物質自性得到了那麼樣底主制，能活兩百歲，可是其間他未能克服一牙痛。

有許多病被認為最危險，却皆最容易治好；有許多極不關重要的病，能發出最頑強底抵抗。

一個病的原由有許許多多，而且糾紛複雜，但牠常指出有體中的弱底部分在那

裏。

一個病的危險，十分之九生於畏懼。畏懼可能給人以一個病的似是徵象；牠亦真能給某病——其效果能到那麼遠。不久以前，有一常來院的人的太太，她自己沒有修瑜伽，聽說她的送牛奶工人住宅裏發生了霍亂；她懼怕起來了，隨後她便發了這病的象徵。當然很快是治好了，因為那些似是底病徵，未容發展為真病。

瑜伽的壓力有其物理運動和效果，這有時造成無根據的畏懼，倘若不除，也可能生出毛病。例如，頭腦裏某種壓力，那是有過問題的，許多人也感到，尤其在開始諸期，有封閉了的事物仍得開啓之際。這種不舒服不會出什麼事的，也很容易除去，倘若你知道這是你所啓對的力量壓下的效果，時若其強盛地在身體上工作，要產生一結果，促進轉化。若平靜安受之，這可化為一非不愉快之感。但設若你驚駭了，你必然會遭一場非常惡劣底頭痛；甚而至於發為高熱。這不舒服是由於自性中某種抵抗；設若你知道如何解除那抵抗，你立刻便沒有了那不舒服。然驚駭了則此

不舒服可變爲更壞底事。無論你的經驗屬何種性質，你決不可存畏懼；你必須保持一不可動搖的信心，感到無論什麼發生的事，皆是應當發生的。你一經選擇了這條路，則你當大膽接受你之選擇所結出的一切後果。但設若你選擇了，又退出，又再選擇了，又再退出，時常動搖，時常疑惑，時常畏懼，則你在你的有體中造成了不和諧；這不但稽遲了你的進步，亦且能成爲一切心思和情命體中的擾亂之源，也造成身體上的不舒服和病痛。

(十一)

「一瑜伽師能否達到知覺性的境界，其間他能知一切事物，答一切問題，關涉到甚至很深奧底科學問題，例如相對論的？」

在理論上且在原則上，一個瑜伽師知道一切事物，不是不可能的；一切皆依乎那瑜伽師。

但知識又知識，有之又有之。瑜伽師不是以心思方式去知的。他不是知道一切事物，在那義度下，能通達一切可能底消息，或在他的心思中包含了宇宙中一切事實，或因爲他的知覺性是一種神奇底百科全書。他知，是由於他的能量，能與事情和人物和力量，有一容涵底或機動底同一性。或者他知，因爲他生活於知覺性一界

裏，或與一知覺性相接，其間有真理與知識者。

設若你在真實知覺性裏，你所有的知識亦復屬於真理。於是你亦能直知，由與你所知者爲一。設若一問題放在你前面，設若人問你在某一事上應如何作，於是你能以足夠底注意與集中去觀照，自動得到所需要的知識和真答案。不是由怎樣謹慎運用理論，你乃達此知識，或由心思程序而推出之。科學頭腦需要這些方法以得到牠的結論。但瑜伽師的知識是直接而且當下底；牠不是演繹底。設若工程師要建造一圓拱，必求出牠的精確位置，其曲線，其嵌空之大小，則計算而得之，由他的材料和紀錄，比勘，推演而得之。但一瑜伽師對這些任何也不需要；他觀看，有了這事物之視見，見到這必以此法成之而非由牠法，這一觀照便是他的知識。

雖然在一普通方式下，在某一義度下，這可能是真的，一瑜伽師能知道一切事物，能答一切問題，出自他自己的視見與知覺性之原地，但不因此便是沒有任何種問題他不當或不能答復。一位瑜伽師，有直接知識，有事物的真實真理之知識者，

也許不會留意於那些全屬人類心思構造的領域中之問題，也許感到難於答復。也許不能或不願解決你所給的那些問題和困難，只接觸到事物之幻相或其表相的。他的知識工事不是在心思中；設若你以那種性質的某些愚蠢底心思問題問他，他也許不會答復。很尋常底概念，你能以任何愚昧底問題問他，如同問某一高等塾師，或從他要求過去，現在，未來的某些消息，而他得答復，這是一鄙俗理念。這是不適當底，正如從一精神人物，希望其顯本領，奇蹟，去滿足粗俗底外在心思，使其驚奇不置。

進者，「瑜伽師」Yogi 這名詞，也非常空泛，廣濶。有許多型瑜伽師，有許多精神底或玄秘底事業之路綫或程道，有成就的高度各不相同。有些則權能不越心思水平以外；有些則超出心思以外了。一切皆依乎其努力之範圍或性質，他們所達的高度，所接觸的或所進入的知覺性。

「科學家是不是有時超出了心思界以外呢？有人說愛因斯坦 Einstein 發現他的相對論，不是經過任何推理程序，而是由某種突如其來的靈感。那靈感與「超心思」有什麼關係沒有呢？」

科學家得到一靈感，向他啓示一新底真理，得之於直覺心思。知識之來，作爲一高等心思界中之直接知見，而這一界是爲更在上的某種光綫所照明的。但凡此與「超心思」的作用無關，而這高等心思水平，距超心思界尚遠。人過於容易相信，時若他們稍已超出普通水平，便已攀躋入極神聖底境界了。尋常人類心思與「超心思」之間，有許多階層，許多等級，許多中間界。設若凡人甚至只與這些中間界之一直接相觸，他將目眩眼盲了，爲無窮大的意識之重量所壓，或失去他的平衡；可是這還不是「超心思」。

普通以爲一個瑜伽師能知一切事物，能答一切問題，這理念之後有一實際事

實，即心思中有一界，一切事物的記憶皆儲藏於其間，而且常是存在。一切心思運動，隸屬於世間生命者，皆記憶且存紀錄於此界中。能達到那裏而且願意討此一麻煩的人，在其中能考出且學到任何他所選擇的事物。但這一境界，不能誤認為超心思諸水平。而即使是達到那裏，你也應當先能靜下物質底或物理底心思之運動；先能捨除你的一切識感，將一切尋常心思活動停止，不論其爲什麼；你當出離情命；你當脫離了身體下之隸役。只這樣然後你乃可進到那境界而有見。設若你有充分興趣作這一番努力，你可達到那裏，去讀在大地之記憶中所寫下的。

如是，設若你深入寂靜，你可達到一知覺性的水平，在那上面接到你的一切問題之答復，非是不可能的。而且，若有人知覺地啓對「超心思」的全部真理，恆常與之相接，則必然能答復任何問題，從「超心思光明」看值得有一答案的。所發之問題，必起自事物之後的真理和真實性之某些意識。有許多問題，和許多經過辯論的疑難，皆只是心思抽象所織成的蛛網，或只在事物的幻相面上轉。那些皆不屬於

真知識；皆知識的變形，其本質屬於無明。超心思底知識，必然也可能作一答案，牠自體的答案，答復心思之無明所設的難題；但很像是那從心思水平上發問的人，會感覺全然不滿意，或甚至全不可解。你不要希望超心思以心思的方式而作為，或要求真理中的知識，應能用無明中的半知識綴成。心思的方案是一事，「超心思」復乎另是一事，若其自加適應於心思方案之需求，則不復成其為超心思底了。二者無可比，不能并論。

「時若知覺性已達到超心思底悅樂，牠在心思事物上不復感興趣了麼？」

超心思於心思底事物沒有興趣，不同心思一樣。牠於宇宙之一切運動皆有其自有的興會，但那是從另一觀點，視見亦復不同。世界對牠現出全然不同底表相；展

望反轉過，一切事物，皆見爲異於心思之所見，甚至常時見爲其反對面。事物有不同底意義了；牠們的表相，運動，與程序，一切關於牠們的事，皆觀照以不同底眼光。宇宙間一切皆爲超心思所瞻顧；心思運動不下於情命運動；物質運動，凡宇宙間一切活動；牠皆對之有深沈興趣，但那是另外一種。這分別，有點像玩傀儡戲的人與觀傀儡戲的人的興趣之不同。玩者牽絲，知道傀儡要如何動作，牽動牠們的意志，而且知道牠們只能作牽動其所作的，然觀者一時一時只見到所演出的事，不知其他。順此戲一直看下去的人，處此祕密以外者，對所要發生的什麼，有一較強，較急切而且熱烈底興趣，對未預見之事或劇中情事，興奮地注意；然另外那個牽絲者，作此戲者，他不感動，他却沈靜。有某種興趣的緊張性，來自無明，爲幻相所纏裹，時若你脫出了無明，也必然消逝了。人類對於事物所生之興趣，安立於幻相上；設若那除去了，牠們對此戲劇也全無興趣了；他們感覺到這乾燥而且愚鈍。這是爲什麼凡此無明，凡此幻相，持續如此久的緣故；是因爲凡人喜歡牠，執持牠，

因其一種特殊底訴與，牠乃長住。

「倘若人要改變他的身體情況，作一治療，或糾正某一生理上的缺點，應當如何作呢？他是否應當集中於所當實現的目的而運用他的意志力量呢，抑或只信賴這會成就的，或信託「神聖權能」作出那所想要的結果，在其自有的辦法中，自有的時間裏？」

凡此，皆是作此同一事的種種方法，各在不同底情形下皆有效驗。你所能最成功的一法，依乎你所已發展的知覺性，及你所能發動的力量之性格。你可生活於一已成功了的治療或改變的知覺性中，以此內中形成之力，緩緩作出外在底轉變。或者，設若你知道某力量能結果出這些事物，且有其視見，而又有此技能操持牠，則

你可將其召下，施之於所當奏功之處，則這也會作成改變。或者，亦復你可將你的困難呈於「神聖者」之前，求「牠」治療，將你的信託全委於「神聖權能」。

但無論你所作者為何，無論你的辦法如何，而且即使你偶爾在其間有了一大本領和能力，你必得將結果委於「神聖者」之手。時常你可試行，可是你的努力之結果，是在於「神聖者」給與或不給與。那裏，你個人的權能終止了；設若效果發生了，是「神聖權能」而非你的能力使之發生。

你的問題是，爲這些事而求「神聖者」，對或不對。但轉向「神聖者」而求除去一身體上的缺點，不異於禱告除去一道德上的過失，沒有什麼妨害。但不論你祈求者爲何，努力爲何，你應該感覺到，卽算在儘你之所能爲者中，凡運用知識或發揮力量，其結果却全賴「神聖恩慈」。一旦你已修瑜伽，無論你作何事，皆當作之於一全般服順的精神中。你的態度應該是這樣：「我企慕，我試行救治我的缺點，我盡我所能作的，至若結果，我將自己全然委於「神聖者」之手。」

設若我說：——「我確然於此結果，我知道「神聖者」一定給我所求的」——這有沒有幫助呢？

你也可那樣說。你的信心之真實深嚴性，可能表示「神聖者」已揀定其所指向的事應當作好。一不搖底信心，是「神聖意志」之當前的表徵，必然者之明證。

「寂坐靜觀的時候，是些什麼力量在活動呢？」

那依乎作觀的人。

「但在寂坐靜觀的時候，人豈不將自己作爲一全空白麼？則如何還能有什麼事依乎他呢？」

卽算你將自己化作一全般空白，這也不改變你的企慕的性質，或轉移其境界。在有些人，其企慕在心思水平上轉，或在情命原地中轉；有些人有精神底企慕。那回應的力量及其所來作的事，依乎此企慕的性質。在靜慮中你使自己化爲一空白，則造成一內中底寂靜；這意思不是你已化爲空無，或化爲一僵死和冥頑底一團。使你自己化爲一空虛底容器，你召請那將要充滿之者。這意義是你發放你的內中知覺性趨於實踐之迫力。此知覺性的性質及其緊迫度，決定着你所招來活動的力量，以及這些力量是否有幫助而且成就，或者不成，或甚至有妨害而且阻礙。

有許多不同底境況，你可在其中靜慮，而皆對於召入或召下的力量及其工事有影響。設若你獨坐，是你自己的內中或外間境況有關係。若與他人同坐，是普通境況最關重要。但在此任何一情形下，境況將常是不同，而回應的力量，永不會兩次一樣。一多人結合的集中，若做的正當，可能成一大力量。有一舊說，如有十二個至誠底人，結合他們的意志和他們的企慕，呼求「神聖者」，則「神聖者」必然顯

示。但意志均須一致，企慕要至誠。因為作此事的那班人，可在情性上結合了，或結合於錯誤或顛倒底欲望裏，其結果勢必至於大不幸。

在你的靜慮中，第一急切底需要，是全知覺性中之一完善且絕對至誠之境界。必然，你不當欺騙自己，或欺人或被人欺。時常人是有一願望，一心思偏向，或情命欲望，他們要那經驗在某一狀態下發生，或轉變一下，去滿足他們的理念，或欲望，或偏向；牠們不使自己空白，無成見，簡單地至誠地觀察所發生的事。於是倘若你不喜歡發生的事，則容易欺騙了你自己；你將見到一事物，却給牠微微一點曲折，將其化為旁底什麼了，或者：你將錯亂某一簡單和直爽底事，或者，將其擴大為一異常底經驗。時若你坐下靜慮，你應當坦白，簡單，如一小孩，不以你的外在心思參與，不希望什麼，不堅執什麼。一旦這境況有了，則其餘一切皆依乎你內中深處的企慕。倘若你從內中深處要求和平，牠會到來；倘若求力量，求權能，求知識，也皆會到來，——但一切皆在你的能耐之度量去接受牠。設若你呼求「神」，

——這常是假定「神」是啓對你的呼聲，那意義便是倘若你的呼求是夠純潔，夠強，能夠達到牠，——則亦復有回答。

「對某些動物，譬如蛇蠍，人本能地感到一種拂逆，那是什麼道理呢？」

不是一不得不然底必需，要感到這或任何拂逆。全然沒有任何拂逆之感，乃瑜伽基本成就之一。

你所說的這種拂逆，來自畏懼；設若無畏懼，那必不存在。這畏懼不是基於理智的，牠是本能底；牠不是個人底，而是人類底；這是一共同暗示，屬於整個人類知覺性。人得有此人體生身之時，隨之亦接受一大聚這類共同暗示，如民族理念，人羣感情，聯想，吸引，遠拒，恐怖。

但從另一觀點，在吸引或遠拒的性質上，也有些甚屬個人之事；因為這些運

動，不是在每人皆同，大多依乎各人情命體之震動的性質。有些人不但不感覺對某些動物，如蛇等，的憎惡，甚至還愛好牠們，有一情命底吸引和偏好。

世界充滿了事物，多非愉快或美麗底，但那不成理由，為何人當生活於一對這些事物之恆常厭憎的感情中。凡一切退縮，憎惡，畏懼之感，足以擾亂而且弱化人類心思者，皆可克服。一瑜伽師應當克服這些反感，因為幾乎瑜伽的最初第一步，是要求人保持一充足底平等性於一切有體一切事物和事態前。常時你得保持平靜，無所感觸，無動於中；瑜伽師的力量便在於此。一全般底平靜和安定，甚至可使危險兇猛底動物，當其遭遇着你，乃無能為力。

拂逆是一無明之運動。這是自衛的一本能姿態。但最能保你無虞的，不是一不理性底退轉，而是知識，如此危險的性質，以及知覺地運用那手段可能將其移去或消除者。此等運動由之而生的無明，是一普通人類情況，但這可克服；因為我們非束縛於粗朴底人類天性上，外在體由之而起且遍在我們周圍的。

無明爲一增長着的知覺性所祛除；你所需要的，是知覺性，常常增多知覺；那麼一種知覺性，純潔，簡單，而且光明。在這完善化了的知覺性的光明中，事物真本顯露了，非如其所要顯露的相狀。這像一銀幕，忠實地記錄下過往着的事物。你在此見到什麼是光明底，什麼是黑暗底，何者曲，何者直。你的知覺性化爲一銀幕或明鏡；但這如此，是時當你在一觀照境界中，僅是一觀察者；時若你在活動，這便像一探照燈。你只須將其開上，倘若你要見的分明，深透地考察任何事物在任何處所。

達到這完善知覺性之法，是增加你的實際知覺性，出乎其今之常軌和範圍，教育牠，啓露牠對越「神聖光明」，使「神聖光明」在其中充分地自由地發施作用。可是那「光明」之能作其充分無阻礙之工事，僅在你已除去一切貪欲和畏懼，沒有心思成見了，沒有情命偏好了，沒有生理底憂懼或吸引了，凡此不足以騷障或束縛你之後。

拂逆是一怯弱運動。這生起了，因為你已被感觸，已受損傷，從能損傷你者退轉。一個存在體或人或動物或其放射者之雰圍，可能於你是有害，雖然不是人人皆這麼感到，一下直接感觸你，你便從之退縮。但設若你夠強，你能禁住這危險在相當距離之外，不讓其近到你或損傷你。因為你將立刻見到而且知道那裏有點有害底事物，在你周圍布了一道保衛防綫，縱使那事物近前，牠也不能觸到你；你不以其當前而受到損傷或感動。

「設若「神聖者」即大全愛，是此創造之淵源，則凡此大地上所充盈的罪惡，是何自而來的呢？」

一切皆出自「神聖者」；可是那「唯一知覺性」，那「無上者」，不是直從牠

自體創造此世界的；有一「權能」從牠發出了，已在牠的工事中下降若干等級，經過了許多代理者。有許多個創造者，或毋寧說「形成者」*formateurs*，即造成形體者；居臨於此世界創造。牠們是中介代辦，我頗好稱之曰「形成者」而非「創造者」；因為其所作的，是給與物質以形相與轉變和性質。這有許許多多。有些形成了和諧而且仁慈底事物，有些形成了不善和邪惡底事物。有許多倒是擾亂者而非建造者，因為牠們干預而且破壞了其他者已開始好好建造的。

「我們的這物質世界，在形成這創造的許多世界之體系中，在等級上豈不是非常低下麼？」

我們的是最屬物質底世界，但不是爲了這理由牠遂必爲「卑下」或否；若其爲

卑下，這是因其爲陰暗，無明，非因其爲物質底。說「物質」便是黑暗和無明之名，是錯誤了。而且這物質世界，也不是我們生活其間的唯一世界：這毋寧是許多世界之一，我們同時生存其間的，在某一方式下，也是一切中最重要之一。因爲這物質世界，是一切世界的集中點；是一切世界的具體化之場；這地方是一切世界皆得顯示的。於今，這是不和諧而且晦暗；但這只是一偶然，一錯誤底發端。有一日牠必變爲美麗，有節律，充滿了光明；因爲那是一圓成，爲之而創造了牠的圓成。

「瑜伽師能否成爲一藝術家呢，或藝術家能否成爲一瑜伽師？藝術與瑜伽之關係如何？」

這二者，不是你似乎那麼想像的相反對。沒有什麼阻止一瑜伽師不許成爲一藝術家，或一藝術家成爲一瑜伽師。但時若你在瑜伽道中時，事物的價值遂有深沈底改變了，藝術的以及凡事的價值皆變；你開始從很不同底另一觀點看藝術了。在你這不復是唯一無上全般佔據你的事物，不復在其本身爲一目的。藝術是一手段，不是一目的；牠是表現之一手段。於是藝術家亦不復以爲全世界依他之所爲而轉，或以爲他的作品乃從古以來所作下的最重要底事物。他的人格不關重要了；他是一位

經理，一條澗道，他的藝術是表現他與「神聖者」之關係的一個工具。他爲此目的而運用之，正如他可運用任何其他工具，爲他的本性之權能的一部分者。

「一旦藝術家既修瑜伽之後，是否全然還感覺有任何創作衝動呢？」

爲什麼他不應有此衝動呢？他可以在他的藝術之道上，恰如可在任何其他一道上，表現他與「神聖者」的關係。設若你要藝術爲最真最上底藝術，牠必然是將一神聖世界帶進了這物質世界中的表現。凡真藝術家皆多少有此種感覺，此種意識，即他們是一高等世界與此物質存在間之中介者。設若你在這種織度中看藝術，藝術與瑜伽亦不甚相異。但最尋常藝術家只有一不定底感覺，他無此知識。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有；他們以此知識知覺地而爲藝術。在他們的作品中，他們不推出他們的

人格爲最重要因素；他們以其作品爲對「神聖者」的奉獻，他們試欲以之表現其與「神聖者」的關係。

這是在中世紀所公認的藝術之功能。中世紀歐洲的「原始」畫家，寺院的建築師，於藝術未嘗有其他概念。在印度，凡其一切建築，彫刻，繪畫，皆出自此一淵源，從此一理想得到靈感。密羅拜 *Mirabai* 的歌與迪雅加羅遮 *Thyagaraja* 的音樂，以及信士，聖人，仙人所製作的詩歌文學，皆在世界最偉大藝術寶藏之列。

「但是，倘若藝術家修瑜伽，他的工作是否改進呢？」

藝術的訓練，在其中心是同此一原則，如瑜伽修持。二者，目標皆是要變成知覺而更知覺；二者，你當學到去見去感覺有何事物，超出了尋常識見感覺以外者，

去到內中深處，從那裏取出較深沈底事物來。畫家要受一種訓練，爲了他們的見之知覺性的增長，那在其本身幾乎是一瑜伽。設若他們是真藝術家，見到事物以外，運用其藝術爲內中世界之表現，則他們由此集中而增長知覺性，與修瑜伽所得的知覺性無殊。然則爲什麼瑜伽知覺性不能爲藝術創作之一助呢？我知道有些人，訓練和技巧皆很少，一經修習瑜伽，在寫作和繪畫上得到了一優美底能爲。我可以給你舉兩個例：一個是一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女孩；她是一舞女，舞蹈頗好。她開始修習瑜伽以後，則僅爲朋友跳舞；但她的舞蹈達到了一種表現的深度與美，前所未有的。雖則她未受教育，她開始寫美麗底東西；因爲她有視見，表之以最美麗底文字。可是在她的瑜伽中有起伏期。她在良好境況中的時候，她寫得很好；否則寫的十分笨拙，愚蠢，無創造力。另一例是一個男孩，學習過藝術，但只學過一點點。他是一外交家的兒子，受訓練是要作外交之事的；但他過奢華生活，他的學業未甚深造。可是一旦修習瑜伽之後，他開始產生甚有靈感的繪畫，有內心知識之表現，在性質

上是象徵底；終於他成了一位大藝術家。

「爲什麼普通藝術家在行動上總不甚檢括，而且德操不固呢？」

倘若他們是那樣的，是因爲尋常他們生活於情命界，他們內中情命部分，對那世界的力量異常敏感，從之而得到種種印象和衝動，他們却無管制權能。很時常他們的心思也甚自由，不相信那些統治常人生活的微小社會習俗和道德。他們不感覺受到行爲的習慣規律所拘，却又未嘗發現一能代之的內中律則。他們的欲望體的運動既無禁制，於是很容易過自由放縱的生活了。但這也非於一切藝術家爲然。我在藝術家之流中過了十年，發現許多直到核心皆爲中流社會人物；他們結了婚，安定下了，爲賢夫，嚴父，保持了最嚴肅底道德理念於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

只有一個道理，瑜伽可能終止藝術家的創作衝動。設若他的藝術淵源是在情命世界中，一旦他成了瑜伽師以後，他會失去他的靈感，或者，毋寧是他素所從而提取靈感之源，不給他以靈感了，因為於是情命世界已在其真姿態中出現；牠發布了真價值，而那價值是非常相對底。大多自稱為藝術家者，只從情命界中資取靈感；而這其中非涵有高尙或偉大意義。但一位真藝術家，仰望一高等世界而求其創作淵源的，時若修瑜伽了，將發現他的靈感更直接，更雄強，他的表現也愈深沈，愈明晰。那班具備了真價值的人，瑜伽之力將增高那價值，但僅有少許藝術的虛偽外表的人，甚至那點外表也要消失，或否則失去其申訴力了。對一篤修瑜伽的人，第一個簡單真理觸到他的明覺視見的，便是他之所為，比較起宇宙顯示和宇宙運動，只算一非常相對底事物。可是一位藝術家，通常總好虛榮，自視為一極重要底人物，是在人類世界中的一種半神。許多藝術家說，設若他們不相信他們之所作者為無上重要；則他們不能創作了。然我知道有些，其靈感發自一高等界，但他們不信他們

之所作，有如許巨大底重要性。那較近於真藝術精神。設若某人是真實被領導在藝術中表現他自己，這是「神聖者」所選擇在他中間顯示的一道，於是由瑜伽而他的藝術將有增益而無所損失。但總歸是有此一問題：藝術家是「神聖者」所任命的呢，抑是自己任命的？

「但設若人修瑜伽，他能達到像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或雪萊 *Shelley* 那種高度麼？沒有這種先例呀！」

爲什麼不能呢？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皆不遜於莎士比亞或任何其他詩人的創作，傳說此皆仙人所成，修過瑜伽苦行的。薄伽梵歌，像奧義書一樣，同時爲最偉大底文學作品也是最偉大底精神作品，不是在瑜伽中沒有經驗的人寫的。無論在

印度或波斯，或世界其他任何處，所稱爲聖人，蘇菲（Sufis），信士們所寫作的著名詩歌，其下於你的密爾頓（Milton）和雪萊又在什麼地方？况且，你知道所有的瑜伽師和他們的作品麼？在詩人和作家中，你能說誰是或誰不是與「神聖者」知覺地相接觸呢？有些不是公開底瑜伽師，他們不是「師尊」gurus，也沒有信徒；世界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他們也不急於求名，不吸引人們注意自己；但他們有高等知覺性，與「神聖權能」相接；時若創作，他們從那境界創作。印度的最佳底繪畫，許多最佳底彫像和建築，皆佛教僧徒所成，他們多在精神觀照與修爲中度過一生；他們成就過無上藝術作品，可是未嘗注及留聲名於後世。爲什麼瑜伽師通常不以其藝術爲世所知，其主要理由，便是他們不認他們的藝術表現爲其生命上最重要底一部分，不像徒然一位藝術家費出那麼多時間心力。而他們之所作者，也不時常達到羣衆。多少人作過偉大事業，沒有向世界公布！

「有瑜伽師比莎士比亞寫過更偉大底戲劇麼？」

戲劇不是藝術中之至上者。有人說過，戲劇比任何其他藝術偉大，而藝術又比人生偉大。但也不十分像是這樣。藝術家之錯誤，在於相信藝術創作是一樣爲其自體以其自體而獨立的什麼，不與其餘世界相依。如這班藝術家所理解者，藝術是廣大生命之土上的一朵菌子，是偶然底外在底什麼，不是親切與生命相依的什麼；牠達不到也觸不着深沈和恆久底真實，牠不成爲生存之內向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真藝術意在於表現美者，但密切與宇宙運動相依。最偉大底國度和最高底文化民族，常是以爲藝術是人生的一部分，使之隸役於人生。藝術在日本在其最佳時代便這樣；在藝術史上一切最佳底時代，莫不是這樣。但大多數藝術家，像寄生蟲一樣，生活於人生邊沿；他們似乎不知道藝術應是在人生中的且由人生的「神聖者」之表現。在每個事物，在一切處，在一切關係中，真理應該在其徧包的節律中發布出，而生

命的每個運動，應當是美與和諧的表現。技巧不是藝術，才能不是藝術。藝術是生活着的和諧與美，應當在生存的一切運動中表現出的。這美與和諧的顯示，是世間「神聖實踐」的一部分，也許甚而至於是其最大底一部分。

因為從超心思底觀點看，美與和諧，正如「神聖者」任何其他表現同樣重要。但牠們不當被隔離，與其他一切關係分開，從整個中別出；牠們應當與整個生命表現為一。常人總是慣於說：「哦！是一位藝術家！」好像藝術家不應是人羣中之一人，必為一特殊生存體，自成一類，而他的藝術，也是一點特殊，別出底什麼，不應當與世界的尋常事物相混。那口號「為藝術而藝術」，是試欲認此同一謬誤為真理而加以着重。這是同一錯誤，正如在會客室中擱上一裝好了的畫，與四壁及傢具皆不相關，然而擱在那裏，僅因其為一「藝術品」的緣故。

真藝術是一整個和一總合；牠與人生為一，與生活打成一片。你在古希臘，古埃及看到一點這樣親切底全般性；因為在那裏，繪畫，彫刻，一切藝術品，皆安排

爲一座屋宇的建築方案之各部分，每一細節，是整個的一支分。在日本便像這樣，至少在從前，在一應用底和實際底近代主義入侵以前是這樣。一座日本房子，是一奇妙底藝術整個；常是適當事物恰安在適當地地方，沒有什麼錯亂誤置，沒有什麼是太多，也沒有什麼太少。每一物皆如所必然，恰合分際，而房子本身與周圍自然環境，渾然天成。在印度也一樣，繪畫，彫刻，和建築，皆一整片底美，一個崇拜天「神」的獨一運動。

在這義度下，可說世界上有了一大退化了。從維多利亞 *Victoria* 時代起，在法國則從第二帝國時代起，我們進到了頹唐時代。已經發展了一習慣，在室中張掛一些畫，對周圍事物沒有什麼意義；任何畫，任何藝苑珍品，於今可放在任何地方，不甚生分別。藝術於今義在表現技巧，伎倆，才能，不是融美與和諧之整個表現於一體。

最近有一度反動，反對這麼淪入市民社會的趣味。這反動如此猛烈，好像是一

全般乖謬，藝術似乎要墮入荒謬中了。雖然，緩緩從這混沌狀態有點什麼出現了，有些更合理性的，更合邏輯，更有聯繫性的事物，可再度加以藝術這名稱，一種更新的藝術，也許，我們不妨希望，是重甦了的。

在基本真理上，藝術沒有什麼少於「神聖顯示」的美的一方面。也許從這觀點看，很難有幾個真藝術家；可是仍然有一些，而這些人很可稱曰瑜伽師。因為像瑜伽師一樣，藝術家進入深沈底觀照，等待而且接受他的靈感。要創造什麼真是美底事物，他起初得見之於內，在他的內中知覺性上整體加以證實；僅是如此發現，見到，保持於內中，然後能向外實施；他按照他的更偉大底內中視見而創作。這亦復是一種瑜伽訓練，因為由此他與內中諸世界親切相通。像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那麼一個人，便是一瑜伽師而不是旁底什麼。而他，倘若不是最偉大底畫師，至少也是最偉大底畫師之一，——雖然他的藝術，未止於繪畫而已。

音樂也是真本一精神底藝術，常是與宗教情緒相聯，與一內中生活相聯。但

是，在此也一樣，我們將其化爲一獨立底自足底什麼了，一菌子藝術，如歌劇音樂爲然。我們遇到的藝術作品，大多是屬此一類，至多只可從技巧方面說是有趣底。我並不說甚至歌劇音樂不能用作一高等藝術表現之工具；因爲無論形式如何，這總能作一更深底用處。一切皆依乎其本身，依乎如何用牠，依乎其後有什麼。沒有什麼不能用於「神聖」目的——正如凡物皆可冒充神聖，而依然可屬於菌類。

在近代偉大音樂家中，有幾位當其創造之際，其知覺性與一高等知覺性相接。弗朗克（*Cesar Frank*）奏琴時好像一受了靈感的人；他通達到心靈生命，他也覺知這個，表現這到很大底程度了。悲多汶（*Beethoven*）編「第九交響樂」時，有了一視見，見到達到一高等世界之窳，也見到一高等世界到此塵世之下降。瓦格勒（*Wagner*）有玄秘世界的很雄強底消息；他有玄秘主義的本能，玄秘者的意識，由之而接到他的最偉大底靈感。可是他主要在情命界上工作，而他的心思時常參入，干涉了他的靈感而且將其機械化了。大部分他的作品是太混雜底，太尋常是幽暗而

且沈重，雖然雄強。但時若能超過情命和心思水平，達到高上一界，他有些瞥見是特殊美麗底，如在「帕西華爾」(Parsifal) 中，在「迪利斯坦」(Tristram) 與「伊索特」(Isolt) 中，大多是在其最後「大軸」(Act) 中。

再看近代人將舞蹈化爲什麼了；比較一下舞蹈往昔是什麼。舞蹈是內心生活之最高表現的一種；牠與宗教相聯，在神聖儀文中，在節慶紀念，在讚美「神明」，皆是重要底一支。在有些國家牠發展到了高度底美與特殊底完善。在日本，保住了舞蹈傳統爲宗教生活之一部分，因爲美與藝的精明意識，是日本人的自然稟賦，他們沒有使其頹廢爲不關重要和微小目的之事。在印度亦復如此。是真，在我們近代有許多企圖，要重甦古希臘及其他的舞蹈，可是在這一切起衰救亡中，宗教意識是沒有了，看來很像有節律的體操而不像舞蹈。

時下俄國的舞蹈著名，但皆是情命世界的表現，而且其中甚至有激烈是情命底事物。正如一切從那世界來的事物一樣，牠們可能很吸引人或者極起人反感，但

常是爲自體而存在，非爲高等生命之表現。俄國的真正神秘主義是屬於情命一流品的。作爲舞蹈的伎人，他們很巧妙了，但技術只是一個工具。設若你的工具是好，那麼更好了，但若其不歸誠於「神聖」，無論其如何工巧，總缺乏了最高尚者，不能用於神聖一途。困難在於大多成爲藝術家的人，相信他們可以獨立，無須乎轉對「神聖者」。這是一大可憐事；因爲在神聖顯示中，技巧是一有用的原素，如任何餘物。技巧是神聖製作之一部分，只是牠應當知道如何自加隸屬於更偉大底事物。

遠在心思以上有一個境域，我們可稱之曰「和諧」世界；設若你能達到那裏，則你可發現一切和諧之根本，無論在世間在任何形式中所顯示者。例如，有某一綫音樂，只包含幾個極上之音，在先後相隨的兩個音樂家的作品之後，——一個巴赫（Bach）的樂曲，另一個是悲多汶的一樂曲。這兩個在樂譜上是不同底，對外表底聽覺也不相同，可是在真元上皆是同一。知覺性的一個且同此一個震動，特著底和諧之一個波浪，感觸了這兩位音樂家。悲多汶把握了一大部分，但在他却參雜了他

的心思之發明和編插；巴赫接受的比較少，可是他所攝持的比較純潔。這震動屬於知覺性的勝利底出現，知覺性從無知覺性中破胎而出，在一勝利底出生和上翕中。

設若由瑜伽你能達到這一切藝術之淵源，則你，倘若你願意的話，可爲一切藝術的大師。從前有可能達到那裏的人，也許感到停留在那裏，享受其間之「美」與「樂」，比較愉快，歡樂，充滿了欣喜底安舒，不將其顯示，不將之在世間表於形體。但這約制不是瑜伽的全般真理，也不是其如實真理；倒可說這是一變形，一損減；以棄世的比較消極底精神，損減了瑜伽的動性自由，將其變形了。「神聖者」的意志是要顯示，不是保持全然收斂於不動中，與絕對底寂靜中；設若「神聖知覺性」果真是無顯示的福樂之無爲，則必永遠未嘗有任何創造。

(十四)

「歸順不是和犧牲一樣麼？」

在我們的瑜伽中，犧牲沒有地位。但一切依乎你所加於這名詞的意義。在其最純正底義度裏，牠的意思是一獻神的給與，對「神聖者」作為神聖。但在其于今的義度下，犧牲是一作向毀滅的事，附帶了一消極氣霧。這種犧牲不是圓成；這是一奪取，一自我虐待。你所犧牲的是你的可能性，你的人格之實踐和可能性，從最物質底到最高精神界的。犧牲損減你的有體。設若在物理上，你犧牲你的生命，你的身體，則你捨却在物質界上的一切可能性了；你已結束了你在世間生存之成就。同樣，在道德上你能犧牲你的生命；你捨却了你的內中有體之博大性與自由圓成。

在這自我虐待的理念中，總常有一種強迫的意識，一虛構，一外加的自我否定。這種理想，沒留地位給心靈的更深更大底自發性。

說歸順，我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而是指一自發底自我給予，將你的全自我給與「神聖者」，給與一更偉大底「知覺性」，你爲其一部分者。歸順不會損滅你，却增益你；牠不會減少或弱化或毀滅你的人格，牠將衛護而且擴大牠。歸順的意思是一自由底全般給與，而有此給與中之一切快樂；其間沒有犧牲的意識。設若你有任何微念你是在作一犧牲，則已不復是歸順了。因爲這意思是你保留你自己，或者你是試行給與，然吝惜，或者有苦惱，是作一番努力，你沒有贈與之快樂，也許甚至沒有你在給與之感覺。時若你作任何事，而作之以壓迫了你的有體之感，則你可確定那是沒有如法了。

真底歸順擴大你；牠增加你的能耐；在質上在量上皆給你一更大度，是你由自己所未能有的。這質與量的新底更大度，異乎你從前所可達的任何事：你進到另一

世界，進到一浩大境界中，設若你未歸順必未能進入的。這好像是一滴水進入了大海；設若牠在那裏仍保存了牠的個別身份，牠只依然是一小滴水而已，無餘，一小滴為周遭的全部浩大性所壓，因為牠未歸順。但是，設若歸順了，牠與大海結合，參預整個大海之性質，權能，與浩渺。

這運動中沒有什麼含義不明或空洞之處，這很明晰，剛健，決定。倘若一個微小人類心思，立於「神聖宇宙心思」之前，而仍堅執其分別性，則仍其如是而已，一微小受拘束之物，不能知道高等真實性，或甚至不能接觸到牠。這二者長是分別而立，而且在質上量上皆彼此懸殊。可是設若這個微小人類心思歸順了，牠將合併入「神聖宇宙心思」裏，於質於量皆與之為一；毫不失去什麼，只失去了牠自體的邊限與畸形，從之却得到其浩茫廣大與光明清晰。這微小存在將改變牠的性質；將給牠配備了所歸順者的更偉大真理之性。但設若牠抵抗而戰鬥，設若牠反對「宇宙心思」而叛離，則必不免有一番衝突和壓迫，其間弱小者不免被吸引到那強大者。

設若其不歸順，其另外唯一可能底命運是被吞併，消滅。

一個凡人，與「神聖心思」相接觸，歸順了，則可發現他自己的心思開始立刻廓清了牠所有的陰暗，分有「神聖宇宙心思」之知識與權能。設若他立於其前，然相分離而無接觸，則他還是他，如無量大海中一滴小水。設若他亂動，他將失去心思；心思的權能將損減而且消失。

於心思爲然者，於本性的一切其他諸分亦復同然。這好像與一過於強大底對手相關——所得者必爲破頭。人如何能與百萬倍雄強底什麼相關呢？每一度反動得到一還擊，而每遭一擊便失去了你的氣力的一部分；正如與一遠過優勝底敵人鬪拳，必遭一拳一拳打擊，每一拳使其變弱又變弱，直到被打倒了。這無須有什麼用意的干涉，這作用是自動底。設若你反動而碰到「浩大性」上，結果不能另外怎樣。時若你自處於一隅，遵循日常生活之軌道，則既無感觸，亦不受損傷；然一旦你與「神聖者」相接觸了，則只有兩條路可走。你歸順而與之融合，你的歸順遂擴大了

你，且使你光榮化了；或者反動，則人的一切可能性皆損失了；權能失落；被吸入所反對的「彼」中。

關於歸順，有許多流行的錯誤見解。大多數人似乎看歸順爲人格之喪失；但這是一可悲的誤解。因爲在個人，原意是要顯示「神聖知覺性」的一方面，而其特殊性格的表現，便是造成他的人格者；於是，因對「神聖者」取正當態度，這人格便將低等本性的一切勢力廓清了，皆是足以損減而且委曲牠的，牠乃變到更強大是個入底，更是牠自體，更完全了。人格的真理與權能，乃更明晰光輝而出現，其特性也更明確了，非從前所可能，從前是夾雜了一切陰暗與無明，低等本性的一切汙穢和雜質。牠便經過一番升上與光榮化，有牠的能耐之擴充，可能性的最高度之實踐。但要有這一昇華着的改變，他先得拋棄一切由屈曲，限制，障礙真本性而桎梏，貶抑，且塗汙真實人格者；他應當除去凡隸屬於常人的低等運動，及他的盲目僵蹇底尋常生活者。

這最初第一事，是得拋棄欲望；因為欲望是最陰暗底也是最障蔽着的運動，屬低等自性。欲望是乏弱與無明之動作，且使人桎梏於弱點與無明中。普通人有這印象，他們的欲望生自內中；他們感覺好像這出於自己，或起於自己；但這是一錯誤印象。欲望是陰暗低等自性的浩大海之上波，牠們從這人傳到那人。人不在自己造出欲望，却是為這些波浪所侵襲；有誰啓對之而無防禦，則被陷入其中，被拋來擲去。因欲望壟斷且占據了他；遂使他不能作任何辨別，使他有此印象，即顯示牠乃他本性的一部分事。如實，這與他的真本性了無關係。

同然者，是一切低等衝動，嫉妬或健羨，憎恨或暴力。凡此皆擒攫人的運動，湧沒和侵襲着的波浪；牠們不屬於真德性或真本性，却將其變形；牠們不是你自己內中的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而是出自周遭黑暗之海，低等本性之種種力量在其間推轉的。這些欲望，這些熱情，皆沒有人格，在牠們中間或在牠們的作用中間，沒有什麼是特殊屬於你的；牠們顯示於一切人中，皆同一樣。

同然者，是心思的陰暗運動，凡疑惑，錯誤，困難，所以翳障人格，而損減其擴充與成就者，皆來自同此一源。牠們皆是拂過去的波浪，攔住了任何易被挾持的人，利用之為其盲目工具。可是凡人皆信這些運動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的自由人格之一珍貴產品。甚至我們還遇到有些人堅執之，且凝滯於其無能，以之為他們所稱為其自由之真元或真表相。

倘若你懂到這個了，則你可容易了解那分殊，即精神性與道德性之大不同，尋常互相混淆的二事。精神生活，即瑜伽生活，其目的在於生長到「神聖知覺性」，其結果為將你內中所有者，純潔化，深密化，光榮化，完善化。這使你成為「神聖者」之顯示的一個權能；這將每一人格的特性提到其充分價值，升到其最高表現；因為這是「神聖」方案之一部分。

道德性由心思底構造出發，以少數善非善的理念，便建立一理想典型，強納一切人於其中。這道德理想，在其成份上，在其總聚上，皆因各時代各境域而不同。

可是這自稱爲一獨一典型，一絕對疇範；在其自體外不承認任何其他事物，甚至在其本身以內亦不容有變換。凡人皆要在單一理想模樣裏鑄成，每人皆要整齊而無瑕地造成一樣。因爲道德性是屬這種嚴厲而不真實底性質，所以在原則上在其實行上皆與精神生活相違。

精神生活啓示一切中之唯一真元，但亦啓示其無限底分殊性；牠替一性中之異性工作，也從事於那異性中之完善化。道德揭舉一人爲底標準，與人生之分殊性及精神之自由相違反。創造了一點心思底事物，固定而且有限者，牠要求一切人遵從牠。一切人皆當努力于獲得同等質素，同一理想性質。道德不是神聖底，也不屬於「神聖」；牠屬於人，是凡人底。道德以一善與惡的固定了的劃分爲基本原素；但這是一武斷見解。牠取起了相對底事物，試以之爲絕對者而強加；因爲這善與這惡，在不同底地域與時代中不同，在各歷史期與各國度不同。道德觀念趨到那麼遠，甚至說有好底欲望和壞底欲望，教人接受其一，棄斥其一。

但是精神生活要求你全般將欲望拒却。牠的律則是你當拋開一切運動之引你離開「神聖」的。你當拒斥之，不是因為牠們在本身為不善，——因為於他人或在另一環境中，牠們可能是善，——而是因其屬於那些衝動或力量，既未啓明且為愚闇者，阻礙了你達到「神聖者」之路。一切欲望，無分善惡，皆歸入此一類；因為欲望本身，起自未經啓明的情命體及其無明。另外一方面，你得接納一切運動引你接觸「神聖者」的。但你之接納牠們，不因為牠們本身是善，而是因為牠們引你到「神聖者」。然則應當接受一切引你到「神聖者」的，拒絕一切引你離去之的，但不要說這是善，那是惡，或試以你的展望強加於他人；因為，你所稱為不善者，也許剛剛是對於你的鄰人為善者，他不是在於試行實踐「神聖生命」。

我們姑且舉一個例，以見事物的道德觀念和精神觀念之不同。尋常社會意見，總分別兩類人，——慷慨底，貪吝底。貪吝底人被鄙視，受責難，而慷慨底人則被目為不自私，於社會有益，因他的美德而受稱頌。但在精神眼光看來，兩者皆立在

同一水平；一人之慷慨好施，一人之貪吝欲得，皆是一高等真理之變形，一更大底神聖權能之畸相。有一個權能，一神聖運動，散施着，分布着，自由投出種種力量和事物，及凡牠在自性的一切水平上——從最物質界到最精神界——所具有者。在慷慨底人物及其好施性之後，便是這一心靈典型，表現這運動者；他是一權能；是爲了散發，廣施。另外有一權能，另一神聖運動，是收積着，聚斂着；牠聚集一切力量和事物和一切可能底財富，無論屬於低等或高等界上的。你所譏爲貪吝底人，原意是作這種運動的一工具。二者皆重要，在全部方案中二者皆需要；儲蓄和集中的運動在所必需，不下於散布和分發着的運動。二者，若真歸順於「神聖者」，皆可被利用爲其神聖工作上的工具，到同一程度，有同等價值。但時若其未歸順，二者爲無明之衝動所驅策也同。一個被推動要拋開，一個被推動要屯積；但二者皆爲種種力量所推移，在他們自己的知覺性皆昧然者，而二者間亦無何可選擇。從瑜伽的一高等觀點，人可對甚受讚揚的慷慨底人說：「凡你的一切慷慨布施之衝動，

在精神價值上皆等於零，因為牠們發自私我與無明底欲望。」另一方面，在那班被斥為貪吝的人們，你有時能見到一個人在積蓄，儲存，在本性所規定給他的工作上，充滿了一沈靜而且集中了的定志；而此人一旦醒覺，可以成爲「神聖者」的一極良好底工具。但尋常貪吝底人，像他的對待者一樣，是由私我與欲望而作爲；這是同一無明的另一極端罷了。二者皆得自加純潔化，改變過，然後能接觸到他們後面的高等事物，而表現之以那方式，其天性召他們如此出之的。

同樣的，你可考究其他一切典型，追蹤到「神聖力量」中某種原來旨意。每個皆是「神聖者」原意所在的典型之一損減型或滑稽畫，有更大精神價值的事物之一心思底或情命底屈曲。是一錯誤運動乃造成了這屈曲或滑稽畫。一旦這錯誤衝動給主制了，正當態度取得了，正當運動發現了，一切皆顯露其神聖價值。一切皆爲其內中所有的真理所是正，一切皆同等重要，同等必需，皆爲「神聖顯示」之不同然必不可無底工具。

散策

不要起野心，尤其永不要假充什麼，却當在每一時分是爲你可能是爲之極。

*

*

*

要作一進步，便應當拋下一切陳古底構想，銷除一切先有底成見。這皆是無數心思上習慣底虛構，人生活其間的；皆是固定了，因此了無粘柔性，不能進步。應當將此一切拆除。於是可以產生清新底理念，活潑底思想，而這，是有創造性的。

*

*

*

每一回要作一進步，便有一考試得通過。

若是觀察外在形相，不復是在這些形相本身，爲了這些形相本身，徒然觀其外表，而視爲一個更深沈更堅住底真實性之表現，於是一切——亦如一切環境和一切事情，——皆成了那一「力量」的表徵，即那在後方的「力量」，運用此一切以自加表現者。

在知覺性的某一階段，沒有任何環境，任何形相，任何作爲，任何運動，不是一真實性的表現，那真實性是更深或更高，更堅住，更本元，更真實。

*

*

*

*

*

*

必不得不觀察自己有體中的低下運動，無執着且合科學地去看，作為一明通敏銳底見證者。可是永遠不能容許這些運動表彰而自固，宛若其有存在之權，而管制有體各部份；這便是說，永不當在這些衝動之驅策下有所為，永遠不將其感觸在事實上譯為語言和行動，永遠不將其使令發為內中或外表底姿態。

*

*

*

鄙陋思想產生鄙陋情緒，鄙陋情緒便將你轉離「神聖者」，將你毫無抵抗地拋到魔鬼的懷裏，牠只是要吞噬你。這便是無盡底憂愁與痛苦之源。

*

*

*

轉離「神聖者」而拒絕「神聖恩慈」，是人所能做的一切蠢事中最底蠢事。

*

*

*

人重視那班以理智管制生活的人們所說的話；但那班作了衝動無常的玩具的人所取的決定，如何能加以重視呢？

*

*

*

預料困難，便是幫助其發生。

常是預料最佳底事物於對「神聖恩慈」的全般信賴中，這便是有效地補助了世間超心思底「工作」。

*

*

*

在變是的永恆中，每一「實踐者」只是一將來更完善底實踐之宣告者，先驅。可是凡人常有種傾向，要神化過去底「實踐者」，以反對將來底「實踐者」。

*

*

*

相信某一外在事物或環境能為無論何事之因，這是一錯誤或一迷信。一切事物，一切環境，皆是唯一「力量」的同時結果，這「力量」是在幕後活動。

那「力量」活動着，事物各隨其本性而生反應。

*

*

*

一信心而基於物質證明，不是信心，那是討價還價。

*

*

*

回憶的愉快是不當着意的。過去底經驗所遺留的，是其在知覺性的發展中所留的效果。可是人若試行置身於同樣環境裏而重新生活一回憶，便隨即見到其空無力量和美悅了，因其失去了在進步上的用處。

*

*

*

物理世界中，在一切事物是「美」最能表現「神聖者」；物理世界是形相界，而形相之完善便是「美」。「美」傳達，表現，顯示「永恆者」。其任務是以一切已顯示之自性與「彼」相接，由於形相之完善，由於和諧，由一種理想意識，升舉着且導往某高尚事物者。

*

*

*

用語言文字人能有時了解，唯獨是在靜默中然後知道。

*

*

*

在古代，許多偉大精神真理的教示，是一秘密傳授，限於少數入道之人。甚至在現代，有些事是說了，却不能寫下，更無庸說印行。

*

*

*

將你自己擴充到宇宙極限 且更出此以外。

你時常自己得擔起一切進步的需要，而且將其融合於「一體」之喜樂中。於是
你便神聖了。

*

*

*

慶祝一條忽變遷底身體之誕生，能慰足一些忠實底情緒。

慶祝永恆知覺性之顯示，能作之於宇宙歷史的每一時分。

但是慶祝一新世界——「超心思底」世界之降臨，是一奇妙底特殊底權利。

（按：此則乃一九五八年二月
院母八十二歲壽辰寄語）

★

★

★

時若需要外在底改變，那便是不在內中進步了；因為在內中進步的人，能恆常生活於同一外在環境裏，而這時常給他啓示新底真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院母西來紀念）

新年寄語（附釋）

一九五七

「唯有一個「權能」，大過惡勢力者，乃能勝利。不是一個被釘十字架之身而是一光榮化之身，乃可拯救世界。」

「老師給我們的一九五七年的教言：——唯有一個「權能」大過惡勢力者，乃能勝利。不是一被釘十字架之身而是一光榮化之身，乃可拯救世界。——那意義是什麼呢？」

這一寄語，倘若被了解，恰恰是能夠領導那於今在世間表現着的最佳底善願，達到牠的目的。我寫下這話，是答復一番集體底，浩大底，悲懷底努力，要在人間覺醒真實底胞與之情，且阻止一切將來底戰爭。

若使這寄語取了一稍特殊底形式，這是因為這善願發自一基督教國家，我是答復一基督教的概念，或者，較正確地說，這一概念世界隨處皆有，一隨各個國家與各個宗教的表現不同，恰是在基督教中所取的形式罷了。我是要說全般捨棄一切物理真實這事，在全世界凡轉向精神的人們皆為共通的，深沈蔑視物質世界，視之為幻有，為虛妄，於是讓這世界，如室利阿羅頻多所常說的，成為敵對勢力獨尊統治的空場。逃避具體底真實性，以尋求一抽象底遙遠底真實性，這便是以整個具體實踐之區域，授與敵對勢力自由處理，那是已占據了這地方，於今多少已統治着牠的，自己却走開，去求實踐——如室利阿羅頻多在其思想與警見一書中所說——一個零，一空虛底一體；成為一「空無」之主。

這是因爲直到如今，只有一種精神力量去抵抗惡，而這精神力量，在物質世界沒有任何轉化之能爲，以致人類數千年來所作的善願的巨大努力，只終於可悲底失敗，讓世界淪於悲苦，腐敗，虛偽的同一境况裏。應該，——而且這是真實底，唯一底救治——在此同一界，敵對勢力最雄強之處，在此物質界，發揮一種比惡勢力更大底權能，且卽在此境界內全般克服牠們；換言之，乃一種精神力量，有轉化知覺性與物質世界的能爲的。這力量，這便是超心思底力量。所應當作的，便是要善能在物質界上接受牠的施爲，而非自己逃入一遙遠底「涅槃」，讓敵人稱霸於自己所出離之國土。

既不是犧牲此物理生命，亦不是拋棄物質權能，乃可爭得勝利。唯有喜樂，超心思底知覺性所致者，乃可爭得勝利。這喜樂亦即是力量，亦即是堅忍，亦即是無上勇猛。誠然，這要求一更大底英雄局度，遠過於拋棄一切而逃亡：然這是唯一征服之法。

一九五八

「「自然」呵，物質母親，你說過你當合作，而這合作的光榮無量。」

在我們的講會上，有一次我說起「自然」的富藏無限，「自然」是不竭的創造者，取了一大聚形體，將其混合，又分開，又再將其形成，將其破壞，將其毀滅，以便進到永是更新底結合。這是一大鑄錢，我向你們說過，是將其內中攪起，取出一點什麼；倘若那不對，又將其投到裏面，再取出一點其他底什麼。一個形體或兩個形體，或一百個，對「自然」皆沒有任何重要性，有成千整萬的形體，於是還有多少年，百年，千年，百萬年，這也沒有任何重要性，還有永恆在前。很明顯的，這使「自然」欣慰，她亦無忙迫。若人對她說起加快，趕完這部分或那部分工作，那答覆總歸是一樣：「可是爲了什麼要那麼作呢，爲什麼？這不使你歡喜麼？」

我向你們說這些話的那晚上，我與「自然」全般體認爲一了，我進到了她的大化中。這同體爲一之運動，激起了一反應，在「自然」和我中間起了一種新底親密性，一個長久底接近運動，臻極於一個經驗，在十一月八日來到的。

突然一下「自然」懂到了。她懂到了這已誕生的新「知覺性」不是要拋棄她，而是要全般擁抱她。她懂到這新精神性不避拒人生，不畏憊地從她的浩大運動前退縮，反之，却要結合她所有的一切方面。她懂到超心思知覺性在此不是要損減她，而是要成全她。

於是，從無上「真實性」發來了這道命令：「醒來！哦，「自然」！醒對此合作之欣喜。」於是全「自然」頓時投到一無邊底欣喜躍動中，表示「我接受，我合作。」同時這產生了一大鎮定，一絕對平靜，使身體這容器能接受而且含容，不致破裂，不喪失一點什麼，容受「自然」的「喜樂」之浩渺底洪流，好像在一個感謝的運動中降下的。她接受了，她以整個永恆在前，見到這超心思知覺性，是來更美

滿地完成她的，給她的運動以更多力量，使她的遊戲更擴大，可能性更增多。

忽然我聽到，好像從大地各個邊隅而起，那些偉大樂音，如人有時在微妙生理體中所聽到的，有點像悲多汶的 *Ré* 音文響曲 (*concerto en Ré de Beethoven*)，在大進行的時分來到的，好像一百個樂隊突然交奏，沒有一個音是錯的，宣布「自然」與「精神」的這新結合之歡喜，老友重逢，分別了很長時重聚。

於是這些話到了：「「自然」呵！「物質母親」，你說過你當合作，而這合作的光榮無量。」

這光榮之輝煌福樂，在一絕對底平和中感到了。

如是，產生了這新年寄語。

可是不當誤會這經驗的意義，想像從此一切便會毫無困難地進行，且常在對於我們的個人願望為有利的形態裏。這不是在那一界。這不是說時若我們要沒有雨，便沒有雨，時若我們願望某事在世界上發生，便立刻會發生，一切困難皆除，而一

切皆好似神仙故事中那樣。不是那樣的。這是更深沈底一事：「自然」已接受那已顯示的新力量在她的許多力量之活動中，將其收納在她的運動裏。而且，如常時那樣，「自然」的事物，「自然」的運動，是在一量度裏，無窮地超出了人類的量度者，而且在尋常人類知覺性是見不到的。這是一內中底，心理底可能性，已出生於世間，而非世間事物之一可觀的改變。

我說起這個，因為人會趨於相信神仙故事要在地球上實現了。還沒有到那時候呢！

應當有很大底耐性，極廣大且極複雜底視見，以了解事情如何發生。所發生的奇蹟，不是人可稱為文學底奇蹟，意思即唯獨在故事中有。牠們僅在一極深沈底事物之視識中方可見，極深沈，極概括，極浩大。

應當已能遵循「恩慈」之方法和道路，以認識她的作為。應該已能不為事物現相所蒙蔽，以見到其更深底真理。

可是今晚我們可以有益地作一決定，便是試行在此全一年盡我們最可能作的，庶使光陰不致虛度。

母親的話

第二輯 (卷下)

釋義兼答問

——一九五六年秋冬所說——

「爲什麼宇宙不是一美滿福樂之處呢？」

設若「神聖者」未嘗以「他的創造」爲一進步境界，則人從初便當在一不變不動的福樂境界裏。但正由於這事實，宇宙應當是進步底，則圓滿底同一性，這同一性的福樂，這同一性的充分知覺，是必然當加以障蔽，否則任何事物永不會動。

人可能設想一靜性底宇宙，是某一事物，同時且全般爲一種空間或客體，而不

是萬事萬物之一進步顯示，一一依次遵循一特殊底節律者。那麼一切皆將在一福樂境界中了；宇宙也將不是我們現在見到的這樣；牠將缺乏了這開展原素，爲我們於今生活其中之世界的特徵者。

但設若人承認這原則，宇宙萬事萬物是進步底，開展是進步底，知見非頓然而見全般，知見也是進步底，則將來的完善，必定呈現爲有似高於已往的完善者了。於是這開啓了一切可能性之門。

室利阿羅頻多常常說過，在宇宙某一時分那好像是美，善，甚至圓滿，奇妙，而且神聖者，現在不能更像是那麼樣了；而現在在我們髣髴爲美，奇妙，神聖，圓滿者，在某一時又將成爲晦影。同樣的，在某一時代中全能底神，比明日將要顯示的神，又屬一次等真實性了。

這便是宇宙爲一進步底宇宙之表徵。

這自然歸結到倘若你進入一境界，其間萬事萬物，像牠們那樣，皆似乎圓滿神

聖了，則當下你必然出乎宇宙進程以外。這便是那班人，如佛陀（*Buddha*），或者如商羯羅（*Sanhara*）所了解的。他們會按照他們的方法解釋，倘若人能實踐那種境界，其間一切皆現為圓滿神聖或圓滿完善了，人必然出乎宇宙運動以外，入乎「非顯了者」，——「涅槃」。

設若人願留於這宇宙間，則應當承認進步原則，因為這是一進步底宇宙。設若你要實踐一靜定底圓成，好了！那麼你一定被拒於宇宙以外，因為你不更屬於牠的原則了。

這是一選擇。

唯有室利阿羅頻多時常說起過：「時若人選擇靜定底圓成，則忘記同時也失却了那知覺性，以之而能自虛其選擇的！」

*

*

*

「爲什麼「神聖者」有那麼多敵人呢？」

可是——爲什麼有許多凡人全不知覺呢？我以為那還要可驚。因爲那簡單是一無知覺的行爲；成爲「神聖者」之敵人，除了是不知覺以外，不是旁底什麼。

*

*

*

「可是「神聖者」的敵人，是什麼的敵人呢？」

這純在乎每人自己。人普通總是他自己對「神聖者」的概念之敵人。

這是爲什麼人能時常說起，最大底信徒是那否認或憎恨「神」的人。因爲設若他們不探在他們內中確然於「神」之存在，如何能夠否定「他」或憎恨「他」呢？

在印度，可找到許多傳說和故事，說有人是願要與神聖「真實性」自加體認爲一了，遂寧願做「他」的敵人，因爲在他，爲敵之路較作敬拜者一道更爲直捷。這只是這事的解說，即永遠對自己未提出這問題的人，或永遠對神聖存在未加思念的人，誠然比憎恨「他」或否定「他」的人，距離「他」更遠。

人如或這樣講，或這樣寫着說：「我申明，我保證，我的一切經驗皆趨於證明「神」不存在，這是人類想像之一創造物。」這便是說他多少次思想過這問題了，而在他內中有點什麼異常關切於此問題。

而且，這在爲「神聖者」之敵，或憎恨「他」者，尤爲真確：人不是一幻影的敵人。

歸終說，也許這更是一接近之方，自有其趣致的。有時人開玩笑說：「我親愛底敵人！」這也許未完全錯誤。也許在憎恨中比在冥頑中有更多底親切性；人對其所憎恨者比對其所漠然者較接近。

我說這不是爲了要推許憎恨；但這是一事實，我常見到在發怒與發恨的一願盼或一表情中，較之絕對魯鈍和冥漠之境中，有更多底愛。這是變形了；這是染汗了，這是醜惡化了，這是一切，隨人所說；但是其中有點事物，是一燃着的焰光。

顯然，即使在無知覺性與不動性中，情性似爲全般之處，如石，人可發現閃耀着的「光明」：屬於神聖「當體」者；人可以徧處見到「這」，徧處遇到「這」，而且又在那麼一多方且美妙和諧化了的形態裏，以致一切否定皆失。

*

*

*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此一解脫，圍成，充實，也皆不是爲了我們自己，而是爲了「神」的緣故。」（瑜伽之光明）」

這意思是說，凡人不應該在個人自私自利底目的下尋求這一切圓成，而是爲了「神」，爲了能夠顯示「神聖者」，爲了對「神聖者」服務；人非意在完善化其自我而追尋此一發展：不應當那樣。人追尋這，因爲這是神聖工作，應當完成的，而且這是「神聖意志」。

時若猶在你的企慕裏參雜有個人欲望，私我意志，則你的運動非正確爲「神聖意志」之表現了。

唯一當計較的是「神聖者」，「他的意志」，「他的顯示」，「他的表現」，人是爲此而生，人是此——而非旁底什麼。時若參入了自己，私我，個人的情緒，那麼好了！這證明人還未是其所當是者。

我非說這可成之於一朝；但這是真理。

有許多人——我可以說甚至大部分過精神生活且修瑜伽的人，——有許許多多底人，是爲了個人理由而爲此，種種個人底理由：人對人生厭倦了，人不快樂，人

願多求知識，人願在精神上偉大起來，人願學此而教人，諸如此類。有千種個人理由去修瑜伽。

可是這一簡單事實：自奉於「神」，使「神聖者」可取起你，在你作成「他」所要作的，而且在自己的全般純潔性與恆常性中爲此：那麼，便沒有多少人作這個了。然這却是真理；人以此而直趨目標，永不冒有差失的危險。

其他一切動機皆常是混雜了，爲私我所染汙；自然皆可引你到這裏那裏，遠離目標。可是這麼一種情緒，感到人只有唯一生存之理，唯一目標，唯一動機：卽對「神」作全般，美滿，整個底奉獻，至於自己不更能與「他」分別；全般，整個，一體卽是「他自我」，而無任何個人反動參雜其間：那方是理想態度。此外，那也是唯一態度，使人在生存中且在「工作」中能夠前進，絕對受到保障了——也防備了自己，一切危險中之最大者。

因爲對自己，沒有比這我的危險更大的，卽私我之我。

「我們應當成爲神聖顯示之工具：可是爲什麼「神」要在地上顯示「他自體」於此一大混亂中呢？」

因爲是爲了這，「他」創造了世界，不爲了任何其他理由。

世界不是與「他」相分離的什麼，對「他」爲陌生的什麼。這世界卽是「他自體」，但這是「他自體」的變形，應當重建於其真理中，重新變爲牠在真元中之爲牠者：便是說「神聖者」。

「但爲什麼「神聖者」於我們爲陌生呢？」

陌生麼？但「他」不是陌生呀，孩子。你想像「他」爲陌生，但「他」一點也不是如此；「他」便是你的有體之真元。沒有「神」你便不存在，你百萬分之一秒鐘也不能存在。

單是因爲你生活於一種虛僞底幻覺中，一種變形中，你不知覺罷了。你也不知覺你自己，你知覺一點事物你相信是你自己，但那不是你。

*

*

*

「然則我是誰？」

「神聖者」。

但是要證會這，便應當進到真實知覺性裏。這是一變革，但這一變革，可成就於四分之一秒鐘。這也可經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紀，甚至多生。

時若人開始證實自己爲自己者，所認爲自己者，不是真實了，而爲有體之真理者，是人所不知道的什麼，於是問題生起了：

「可是究竟我是什麼呢？若使我所感覺爲我者，是一幻有底形成，則我是什麼呢？」

於是這一疑問愈進愈緊張了，愈加迫切，愈加尖銳化；漸漸一切皆好像陌生，不真實，這人所有於自我的感覺，是自我者，乃現出非真實的性格了。

「可是我是什麼呢？」

於是有一時分到來，這問題那麼集中，且以那麼一種緊張性而起，以致頓然一下，發生一反轉了。在一秒鐘裏，一切，一切皆變：人知道，人是，人生活，人見

到似是那麼真實者之非真實性。

也許等待這一時分到來，要經過多少日，月，歲年，世紀。但設若人加緊其企慕，那壓力變到如此重大，這問題的深密性如此緊張，以致在知覺性中有某事物轉向了。不復在外面而要看到裏面，人已是在裏面了；恰在那一時分人進到裏面了，則一切皆絕對轉變，完全轉變。一切對你會現為真實，自然，尋常，可觸識者，凡此一切，頓然現為非常醜惡，非常滑稽，非常不真實，非常矛盾。

可是人已觸到某一事物為無上真實且永遠美好者；而那，再也不會失去了。

一旦這一反轉發生了，人能滑出到外表知覺性中，能夠在與凡人發生交涉時，稍許重墮入他們的無明和盲昧裏；可是總有個什麼仍在那裏，是活着的，正底，——不更動搖。待到那個什麼穿透一切，盲昧也永遠消失了。

這是一種經驗，絕對可觸知，也絕對是具體底。

人有時間我：「人如何知道他已接觸到他的性靈體呢？」或說「人如何知道他

已找到了「神聖者」呢？」——時若這臨到你，便完了，你不會再提出這問題：這已作成了。你不會更問這如何發生的：這已作成了。

作成了。

*

*

*

「我相信有時剛剛達到可有這經驗了，但我常常回復墮入尋常知覺性裏。爲什麼呢？」

這也許是你在內中保存了分化。你的有體的一部分，拒絕與其餘部分一同往前進，一部分凝滯於其自體，不願意動了，固執要是牠之爲牠者。這便拉你向後。

自己的某一部分遲滯了，停止了，又不勉強其隨同前進，人却將其拋在中途。

人閉住了眼睛，自己盲昧了；不願意看到自己有這缺點，或這困難，或這無明，或這愚鈍。人不願看了，因為那是不甚好看的，於是寧願忽略；但牠不因爲人忽略便不存在了。

裝做駝鳥是沒有用處的：有一日人總會要直面牠；應該的。

否則，你見到目標漸漸近了，你中間有什麼已前進了，你幾於要觸到牠——但你永不會觸到牠，若使你有這些牽纏拉你後退。

有一天當要掃除清淨；不然，則人在圓周上轉，作一點點小進步，直到人生盡頭，去時一至，人不得不向自己說：「這也許將是在另一回了。」尤其如此，倘若人未知道什麼，未懂得什麼，倘若人永遠未曾嘗試——凡人出生，生活，老死，又再生，再活，再死，而這持續無窮，他們根本不提出這問題；——可是時若人已知其味，預已嘗知人生之真味是什麼，時若人已發現他的生存之理，且勉勉趨向實踐了，則這事必不愉快；這必是一可怕的事。

最好是作自己的大事，當此能自覺以作爲之時。這便是這句格言的道理：「當日所能作之事，從來不要擱到明天。」當日，便是說這一生。因爲因緣是在這裏，時會是在這裏，也許要等待無數千年再逢此機會。最好是作好其大事，無論付什麼代價，且儘可能不耗費時光。

每次人畏懼直面自己，每番人謹慎在自己隱藏起所以阻礙進步者：好了！這麼好像人在路中築了一道牆。以後得將其折除乃可通過。

最好當前了好自己的大事，要直面，——勇於直面。在苦藥丸上不要試加蜜糖包！是非常苦底，人在自己所有的一切弱點，一切醜陋，一切卑鄙微末之事；皆有的，皆有的是，皆有許許多多！若使人不在每一步，在每一分鐘勉強睜開眼睛，則人總會給自己一種辯護：所謂「對自己的心思底了解！」常常如此，常常如此。

於是，如我已說，人剛剛要達到一種實踐，剛剛在那一點上要接觸到一道「光明」，要有一啓悟了：忽然一下有個什麼拉你向後。在那時分，有些人哭了，有些

人自己傷悲，說：「嗚！我可憐！這事又發生一度了！」

這皆是可笑的弱點。只有直面自己，說：「還有什麼一點點微末底鄙薄，一點點愚蠢，微細虛榮，些許無明，少分惡意，藏在某一角落裏，阻礙我度過門戶進到新發現呢？還有什麼在我是這麼瑣屑，這麼鄙俗，這麼頑固；好像一個蟲藏在果實中，使我看不到牠呢？」

設若人是至誠，則發現到……將其拔去。

*

*

*

「室利阿羅頻多寫的：「這條路比大多瑜伽之路，遠過浩漫，遠過難登，除非人已確然於心靈之呼聲，且確定準備走到終了，不應走上這條路。」

爲什麼呢？（瑜伽之光明）」

人能有一非常好底意願，一種生活趨向於神聖實踐，一種對神聖工作的奉獻，多少是膚淺底；可是這與修瑜伽，其間有一大分別。

修室利阿羅頻多的瑜伽，是願望自己全般轉化，是生活中以此為唯一目的，除此以外更無旁底什麼。

人倘若說：「我願修瑜伽」，便應該知道自己所決定的是什麼。許多人走到我這裏，願意修此一道，——除非我絕對確知他們，因為命運註定他們是為此而生世的，——我總是向他們說：「你反省，應當確然於這是你所願望的，而且你內中有此確信，你生在世上是爲了這目的。」

「因為，這不是一條容易路。需要時間，需要耐性，要很能忍受，很能堅持，很有勇氣，而且要無窮底善願。設若你感覺能有此等質素，那麼你開始登程。可是一旦既已起程，則一切完了，人不更退轉，應當一直走到盡頭。這是爲什麼應當全然明白其事然後作此決定。」

一旦你踏上了這條路，則內中一切改變了。外表生活情形仍像與他人的無二，可是內中有一很大底分別了：有一「知覺性」在，時常活動以糾正你的位置；照明那些阻礙，足以耽誤或停止你前進的；可以說，給你正面一擊，打倒你自己的錯誤和盲目。在這「知覺」中有一種絕對性，不使你走離正道。

但這只是爲了那班決定修瑜伽的人爲然。

對於他人呢，那「知覺性」活動如一「光明」，一「知識」，一「保障」，一進步之「力」，使其達到其能耐的最高度，使其發展儘可能廣遠，在一儘可能有利底範圍裏，可是在選擇上聽其絕對自由。

我的孩子們！你們大家在這裏，你們生活於一特殊底自由裏。在外表仍有些微小底限制，因爲你們人多，還沒有佔領全世界隨你們處置呢，不免得守一點點規矩到一相當限度，以免鬧得太亂了。可是內中，你們生活於一奇妙底自由裏。

這裏沒有社會底強制，沒有道德底壓迫，沒有智識底裁抑，沒有原則；這裏只

有一「光明」在，沒有其他。設若你願利用，你於此得益，設若你不願於此得益，隨你自由於此不得其益。

可是你一旦你已作此選擇，時若以至誠爲之，以致你感到在你內中是一激烈底決定，那麼情形便不同了：「光明」在此，有路可循——一直前進，無須旁轉。

瑜伽不是一遊戲之事；時若已選擇此途，便應當知道所作的是什麼。時若已經抉擇了，便應當堅持之；人更無權猶豫，應當一直走到終極。

凡不修瑜伽的人，我所要求的一切，只是要有一志願，將事情作的好，有求進步的努力，有願望在人生中比凡夫好一點點。你們長大了，在此異常光明，知覺，和諧，充滿了善願的環境中發育了，那麼與此情形相應，在世間作爲這「光明」，這「和諧」，這「善願」的表現好了。

修瑜伽，這轉化的瑜伽，在一切事中最難做的，這唯有是你感到你是爲此而到這裏的，——我是說，爲此而生此世間的，——在你沒有什麼旁底事值得做了，

而且這是你的唯一生存之理。縱使你將受苦，受難，戰鬥，皆不重要：是那「實踐」乃你所願望的，沒有其他。

一旦你涉足於瑜伽路上了，便應當有鋼鐵似底決志，一直走到目標，不顧任何代價。

「時若人停在路上，退轉了，這便管整個這一生世麼？」

有許多情形不同；這依乎退轉的性質。設若是一小退轉，一小停留，你能再起更進；可是這比從前難上十倍了。

*

*

*

「爲什麼呢？」

爲什麼嗎？因爲牠是這樣的；因爲由你的懈怠和你的弱點，你將困難堆聚在自身了。

凡你所遭遇的困難，你所當克服的，有如那麼多底精神考試，你得度過的：若使你一度考試不及格，下一度的將更難了。這是一普通玄秘律則，人無由避免的。

而且，你還得注意，在實際情形中，你未得預先通知，這便使考試更難通過。在古代，人向修道者說：「現在你可得準備了，當使你經過極可怕底試鍊了。」一個人已得豫告，抵得十人，——人如此說：人知道了這是一番鍛鍊，便容易的多。于今是生活本身，日常環境皆是試驗，你得通過的。

有些人本能地覺知，他們是在一要作的抉擇之前，臨到要作的一特殊努力了；他們在自己內中便作此一番努力，乃取此一步驟。於是他們有一更大底力量應付下

一次考試了。

反之，設若人是盲昧底，無知，愚魯，或懷不善願，不接受當前的考試，反動或遽拒牠，於是人在考試便失敗了。下一回不但得作一番努力度過此困難，而且還得修好對自己的損傷；自然這將更爲困難了。

最好是不顧任何代價前進，勉強不時常在路上逗留；因爲繼續總比較容易，縱使這很艱難，究竟比已停止而再起容易。

時若人在他的發展上遭際一危難時分，絕對應當度越這阻礙然後能前進了，在此時分便常有兩個可能：邁過這一步，立刻人作成可驚的進步了；否則便讓牠，這麼便甚過一停滯，且甚於一退轉了：這可能是一非常嚴重底墮落，墮入深谷——有許多墮落是無由再起。在那種情形下一生是斷送了。

可是，即算在此等極端情勢下，設若人在自己某部分，外乎此已動搖而且墮落部分，有一非常明盛之火焰，以致人準備於一切，一切可能底困苦，一切可能底犧

牲，以補救人所已爲者，從深谷攀登上來，重登舊道，則是可爲的。那火焰有此能力，能召降神聖「恩慈」，得到了「恩慈」是沒有不能成就的。

可是那必是真實雄猛底火焰，因爲人既在坎陷之底，是不容易走出的。

設若人捨離了道路，卽算再要尋到牠也難。這是奇妙的，人若捨離，便將其失掉了。許多像這樣的故事，在各個國家皆有，已捨離那條路的人，再去尋牠，便永遠尋不到了。好像那已經消逝了。

時若你已在道上，便永勿捨離。遲疑，你儘可能遲疑，在未走上路以前，任你遲疑多久；可是一走上路，便完了，便不要再離棄，因爲那有後果，可延到多生。那是有很大底嚴重性的。

*

*

*

「人如何以自己的意志與神聖「意志」結合呢？」

最初，應當願望。

其次，應當繼續願望，常常繼續，有困難亦不辭；繼續直到成功。這便是一切了。

有些事是必要底，例如：

不自私，

不要有微小狹隘底心量，

不生活於所偏好裏，

不要有欲望，

不要有心思成見，等等……

這是一夠長底程序了，因為尋常底本性應當改變。

破除自己的一切心思礙限，破除自己的一切情命欲望，破除自己的一切身體僣好；那以後，人可希望接觸到神聖「意志」了。

時若與「牠」接觸了，便應當整個生活其中，便是說，在整個有體皆已一致化了，全是在此獨一意志裏；因為唯獨一致化了的意志乃有此權能，與神聖「意志」自加體認爲一。

*

*

*

「時若我們已超過了小知識，於是我們乃有「知識」。理智會是幫助者；理智于今是障礙。」

(按：此語出室利阿羅頻多撰思想與瞥見 Thoughts and Glimpses。

原文如次：

“When we have passed beyond knowings, then we shall have Knowledge.”

Reason was the helper; Reason is the bar.”

若用文言譯成，或更簡單明瞭：

「超知然後有智。理，助也；理，障也。」

在這第一段說及心思體和牠的活動，我們見到室利阿羅頻多是以他所稱為知識者，與真「知識」對待說。

但知識是什麼呢？知識，這是由於物質觀察和技術研究，一切人所能學到的，在心思活動的各個原地裏：——科學底，藝術底，哲學底，文學底。換言之，這是凡人類心思由生命和事物的外在研究所產生的，凡人所能從書卷中得到的，凡人由

直接研究自然所能得到的，凡人所能由推理，演繹，分析而得到的，和在一般底方式下凡屬人類心思所有的推測活動。

我們見到在這段的第二句，室利阿羅頻多將理智安置於人類心思的最高頂。如實，在心思發展的期間，理智是牠的活動之判斷者，最安全底嚮導，可以說是管制之主人，只若你歸於心思活動，即算是最屬推測性的活動，仍是理智應當領導你，牠使你不離經，不迷路，不為想像所誤，那是多少有些狂妄而且不健康的。

可是倘若你要達到真「知識」，便是說，這精神知識，唯由同體為一乃可得到的，你便須走出理智以外，突入高於心思界的一界，其間與光明直接相緣，無論是高尚心思底或超心思底光明。

時若你仍在心思界，理智便是你的嚮導，你的佐助；可是設若你要臻於同一性的真知識，則理智是一範限和障礙了。這不是說應當失掉牠，——不是的！是牠應當隸屬你的上升運動；不是人要變成不理智底，而是應當超出理智以上，進到一更

高底真理和光明裏。

「什麼時候方能除去理智呢？」

你不能摒除理智，直到你已度出了心思活動。僅在你已將自己全般奉獻於「神明」之後，乃有可能。僅在你已了無欲望之後，乃有可能。理智應該是主人，直到你已超越了這境界，其間少不了牠，或牠仍有點用處。時若猶有一私我，時若猶有些欲望，時若猶有個人意志，時若猶有衝動，時若猶有些熱情，時若猶有些偏好，引誘，厭憎，則你不能捐棄理智而不墮入失了平衡的狀態。

另外還有一條件，要能超越理智為必不可無者。這便是在任何一點上啓納這

敵對世界中的提示。事實上，設若你尙未全般免除響應敵對提示的習慣，則捐棄你的理智亦即捐棄了理智本身，即是說，常識，於是在這裏也一樣無倫次地開始活動，這能引導你至於危險地失去了平衡。爲了要敵對底提示不能更感觸你，你應當無外地是在「神明」的勢力之下。

於今你見到這問題不是怎樣容易了。即是除非你已全般啓明而且轉化了，憑理智做事常是比較安全的。牠可能是一礙限，誠然也是一大礙限，但亦是一種管制，免得你變成那麼一個半瘋半癡底人，在世界上太多的。

理智是一非常可敬的君子，可是像一切可敬的人一樣，他有他的限度和偏袒；可是仍不失其爲有大用處。設若你沒有理智，有許多事你會作的，皆將引你直趨毀滅，因爲時若你尙未臻於高境之時，你的最佳底辨識工具仍是理智。

自然，這既不是理想也不是極峰，只是一個指導者，引你走過人生之路，一個管制，保障你免於耗費，過度，失序底熱情，尤其是免了那些衝動底行爲，可能引

你直墮深淵的。

人應當於自己確有把握，全部從私我解放了，全般自委於神聖「意志」了，然後方能安全超出理智。

*

*

*

「達到真「知識」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去掉那種幻想，以為凡人之知識，有什麼具體底和絕對底價值。這也許是最困難一步。

例如時若你研究科學，科學的各支，或者哲學，或一切其他類似底活動，設若你嚴肅而且深沈研究，你很容易達到凡此知識之相對性之感覺。時若你降下心思活

動的下一度，那決定而且管制你處理人生實際問題的態度者，你將見到像一切有理智者一樣，或像在理智的路上者一樣，你時時刻刻形成一套對事物的理念，這皆不是真知識，只是所知而已，全是心思底構架，由觀察，研究，經驗作成的，其數量隨你的年齡俱增。你生活於這心思構架中，——除非你的聰明極強盛，啓對了高等諸界，——將以一種內在底，自發底，不可動搖的確信，肯定你的經驗和觀察有絕對價值。事實上是甚至你無須返照，這一切心思構架自動地在你的有體內中活動；由於一種習慣，聯想兩個運動，以爲這麼一回事必然引起那麼一會事，而且，你既見到同一現相恆常重複發生了，這便在你內中造成一種感覺，以爲這些所知，關於你和你的生活的，有其絕對價值。

在此，這是更無限困難了，要達到了解這種知識方式之相對性，和不定性，甚至近到幻想的。這你不會覺悟的，除非由一種對精神訓練和進步的志願，你用一種深沈底批評意識觀察這些事；然後你方發現你已自動地隸屬於什麼一種奴役下，甚

至你自己亦未覺知，由於這種反應之機械自動性的戲弄，為下知覺所支持，這造成循慣序的因果相續，你一點也未嘗見到這機械性。

倘若你要達到真知識，必然底第一步便是不再相信這些事物之有效性；因為這些所知，你對之幾乎有絕對信心的，且合理地向你現似為明顯底，正是那些障礙，阻止你達到由同一性而得的知識者。

*

*

*

「時若我們已超過了小欲望，於是我們乃有「權能」。努力會是幫助者；努力於今是障礙。」（思想與瞥見）

（另譯：「超欲然後有能。……」）

這段的主旨，是說情命體及其行動之能力。

室利阿羅頻多以心思活動爲人類生命之基礎，因爲這種活動唯獨屬於人類，而且，在人類生命與人生實踐的程序中，尋常也是思想居先。人是一思想有體，起初他有一理念，其次他以一情命之力，一動作的能爲，加上此理念，而將其化爲意志。這意志於是集中在所要實踐的對象上，隨着再加上去的努力和力量，這便成了行爲之槓桿。

可是在這裏室利阿羅頻多沒有用「意志」這名詞；他是說小欲望，即是說一切膚淺底意願，不托基於真知識而基於所知的。這些小欲望必然是片段不全，俄遷倏變，常是這些和那些相衝突；這便是個人生活甚至集團生活上的不聯貫，不合邏輯和錯亂的性格之起原。

這些小欲望，室利阿羅頻多以之與真意志對舉。他保留了意志這名稱，以表那出自有體深處者，或出自高等真實性者，而這，在行爲上，不復是微末所知之表現

了，而是真知識的表現。這一意志，時若其自加顯示於行動中，則由一深沈而且直接底權能加入而爲之，這便使一切個人努力化爲無用了。這是爲什麼室利阿羅頻多教我們說行動的真權力，僅當我們超過了微小欲望這階段然後能存在，這便是說，時嘗行爲的動力，不復發自心思活動而出自真知識。真知識活動於外在體中乃發舒真實權能。

無疑，這便是很熟識底一句話的真解釋，普通只是被膚淺了解的，說：「意志即力量」。顯然，這無關於微小欲望，即是願望之多多少少不聯貫的表現，而是說真意志，表現着一真知識的，因爲這真意志本身便附帶了真理之力，發出此權能的——一個不能勝過的權能。

*

*

*

「一個人要變到至誠，是不是可能呢？」

當然不能，倘若人仍其像現在這樣。但是有此可能性，充分自加轉化，以變到至誠。

最初，應當說起的，誠，是一進步之事；有體進步而且發展，萬事萬物皆在變是中展開，如理如量，誠心也當趨向於自體完善化而不已。在這種發展中而停滯，必然化昨日之誠心為明日之不誠了。

要能是至誠，必然要沒有任何偏好，任何欲望，任何吸引，任何厭憎，任何同情，任何反感，任何執滯，任何拂逆。人應該生活於對事物之完整底，全般底視見裏，其間一一在其本位，其間人以同一態度面對一切：是這態度乃使人得到真見。顯然，這是凡人很難實踐的一個方案，除非人已決定自加神聖化了，要從這一切矛盾解放，幾乎像是不可能。只要他仍在自身擔負了這一切，他便不能是至誠了。自

動地，心思，情命，甚至生理底功能，皆虛偽化了。我着重說生理體，因為甚至諸識的功能也虛偽化了，時若人有偏好，則人不能見，聞，嘗，覺事物於其實中。時若猶有使你喜好的事物，或使你不歡喜的事物，時若其在你內中激起一種誘引或厭惡，則你不能在其真實中見到牠們；你是由你的反應而見，由你的偏好而見，或由你的厭憎而見。諸識皆是可以虛偽化的工具，正如感覺一樣可以虛偽化，如感情一樣可以虛偽化，如思想一樣可以虛偽化。因此，要確然於你之所見，你之所感覺，你之所經驗，你之所思惟者，你應該達到一全般離執之境。這顯然不是一容易事；然直到此際，你的知見必不能是全般真實，因此也將是不誠。

自然，這是一極致。有許多靈重底不誠實，凡人皆知，關於那，我想，無須着重說了。例如所說的是一事，所想的另是一會事；假裝做這一事却實是做那一事，發表一志願而非自己的真志願，諸如此類，——不用說甚至還有許多全般重大底詐偽，即說出事實非其事實，——也不用說那種外交方式底行爲，做出某一事而意在

達某一目的，說出某一事有待於這發生某一效果，凡此之類的結合，引你自己與自己相衝突的，——這種不誠，夠明白，盡人皆容易辨認的。

可是還有其他的，更微妙，更難於辨認。例如，時若你在自己同情與反感，很自然地也可以說是自發地你於你所同情的有有利底知見，於你所起反感的有不利底知見。在此，一樣，不誠將甚為得勢了。但是，事實可以是你欺騙了自己，而未嘗見到你自已為不誠。在那種情形之下，是你有心思之不誠——倘若可以這麼說的話——合作。因為，誠的原則雖到處是一樣，不誠却帶了微有不同底性格，一隨有體的情境或有體的諸部分而異。

但凡不誠的由來，無論那一種的，常是同一運動，發自欲望和求達私人目的；發於自私，發自起於自私的種種礙限之結合，發自起於欲望的一切變態。

如實說，時若私我仍在，人是不能純全誠實的，即算人勉強要變作純全誠實。應該超出私我，全般自委於神聖「意志」，自奉而毫無保留亦無計較。然後人乃能

至誠，非在此以前。

然而這意義不是說，無須努力以增進到你現在更誠，對自己說：我等待我自己的私我消失了然後誠。因爲人也可倒轉這話而說，若你不誠實努力，你的私我永遠不會消失。

至誠是一切真正實踐的基礎；牠是方法，是道路——也是目標。沒有牠，你必然踏上無數錯誤步驟，時時得補救你對自己對旁人的損傷。

此外，至誠中有一奇妙底悅樂。每一誠實底行爲，在其本身附帶了牠的報償：一種純潔化之感，揚起之情，解脫之致，這是人可經驗到的，時若所拋棄的不過一星微末底虛僞。誠實便是安全，便是保障，便是嚮導。而且終歸這是轉化底權能。

*

*

*

「應當如何了解『沒有偏好』這句話呢？豈不應當偏好有秩序對無秩序，偏好清潔對不清潔等？沒有偏好，是說對待一切人皆一樣麼？」

這裏你所稱爲偏好者，在我，我稱之爲抉擇。在你的生活的每一秒鐘，你皆應當抉擇：抉擇於那引你向下者與提你向上者之間，抉擇於使你進步者和使你落後者之間；可是在我，我不稱此爲有偏好，我稱此爲作一抉擇：作一抉擇，即選擇，這一選擇乃必不可無，而且這種選擇，無限多於如一次擇定於清潔或汙穢便了，無論是在道德上或物質上。這種選擇的態度，應當恆常，永在；你永不應疏忽：可是這不是我所謂有偏好。

偏好，這恰恰是無揀擇。在我，這名詞的意義非常明顯；偏好是一盲目底事，這是一衝動，一執滯，有時是一不知覺底運動，而且普通頑固到可驚。

很尋常，偏好走與抉擇相反的路。這是一日常我所見到的例。你面對一問題，

你已抉擇全般自委於神聖意志，使眞解決可臨。牠來到了，可是如何你又失望呢？是你的有體內中有點什麼願望，欲求，偏向着另一解決，多多少少皆已明知了。剛是偏好用事：倘若那對你的企慕，你的祈禱的答復非你所欲望的，你便感到不快樂，要奮鬥一番纔能接受牠。反之，設若你沒有偏好，則無論對你的企慕，對你的祈禱的回應是什麼，牠一來，到，你便會高興地，自發地，至誠一躍而依着牠。

抉擇，這是你每分鐘皆當作的，在每分鐘你皆處於一抉擇之前：抉擇上升或抉擇下降，抉擇進前或退後；但這種抉擇，并不暗許你或當偏好事情是應該像這樣或像那樣：這是每一時分的事實，是你所取的態度。

抉擇是一決定與一行爲。偏好，這是一欲望，一衝動。抉擇作了，且應當作，而且，倘若眞是一抉擇，則作之了不顧後果；亦不望任何功效。你已抉擇了；你抉擇，是按照了你內中的眞理，按照了你的最高知覺性，其所將結果者爲何，不是你的事：你已作了你的選擇，而且是眞選擇。反之，設若你有偏好，是偏好便使你這

樣或那樣選定，是偏好使你的選擇變形了：那將是計較，那將是交易；你做去不是因為那是真理，是真所當爲之事，却是意在得某一結果；而那便啓開了對任何事物之門。

偏好是執滯於結果的。選擇却不依於結果。我再說，在每一秒鐘，人皆處於選擇之必要中；而且，人不會選擇得真好，至誠，除非所關心者乃此選擇之真理而非其結果。若你爲了某一結果起見而選擇，那便使你的選擇謬誤了。

現在你可見到在你的思想上是有點未會弄清楚了。

至若以同一態度對待一切人，這是思想上一更大底混亂處。這正是那種混亂，希望「神聖者」對凡人皆同樣處理。——在那情形之下，世間則無用於殊異性了，也無用於沒有兩人相同。以同一方法對待所有的人，本身便違反了殊異性原則。

你能夠，或者你不能也應當企慕，有同一深沈態度，了解，合一，仁愛，大慈大悲的態度，對待宇宙間所有一切事物；可是這同一態度，施於每一事上，則隨每

一事的真理與需要而不同。換言之，縱使行事的動機是同一，而此行事本身可能全般直徑相對，一隨各個的情形及其深沈底真理而定。但這只在最高，或最深，原本最真實底知覺性乃有可能，是脫除了一切不定性的。於是每一時分人不獨見到事物的元本真實，亦見到行爲的真理：而在每一事上牠是不同。可是，我重復說，人在其中行爲的那知覺性境界，在一切情事中真本仍其爲一。

要能領會這個，應該進到事物的真本深處；或者從高而又高底境界看事物。於是人像一個光明與知覺性的中心，夠高，或者夠深，能同時看到一切事物，不但在其真元中，亦復在其表中；而且，縱使知覺性的中心是同此一個，行動却是分殊底，正如顯示之分殊：這是神聖真理在牠的顯示中之實踐。

如或不然，那便是壓抑世間一切殊異性，而將世界帶回到真元非顯了之「一體性」：因爲只是在非顯了中，「彼一」方存在於一體性內。一旦人進到顯示中，「彼一」隨即分殊化了，以多性自顯；多性便暗許行動與方法之多。

結論我可說：抉擇當作而不計後果，行動當取，一隨多性顯示之真理。

*

*

*

神 聖 悅 樂

宇宙之真實性便是人所稱為上帝者，而上帝真本是悅樂。宇宙是在悅樂中創成且爲了悅樂，可是這種悅樂，只能存在於創造物與其創造者之完善結合爲一。

此合一，室利阿羅頻多說爲一種相互之占有。「占有者」即是說「創造主」，占有此創造，同時是爲此被創造者所占有。這裏，便是一體性之真本，一切悅樂之淵源。可是由於分別，因爲占有者不復占有，被占有者亦不復占有其占有者，真元悅樂乃化爲無明。我說無明，而不說無知；我這裏說真正底無明，無知只是其一效

果，無明於一體，結合，同一性，這種無明，是一切痛苦憂患之源。一自所創造與其創造者失去了直接接觸，無明便統治了，憂患痛苦便是其結果。凡有過精神實踐的人皆有此經驗，即從那一時分與神聖本源的結合恢復了，一切痛苦皆失。

可是，有一整系求道者和哲人，尤其是整系佛教，看這創造之源，非此真本神聖悅樂，這創造，顯示，表現之悅樂，而見為欲望。不看這問題的解決有在於恢復此一體，隨之還復「顯示」與「變是」之真本悅樂，他以為同時是目的亦是手段者，乃全般拋棄生存之欲望，還於無存在。

這概念，是一深沈底誤解。其所採之方法用以自加解脫者，皆是自我發展之方法，可能非常有用，可是這概念，以為世界真本是不善，因為牠是欲望所生，這個世界是付任何代價皆當從之出離，而且愈早愈好，這是人類史上一切精神生活的最大且最嚴重底畸形。也許這概念會在某一時代有過用處，因為在世界史中一切皆有用處；可是現在這已過時了。時候已經來到，應超出這個，回到一更真元更崇高底

真理，還復攀登生存之悅樂，神聖結合與顯示之悅樂。

是這新底動向，我是說其在世間實踐爲新，於今應當代替從前底一切精神動向了，而且開闢新底實踐之路，那將是超心思底實踐。

唯有悅樂，神聖悅樂，乃可帶來勝利。可是這不當與尋常所謂悅樂相混。我所說的神聖底悅樂，與尋常所謂歡樂即愉快者全般對待。要完全拋棄那個乃能體會這個，而進入幸福，那幸福剛剛是這真正悅樂之顯示的結果。

*

*

*

「那新底力量，於今在工作着的，是以個人努力這辦法進行呢，還是不依乎個人努力？」

爲什麼有這對待呢？

力量不依乎一切個人努力，而且，幾乎可說自動地在世間作爲，可是其作爲興起個人的努力，而且運用牠。相信個人的努力是由於個人，這是一幻覺。但若使個人藉口有一宇宙底作爲不依賴他，因此不肯努力，則他拒絕合作了。力量是要運用而且事實上也真運用個人的努力，爲其所操持的最強底工具之一，也許是最強底。這卽是那力量，那力量本身，卽你個人的努力。

可是在這裏，情命底自高心的反動參入了：「哦！不是由我做這些事情，不是我的意志在自加發表，不是我所有的能力在作，那麼，好吧，我再也不動了！」換言之，若使事功不歸到我，我便不再做什麼了！這是我時常遇到的反動，簡單是表現人的自高心着了惱之一態。

反之，真實底反應，純潔底反應，是合作的歡喜踴躍，是以全力作此一遊戲，用了在知覺性中人所能運用的全副意志之能爲，有一種感覺，是被某一比自己無窮

大底什麼所支持所挾帶了，其作爲是萬無一失的；覺其運用你爲一最珍貴底工具，同時給與你一切所需要的力量而且保護你。於是人感覺這個，人自覺是在安全中工作，而且不會自誤，因爲是無上智慧在作爲；凡人所作，乃作之以最高效率，而且作之於喜悅裏。

這纔是真運動，這是感到自己的意志極度緊張化了，由於這事實，卽已非一極渺小微末底個人在爲其意志，而是一宇宙底無極底權能在你內中發皇其意志了：那卽是「真理」的力量。

*

*

*

「應當如何作纔能確然除去一壞運動呢？」

知覺而又知覺。

觀察那運動是如何發生的，危險是由那一條路前來，在道上守住，使牠不能達到目的。若是你要治好一過關或銷除一困難，只有唯一之法：有一非常清醒底知覺性，而且全般做覺。

起初，應該看明白你的目標。可是不能依靠你的心思，因為你將發現心思是常時動搖的。剛好你將作成一決定，牠便會呈上一切可能底非難，使你於此疑惑；你便被簸弄，你將猶豫不決——終於你不會成就一點什麼。因此在初應該明確知道你所要做的，——不但是心思上知道，而是由於集中，由於企慕，由於一非常明覺底意志。這是非常重要的底一點。

其次，一點一點，由於觀察，由於恆常支持着的做醒，你應該組成一個方案，屬於你個人的，而且；可以附帶說，唯獨於你個人有用。每人皆當找出他自己所宜有的辦法，付諸實施，漸次愈進而化為愈明白也愈精確，你糾正某一點，你修改另

一點使更確鑿，等等。於是一時期一切皆過的妥善。

可是，某一良辰，困難到你面前了，無可度越，你感到絕望了，以爲已往一切皆屬唐勞。絕不是這樣的；我告訴你，時若你感到了好像面對了那麼一堵牆壁，這便是某新事物的起始。由一更增上底集中，一更堅持更頑強底靜定，你度到牆壁的另一面了，來了一新底知覺性，一新力，一新能，一新步驟，牠將引你更前進。

這是時常發生的，過了一些時，你也習慣了。遠不灰心喪志而遂拋，每一番你將增加你的定力，你的企慕，和你的信心，隨此新來之助力，你又組成其他方案，代替你所度過的。

人便是這麼進步的，一步一步。可是應該大大留心在每一步儘可能完善地實踐人之所已獲得或所已學到的。若你不着實運用內中底進步，則有一時期你必更全般動不了，因爲你的外在體未經轉化，將如同一條鍊，不但阻止你前進，而且將你向後拉。

這一點所以非常重要：實施你所已知者；設若你堅持，你可以成功。困難會起了又起，唯獨你達到了目的地之後，一切困難頓時皆除，決不再起。

*

*

*

「在我們的有體之每一痛苦和楚毒中，有一狂歡極喜之火焰的祕密，比起來，我們的最大快樂，皆只如昏暗底殘燼。」（思想與瞥見）

痛苦所導往的這祕密是什麼呢？

在膚淺不完全底了解，好像心靈所尋求的是痛苦本身。全然不這樣。心靈的本性是神聖「悅樂」，恆常；不變；無條件，極歡。

但這是真的，倘若人能直面痛苦，勇猛，堅忍，信仰「神聖恩慈」而不動搖；

痛苦來了人不逃開，反而能深入其中，用了一種意志，企慕，要從其中通出，以尋到這光明真理，這不變易底悅樂，在事物之深處者，那麼，痛苦比較滿足或得意，常是更直接更切近底一張門通到牠。

我不說愉快，因為愉快本身，常幾乎全般是背轉這深沈底神聖「悅樂」。這是一顛倒且誤人的喬裝，使我們轉離目標的，設若我們急於要求到真理，我們決不應當尋求牠。愉快使我們掉舉，牠貽誤我們，牠使我們迷路。反之，痛苦却引我們回到一更深底真理，使我們不得不集中，以便能忍受，直面這磨難我們的事物。是在痛苦中最容易回復真力量，倘若人是堅強。是在痛苦中最容易回復真信心，信仰某超上且在一一切痛苦以外的什麼。

時若人尋愉樂，時若放逸或縱情消遣，以避免直面人生，以求遺忘，——忘記有一當解決的問題，有當尋找的某事物，我們有有生之正理，生活不同於徒然消磨時間，而我們便過去，却未曾學得什麼也未曾作出什麼，——那麼，你便真虛費了

你的光陰，你失掉了給你的機會，一個機會，我不說是獨一底，却是奇妙底，屬生存卽此進步之場的，卽永恆中之一時分，人能發現有生之秘密，他的生存之理；你便失掉了那所奉給你的進步的機會，可向深沈底真理更進一步，發現那秘密，使你與神聖生命的永恆極樂相交接的。

尋求磨難與痛苦是一病態，應當免除的，我已向你們說過許多次了。可是逃避牠們，由一淺薄輕浮底運動，求在刺激和娛樂中忘懷，便是一種懦弱。若是痛苦來了，這是要給我們學到一點什麼事。我們學到愈快，痛苦便愈少存在之理。時若我們知道了那秘密，則我們不會更受苦了，因為那秘密立刻啓示受苦的原因和由來，以及超出牠的方法。

這方法，便是脫略私我，出離這圍牆，往與「神聖者」合一，融入「他」，不許任何事物將我們從「他」分離。時若我們已發現了這秘密，且在我們的有體中實踐了，則痛苦失去了牠的存在之理，便消失了。這是一全能底救治，不獨是在有體

的深沈諸部，在心靈，在精神知覺性中，同時也在生命中，在軀體中。沒有任何疾病，任何紛亂，可能抵抗發現了這秘密而將其付諸實施者，我再說一遍，不但在身體的高等諸部分，甚至亦直下到身體的細胞上。若使人知道教示牠們以深藏牠們內中的那光榮，若使人知道使牠們了解那真實性，所以給與牠們以存在者，於是牠們亦參入此大全底和諧，而生理上的紛亂所以生疾病者，便自消失了，正如有體的其他一切紛亂一樣。

可是要作這個，人不當懦弱，不當畏縮。時若有生理底紛亂起了，便不應懼怕而逃避牠。反之，應當直面牠，勇猛，平靜，有信心，確然知此疾病只是一虛偽，若使人以一全般底安靜，整個自家轉對「神聖恩慈」，在完全底信賴中自委於她，於是她將在身體的細胞中自加建立，亦如她已自加建立於有體之深處，而這些細胞本身，也將參加這永恆底「真理」和「悅樂」。

「死」是「自然」持續向「生命」所提詰的問題，提醒牠使其知道牠還沒有找到牠自己。設若沒有「死」的襲擊，生人將永是困於一不完善底生活形式裏。有「死」追逐他，他便憬然於完善生命之理念，尋出其路由及其可能性。」（思想與瞥見）

爲什麼要有死呢？

這一問題，凡知覺性稍已覺醒的人，至少在他的平生向自己問過一次。在凡人內中深處，皆有如此一需要，要延長，要發展，要永持生命，以致與死亡接觸，便發生一震驚；一反跳；在某些敏感底人這造成一恐怖，在另外某些人則生憤怒了。於是人將自問：「這是什麼呢，這一奇大底笑劇，人人去參加，既非所願望，又非

所了解？若是爲了死，那麼爲什麼生？爲什麼要有這一切勞苦，去生長，進步，發展官能；若只是要達到衰耗，終於頹壞和解體？」有班人則被動地委順命運，命運似乎是絕不容情的，另有些人則反抗了，或者，倘若他們不甚堅強，便失望了。而且人常是回到同是這些問題之前。若使這一切後面猶有一知覺底意志呢。那似乎是怪可怖了。

但室利阿羅頻多在這裏告訴我們，死亡是一必不可無的手段，要在物質知覺性中，喚醒完善化和進步的需要。倘若沒有牠，有生體將無定限地滿足於其所處的境况裏。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一切皆在久遠和進步底生長中，即是說，此創造之全體，宇宙萬事萬物，皆向一完善化進展，而這，却好像隨人前進之度而在退後；因爲在某一時期似乎是完善底，時代稍後又似乎已不是那樣了。有體之境况，爲知覺性之最微妙境况者，一隨此進步速度而前進，而境况之微妙愈甚，其前進之節律亦愈接

近神聖生長之節律。可是物質世界，牠本性是頑強底；其間轉化遲緩，非常遲緩，在時間量度上如人類知覺性之所見者，幾乎看不出；於此便使內中運動與外在運動時常不平衡。是這一不平衡，外在形體之無能，不能趕上這前進運動，乃使形軀之變易和解體成爲必需。

可是設若在這物質中，人能加入以充分知覺性，使其生長之節律，與有體微妙諸分發展看齊，設若牠變到充分粘柔，能追隨內中底進步，則不會發生這種平衡之破裂，而死亡也不復成爲必需。

然則我們現在，——在我們知道這稍多一點點的人——是要依我們的方法之所能爲，成就這必有底轉變，要召入那「力量」，「知覺性」，新底「權能」，牠能在物質本質中，加入以能將其轉化之震動，使其變粘柔，和軟，能進步。

顯然，最嚴重底阻礙，足以滯礙這轉化者，乃執滯於如今事物之爲事物。甚至在其次般工事上，「自然」發現有深沈知覺性的人們要走的太快。「自然」愛好她

的迂回曲折，她愛好她的持續底嘗試，她的失敗，她的重新開始，她的新發明。她愛好道上之波譎雲詭，經驗之得未曾有。可以說在她是在愈要消磨時間便愈覺有趣。可是在最佳底遊戲人也有倦時。必有一時分到來，有改變的必要了。

於是人夢想一遊戲，不再需要毀滅以便前進，其間進步的熱忱充分，足以時常發現新底工具，新底表現；其間促進力夠強，能駕過惰性，疲乏，麻木，勞憊，漠然無感。

爲什麼一旦作成了一點進步，身體便需要休息呢？牠倦了，說：「等一等！讓我休息一會。」這便是將其導往死亡者。若身體中有此熱忱，常是要作的更好，常是要更清明，更美麗，更輝煌，永是年輕，則人可避免「自然」的這殘酷程序。

在「自然」，凡此一切，了不關重要。她總攬一切，顧到沒有什麼喪失了，而且只是翻攪無數極微底不重要底原素，從中抽出一點新東西。可是這麼一種遊戲，不是在凡人皆感覺有趣的，若是有人達到一種知覺性，與她的同浩大，而且更有能

爲，則爲什麼人不能作同此一事而出之以更好底方式呢？

這便是於今置於我們前面的問題。加之以於今在活動着的超心思底力量之新幫助，爲什麼人不將這巨大遊戲取到手裏，將其化爲更美滿，更和諧，更真實，——一言以蔽之，更神聖呢？

若是有少數頭腦夠雄強，能接受這力量，且組成必要底行動以成其實踐，這便夠了。要有夠雄強底知覺性，使「自然」信服可有其他底方法，與她的不同。

這似乎是一瘋狂。可是一切新事物，在其未成真實以前，皆似乎是瘋狂。時候到了，要使這瘋狂自加實現。而且，我們既大家聚在這裏，爲了也許你們大部分人所不知的理由，可是極清醒明覺底理由，我們能提議要完成這瘋狂事。至少，這值得是活了這一生。

……

「如何學到真快樂呢？」

起初，留心觀察一番，應該見到欲望和欲望的滿足，只給人一種空虛底快樂，這不定，混雜，飄忽，全般不使人滿意。普通這便是起點。

其次，人應當學到分辨什麼是欲望，不但不肯作無論是什麼事去滿足牠，亦且當毅然決然將其拒絕。過了或長或短底一個時期，有時是非常短，人便可以證實如佛陀所作的，即人在自制和超出一欲望上所得的喜樂，遠過於滿足牠時所能得到的飄忽混雜底小快樂。這裏便是第二步。

自然，有此訓練繼續，則凡欲望皆禁在遠方，牠們不能更煩惱你了。於是你將較自由於稍深入你的本體，在一種企慕中將你自己啓對那悅樂的「施與者」，神聖原素，「神聖恩慈」。若使這種運動成於誠懇底自我奉獻，這便是說，若使你奉獻自我，而不期待任何交換，則你將感覺那麼一種溫暖，是柔和，親切，輝煌，充滿

着你的心，那便是真實悅樂的先導。

過後這路容易走了。

可是還得加上說，設若你服從這麼一種訓練，目的在於求得此悅樂，你便耽擱牠的到來了；因為你在你的努力裏加入了一自私原素。那便不復是一奉獻了，那是一要求。自然這會來的，到來總歸一樣，可是較之人毫無所要求，毫無所期待，毫無所希望，所費的時間與努力皆過多了；簡單是純自我奉獻，沒有任何種交易之念，是一種自發底企慕和需要：需要成爲神聖底，那便是一切。

*

*

*

「可是室利阿羅頻多說起一種生存，自體增加，爲的簡單是存在之悅樂，那是什麼一種悅樂呢？」

正是我所說的這種，存在之悅樂，即「阿難陀」。

有一時分到來，人已開始有準備了，人可感到徧一切處，在每一事物，每一運動，每一震動中——不單是在各知覺性各有體中，不單是在樹木，花草，以及一切生物中，亦復在你周遭的一切事物裏，在人所用的一物裏，簡單地——是這存在的悅樂，如人是存在者這存在的，簡單地即是存在的。人見到一切皆震動。人接觸一事物，便感到這悅樂。但爲了這，自明的，應該已受了這種訓練，如我方纔所說起的，因爲，時若猶有一欲望，一偏好，一執着，有所親善，有所拂逆，時若猶能感覺到凡人所稱爲快樂者，無論其爲情命底或生理底快樂，人便不能感覺到這神聖底悅樂。便是不能。

可是，在一種極微妙底形式下，這是徧在，在一切中。必有一時分到來，這種知見對你全然熟識了；人在物境中推移，似乎一切皆在歌唱牠們的喜樂。

自然，我也應當承認，在人，看到這是比較困難的，因爲他的心思底和情命底

形成皆進到知見的境域中來，將其擾亂了。在他們有太多底一種自私底苛刻性，參雜入一切事物裏。在動物這已比較容易了。而在草木，在花，在整個植物界裏，這是多麼美妙喲！一切皆在說話，表現牠的悅樂。

時若人見到這個了，乃觸到了真悅樂，即神聖「阿難陀」。而這知見不依賴任何事物，不依外在環境，不依於怎樣多少為有利或無利底情形：這，是經過事物而與宇宙存在之理相應接。於是牠便來到而充周全身的細胞；而這不是一思惟之事——人不推理，不分析：這是人生活其中的一個境界。而且這身體是如此鮮健，如此自然，不再有對自己的轉折，不復有觀察自己，分析自我或事物的意識。這在其中宛有如同一震動之詩讚，極欣愉可是又極靜穆，沒有暴力，沒有熱狂。這是非常微妙同時又非常緊張；而且好像整個宇宙是一奇妙底和諧。即算在尋常凡人知覺性為醜陋和不愉快底事物，也似是美妙了。

不幸，這種悅樂之境不能永久，由於所有心思和情命底形成流注，從外參入，

擾亂牠。於是人被迫而回返於習慣底知見，這知見於事物却如此愚蒙，如此盲昧。不然，一旦這外在底激擾終止了，——一切皆變，——一切。人只知見一美妙底和諧：是悅樂，真實底悅樂，即神聖「阿難陀」。

「上帝已使世界成爲一大戰場，充滿以戰鬥者的蹶踏，大格鬥和奮爭之呼聲。你將竊去「他」的和平而不付「他」所訂的代價嗎？」

不要信一似乎是完善底成功，而已成功之後，你仍有許多事待作，應高興而再前進了；因爲要到真底完善，工作是長遠底。

沒有比這更僵底錯誤了，誤會一階段爲終極目標，或在一休止站停滯

過久。」（思想與瞥見）

室利阿羅頻多在這裏寫的，使人提防人類天性中所有之爲惰性，爲沈重，爲懶散，爲容易滿足，反對努力者。在人生中多少次可遇到變成了和平主義者的人們，因爲他們畏懼戰鬥，尙未掙得安息便想念安息，自滿於一微小底進步，而且，在他們的想像中，欲望中，化之爲一奇妙底實踐，以便在路上能正當休息了。

在尋常生活中，這大抵如是。在深處，這是市民的理想，正是這昏惑人類，使其成爲如今這樣了。『工作呀！趁你還年青，積蓄起財富，聲名，要有先見，要有儲藏，造成一資本，做一官吏，使你到四十歲的時候，便可坐下了，享受你的收入，再後享受養老金，享受如人所說正當掙得的休息。』坐下，在路上休止了，不再前進了，睡去，早時便降入墳墓，終止實踐此生命的存在之理！

○○○
坐下了——不再動！

一旦不再前進了，人即刻落後。一自人已滿足時，或不再企慕時，人便開始死亡。生命是一運動，是一番努力，是向前進，是登山，是要攀登到將來底啓明和實

踐。沒有比要休息更危險底了。是在行動中，是在努力中，是在向前進步中，乃當得到休息，真底休息，出自對「神聖恩慈」的全般信賴，無欲，克勝自私。

真底休息，在於知覺性的擴大化和宇宙化。變到和世界一樣浩大，則你將常在休息了。在行動中，在戰鬥中，在努力中，你將有「無極」與「永恆」的休息。

*

*

*

「緣何上帝如此猛烈地鎚擊他的世界，像生麪一樣蹂躪牠，搏捏牠，時常將其拋入血的淋浴裏，地獄的火爐赤焰中呢？因為人類在其集體，仍是一堅硬底，粗朴底，下劣底礦質，不這樣便不受銷融和型鑄了。……」

（思想與警見）

究竟說，整個問題在於知道人類是否已達到那純金的境況，使暴行和毀滅的辦法歸於無用。

顯然還不是這會事，人類依然沈滯於有體與行動的一切方式裏，使這種辦法不得不用，且必不可無。這便是普遍不安的原因，于今全世界各國所苦的，也是那戰爭氣氛的原因，于今仍盤旋於地球上的。

雖然，縱使人類還沒有達到純金的境況，有些事已在世界史上發生，使人可以希望，人類中一部分選民，少數人物，已有準備于轉化為純金，於是他們乃能顯示威嚴而無暴力，英武而無毀傷，勇猛而無不幸。

往後室利阿羅頻多又給我們這問題的解決法：「只若人同意於精神化了！」他說。倘若同意！人中間有點什麼在要求，企慕，可是其餘一切反對，要繼續仍其是那樣子：一團有雜質的礦，有投入洪爐的必需。

於今我們再度在世界史的決定轉捩處了。許多方面問我：「什麼會發生呢？」

到處是一焦急，一期待，一恐怖。「會發生什麼？」
 只有一個答復：「若人類同意於精神化了！也許少數個人化為純金，使其例證能改變事情進程，便已夠了。可是這是一迫切需要。」

那麼這勇武，這英雄主義，「神聖者」所求于我們的，為什麼不運用這個去戰勝自己的困難，自己的缺點，自己的黑暗呢？為什麼不英勇地直面內心純潔化的洪爐，以免再度經過那些浩大狄剌式的毀滅，足以掃除一整個文明的呢？
 這便是呈于我們面前的問題。每人應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決。
 今晚我答復許多問我的問題，我的答復與室利阿羅頻多的無二：「只若人同意于精神化了！」
 我還附帶說：「時候急迫了——從人類觀點看。」

「應不應該問不是自然而起的問題，人所尋求的問題呢？」

一切依乎人所得到的。不是因為費力找出了一問題，那問題便必然沒有興味。如實，設若人留心讀室利阿羅頻多的著述，凡他所寫下的一切，人可得到一切問題的答案。可是，是真，仍在某些時分，某些理念表呈，在知覺性上有一機動性底效果，可幫助精神進步。要有效力，表呈應當是一經驗之當前自起的表現。若使人在同一方式下復述所已說過的事，且屬於過去經驗之事，這便成了可以稱為辯證之空談。那也使一些腦筋細胞起動作，但實際不甚有用處。

在我，爲了我所要試行的，則寂靜中的作爲，時常是遠過重要了。在工作着的力量，乃不爲文字語言所限制，這便給與以無窮多底權能；此外，這在每個知覺性中，一隨此知覺性所固有的形式而自表，這便給予以無窮多底功效。

在寂靜中，某種震動發出了，爲了某一特殊目的，在於得某一決定底結果；可

是一隨每人的心思接受性，這在每一個人知覺性中，自加翻譯爲那種形式，恰恰是最有功效，最活潑，最直接有用的。不然，如或以語言表呈，這一表呈便應由各人接受之於其固定形式中，那便減損了牠的權能，及其作爲之豐富性，起初，因爲語言不常是被了解如所說者，其次因爲所說的不常是恰合每人的理解能力。

然則，除非一問題頓然引起一經驗，可在一新形式中表白者，在我的意思，以爲常是沈默比較好。唯有一活底問題能興起一種經驗，成了一活底教示之機宜，這便是說，一個問題，答復一內中底要求，一自發的需要，需要在這一界或那一界上作出一點進步，普通總是在心思界上。若使那運動與內中一企慕相應，與一所自設的問題相應，願意求解決的，那麼問題便成爲有趣了，生動，而且真有用處；牠可啓發在一更高界上之一視見，一知解；可啓發知覺性的一經驗，如是而其表呈可新，且帶來一新底實踐權能。

在這類情形以外，我常是有此印象，即不說什麼比較好，而且幾分鐘的靜慮比

可能，試得一聚精會神底寂靜，好像是要聽什麼極輕微底聲音，作什麼正需要全副精神，全部集中，全般寂靜的事；於是便不再活動了。不再思惟，不再動作，只作這開啓的運動以便接受一切可能接受到的；可是也得很小小心，不要去知解所發生的什麼，正在此有所發生之時；因爲一加了解或活動地觀察，則這繼續了一種腦經的活動，不利於接受之充分圓滿。所以得寂靜，儘可能全般寂靜，在一聚精會神底集中裏，於是保住不動了。

設若成功於此，於是一切完了之後，時已出離靜慮之後，過了一些時，——通常不是當時——在有體深處出現了一點什麼事物，是在知覺性中一點新底什麼；一新悟解，對事物的一新欣賞，人生中新態度——一言以蔽之，是有體之一新姿態。這可能是掠過的，但即使這樣，有些事已在悟解或轉化的路上進了一步。那可能是一啓明，一悟解，更真實，或更近於真理，或者是一轉化之權能，使你成就一心理底進步，或更是知覺性的增長，對有體的一切運動和活動之一更大底主宰。

而凡此結果，從來不是立刻便有。正如我方纔告訴你的，若使試欲即行獲得，則保持了一活動境界，全然與真實接受相反了。

應當儘可能執中，儘可能不動，儘可能被動，背景是寂靜底企慕，不以語言，文字，理念，甚至情緒表呈者；是某個什麼在一般徹底震動中等待着，可是未自如表呈，而且，尤其是不能試欲了解。

自然，起初，人達到這境地，既不容易，也不迅速。必得緩緩地安定下精神，收集知覺性的一切經緯，然後集中；四分之三的時間已消耗在準備上了。可是稍稍加以修習，人可隨意達到那境地，在幾秒鐘內。

自然還有許多更進步了的境界，更接近完善了，但皆在後方到。若使人已得到這聚精會神底寂靜，則可充分得到靜慮之益。

*

*

*

「室利阿羅頻多說：「從上的完善」，「自下的完善」，怎樣解呢？」

（室利阿羅頻多著超心思底顯示）

從上的完善，是精神底完善，是與「神聖者」全般結合，同體為一，解放了低等世界的一切限制。這是瑜伽中之完善化，全然不依賴身體和物理界的一種完善；這在古代，原本是棄去身體與物質生活，唯獨與上界，終竟只有一「神」相交通。

從下的完善，是得之自人，在其於今這形式且即在此身中，在其與一切世間事物的關係中，得到他所能為之極致。這便是一切偉大天才的情形：藝術天才，文學天才，偉大專業家，偉大統治者，凡在這一界或那一界中人，已將人底發展推至其可能性的極致的人。

可是從一切觀點看——從身體力量和生理氣質的觀點，從智識成就的觀點，從能力和勇猛，從正直無私，從仁愛，從慈善等觀點——凡是人類德性擴充到最高

點，這便是自下之完善。

從上的完善，是精神底，超凡人。從下底完善，是凡人之完善，臻極；而且這完善還可能全然不依賴一切精神生活和精神企慕。人可能是一天才而無任何精神企慕。人可能有一切極卓異底道德質素，而無任何精神生活。甚而至於尋常有成就人事的大幹才的人，皆多多少少已經滿足於他們的情況。他們有此印象，即他們是十足底，自己本身帶來了成就與快樂之源；很尋常極難使他們了解和感到他們不是自己的作品之創作者。你試向他們說：「你不是你所做成的這事的創造者，那創造者是一高於你的力量，你不過是牠的工具。」那麼，除了極少數例外，你一定可確實知道他們感到這玩笑甚無趣味，將你打發走了！這麼我們確實在兩種完善之前，兩者在尋常生活中分道而馳。

有人說過，在古代瑜伽中，走上精神之途的第一條件，是厭離人生。可是那班已成就此凡人底完善的人們，極少厭離人世，除非他們已遭遇個人的困難，遇到不

感激，不了解他們的天才等事。否則，若在他們成功之際，創作之時，他們是十分滿足了。然則，當其滿足之際，尤其已滿足於自己，他們不感到有尋求旁底什麼的任何需要。

這不常是如此，可是普通總是這麼一種情形；而且除非在這班天才人物中，有一心靈是全般知覺自己，專為在世間成就某一特殊工作而生世者，則他們很可能出生，長大，老死，僅知一塵世生活而不識其他。尤其是這種滿足，一種已臻成就的極詣之感所給的，使他們不需要其他底什麼。設若他們有一心靈充分覺知自己，充分覺知在物質世間生存之理由，他能有一模糊印象，覺凡此一切皆夠空虛，凡此一切成就皆稍覺過於淺薄，有旁底什麼是欠闕了。但只是命定底人物乃有此感，如實在全人類中，這種人數不多。唯有他們能聯合這兩種完善，而實踐一些完整之事。

可是這夠稀罕了。偉大底精神造極的人們，很少是在物理世間成就偉大的人。這偶爾有之，但這異常稀少。自然，那班知覺是天神降世的人們，在他們中間帶來

了這兩種完善化的可能性，但那些情形全屬例外。否則，過着精神生活的人們，有過偉大精神實踐的人們，也能在特殊底時分，有外在實踐之能為，亦復卓絕，但這中間嘗有，比較無外地集中於物質成就者，則無其整體性，全般性，完善性。這是為什麼那班全般生活於外在知覺性中人，對之唯有塵世物質生活，唯此為具體，可觸者，凡人皆可見者存在的，他們總感覺精神生活是一烟霧似的事物，是的，在物質上幾乎是庸愚了。

我會遇到少數人，他們要表現精神權能可發施一外在成就之偉大能為；試在特殊精神境界中，作圖畫，製音樂，寫詩歌。好的，可是凡其所產生者，全般皆屬次等，遠不能比美偉大天才之作，已能主宰物質自性的人們的；這自然使物質主義者好開心說：「你看，你所假充的權能全然不算什麼。」可是這因為在外表他們亦復是凡人。因為，倘若精神權能，即使是最大者，進入一未經訓練的事物，可以得到一種作品，顯然非常高出沒有精神權能進入的作品，可是仍遠下於一已能主宰其事

物的天才之所作。唯有「精神」的噓氣是不夠的，工具也要能將其顯示。

反之，若使是一大藝術家，一音樂家，一詩人，已充分主宰他的藝術，且在他的境界內達到了最高底人間可能性，若再加以精神知覺性，超心思之力，那麼，便可有什麼真是神聖底了。

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有待於我們的努力之關鍵，牠的存在之理。因為倘若你從你的身體發皇其所蘊蓄的一切可能性，倘若你以尋常周知的科學方法加以訓練，倘若你將其造成一儘可能完善底工具，則一旦超心思底真理自加顯示於此身體時，從此無需若干世紀的準備，便成爲表現「精神」的一奇妙工具了。

這也是爲什麼室利阿羅頻多說過且反復說過：「從兩頭同時做，莫爲了這端拋棄那端。」

必然，若使你要有神聖知覺性，必不能拋棄精神企慕；若使你要成爲世間一完整底神聖有體，則留心不要拋棄另一端，必要將你的身體化爲最可能良好底工具。

這是尋常人類智慧的一病態，必然出自判別，分化者，常是要或則這樣，或則那樣。若人選擇了這個，便背棄了那個；若人選擇了那個，又背棄了這個。

這是一可憐之事。應當知道取起一切，聯結一切，綜合一切。唯如是然後乃有完整底實踐。

*

*

*

「倘若這一切「上帝之見」可能彼此懷納，相互涵融，則偉大之事業可成；但智識底武斷和宗派的自私阻止了路。」（思想與瞥見）

「這些不同底見解，如何能融合為一呢？」

不是在心思想覺性裏，這些事物能夠和諧，綜合。應該超出這個，尋到思想之後的理念。若使在這些偉大人間宗教，不只觀其外在形式，即那些智識上的概念和偏見，而取之于其精神，于其所代表的原則中，則將其合一沒有什麼障礙。凡此皆簡單是人類進步的各方面，很好相輔相成，還可與許多其他的結合，以成就一更全般更完善底進步，一對人生更美滿底了解，一對「神明」的更整體底接近。甚至這種合一，已需要轉到事物後面的精神者，還是不夠。應該加上對將來的視瞻，遠見人類所趨向的目標，世界將來的實踐，最後底精神革命，室利阿羅頻多在此所說起的，可啓開一新紀元者，即是說，超心思底革命。

在超心思底知覺性中，凡此一切不復彼此相矛盾或互相除外，而皆全然相輔相成。唯心思形式乃加分化。一個心思形式所代表的，應自結合於其他一切心思形式所代表的，以形成一和諧底全體。這便是宗教與真實精神生活間之元本不同處。宗教幾乎無外地存在於其形式中，於其儀法中，於某一彙理念中，唯獨由某些特出人

物的精神性而後光大；而真實精神生活，尤其將是超心思底實踐者，不依乎一切精確智識形式，一切生活之限制了的形式。牠包納一切可能性和一切顯示，在表現之事上，是一更高更大底真理之工具。

一個新宗教，將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之事。應該創造的，是一新生命；應該表現的，是一新知覺性；是超出了智識範限和心思公式以外的事物。應當顯示的，是一活生生底真理。

應當是一切事物在其真元上在其實際上，皆能被包括在這實踐內。這應該是神聖真實性的表現，儘可能完全，圓足，充周。唯此乃能拯救人類和世界。這便是聖利阿羅頻多所說起的偉大精神革命，是這，乃他所願望我們實踐的。

*

*

*

「自由是有體在其無可範圍的一性中之律則，是全「自性」的祕密主宰。隸役是有體中之愛的律則，自願地自加奉獻以役於多性中其他個自我的活動。」（思想與瞥見）

「如何能夠同時在自由中又在隸役中呢？」

膚淺看去，自由與隸役好像絕對矛盾，互不相容。可是有一態度，調和這兩端似是相反者，將其作為物質生存中最快樂底境界之一。

自由是一種本能底必需，為了有生體之整個生長為必要。在其實際，這是最高知覺性的完善實踐，是與「神明」結合為一的表現，這是本源和成就的真實意義。可是因為這一性顯示於多性中，便需要有點什麼作為一聯繫，繫於本源與顯示之間。可能想像一比愛為更美滿底聯繫麼？而愛的第一姿式是什麼呢？自奉，服役。

其自發，直接，必有底運動是什麼呢？服役，在一歡喜底全般奉獻中服役。

所以我們見到在其純潔性中，在其真理中，美滿底自由和服務遠非互相矛盾，而實相輔相成。是在與無上「真實」的完善結合中，而且唯獨在其中，乃有美滿底自由。時若猶有極徹底無知與無明原素存，則仍為一限制和奴役。而此一結合，倘若不是由自發底一自我奉獻；愛的奉獻，又如何能實踐呢？然我們已見到了，愛之第一姿式，最初表現，便是服務。

在「真理」中，美滿底自由與服務因此乃緊密相結。可是在這世間，在這無明與無知的世界裏，應當是自發底服務，應該是愛的真本表現之服務，却變成了一強迫底，一羞辱底奴役，單是爲了維持生活的目的。應當是一發華一喜樂者，却變成一醜惡，疲勞，一卑下底束縛了。

至若自由的真義，必需，這亦復已變形了。牠已化爲這求獨立之飢渴，逕直引到叛亂，分離，孤立——孤立乃真自由的對待。

獨立！我記起一位年老底明白人作過一美麗底答復。有人告訴他說：「我要獨立！我是一獨立底有體！只在我獨立時我乃存在！」——「那便是說」，他笑着回答：「你不會被任何人所愛了，因為若有人愛你，你便會立刻依靠這愛。」

這是一美妙底答復，因為是愛乃引到結合為一，而這一性之真表現，剛剛是由。那班人，在其自由權之名義下要求獨立，全然背轉了真自由，因為在事實上他們否認愛。

變形出自強迫；一有強迫便有虛偽。應該是內中有體的一切運動皆為自發底運動，屬那麼一種自發性，起於內中底和叶，全般自願底自奉，返至深沈底真理，有體之真實性，本源，和目標。

*

*

「一個常是失敗了的勝利。」（思想與瞥見）

「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常是失敗了的勝利。……」

這是說，這勝利永遠不是決定底，永遠不完全；每一番人相信已經勝利了，便見到這只是局部底，暫時底。不是事物必然仍和以前一樣；不是，有些事物已改變了；但全部還沒有改變，也沒有完全改變。

這在物理底勝利上尤其可見，在對身體的克制上。由一番辛勤底努力，人已能制勝一個弱點，一個限制，一不良習慣，相信這勝利是決定了。可是過一些時，常常甚至即在同時，人得承認完全沒有作出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是確定了，相信已作好了的，又得從新再作。如實說，是唯一有一全般底改變，知覺性翻轉過，有一新力量參入，乃能使勝利固定而且完全。

在古巴比倫的傳統中，有一意像常時是傳授與新進青年學徒，當其加披那象徵底白袍時，便向他們說：「不要將汗點一個一個洗去，是整個長袍要全加洗滌。」不要試行枝枝節節修好你的過缺，零零星星超出你的弱點；那不會引到多麼遠。是整個知覺性得改變，要得到的是知覺性之變轉，出離你居於其間的境界，升到一高上境界，其間能管制所要治好的一切弱點，對所當成就的工作，其間有一全般底視見。

室利阿羅頻多稍後便說：「事情是那麼樣，沒有作成什麼，除非已經全部作成了。」前進一步是不夠的，應該有一全般底轉化。

多少回我聽到已在道上的人向我說：「我試行了，但有什麼用呢？每次我相信已得到了一點什麼，我見到我又應重新起始。」這是因為他們試欲前進而仍留於故處；他們試要進步而不改變知覺性。整個觀點應當移換，是全部知覺性應出離其所留滯之故轍，以便升起，從高處概見全般。

然後，而且唯獨如此，勝利乃可確定而且全般。

*

*

*

「可是如何改變知覺性呢？」

有許多辦法做通這事，每人應該用與他的本性最相近的那辦法。用某一法之指南，尋常是自動來到，由某一事物，好像一不期而得的經驗。

例如，人可居於尋常知覺性中，鋪在表面的知覺性，是平橫的，可在這一界上工作，同時是事物和有體與環境的外相界；可是突如其來，爲了某種理由，因人而異的，忽起一向上的變換，不復平看事物，在其同一水平上，而頓然下臨牠們；人乃在上面看，窺其全體，不復是只見到少量，直接在近邊的。這好像是人已突然登

到了山頂上：非觀細節而見全般，好像是一整體，而且是從極高處看到。

有許多方式得到這種經驗，可是普通這總是好像突爾來了，在某一天。

人也可能有一經驗，幾乎與此相對立，然其所達到的是一樣。忽然一下人沈落到一深處了，人遠離如尋常所見知之事物；牠們對你皆現為遙遠，淺薄，無關了。人乃進到一內中底寂靜，或一內中底安寧，或一內視，一對環境對事物的更親切底知見，一深沈底情緒。價值改變了。於是人乃知覺這一體性，一切事物的這深沈同一性，在表相的殊異性之下者。

或還有，亦復頓然，限制的意識消失了，於是人進到一種知見，見知一種無定底時歷，無始無終，某一事物永是已然且永是將然。

凡此種種經驗，對你劃然而來，如電光一閃，一秒鐘，你生命中的一瞬間，不知道如何或為什麼；凡此不可勝數，因人而異。可是乃由此，由這樣底生存之一分鐘，一秒鐘，人乃握到了導線。

於是乎你應當記住，試行重踐這種經驗，進到深處，喚回牠，企慕牠，自加集中。這便是起點。

在那班人，命定要尋得他們的有體的真實性，內中本體者，在他們一生中至少有一個時分，有真知覺性的經驗，那時他們不和尋常一樣。他們很年輕的時候也能有了，可能只是一閃電的時光，但是那已經夠了。這便是人所當走之路的最準確底指徵，這便是路上開的門。於是應當過去，以毅力，以百折不回之邁往，尋求重新踐履此一境界，引你到某事物，更真實且更完整者。

人可能指出許多道路，也已指示過許多道路，以達到真知覺性。可是人所學得的一道，在書本中讀到的，或甚至從教師傳受的一道，皆不及一自發的經驗之有效價值，這經驗來到，沒有什麼顯明理由，簡單只是性靈覺醒之表徵，與心靈體一秒鐘的接觸，向人指出最好走的路，最與他相近的路，於是他應遵循此路，赴之以堅毅，以達到目的地。

某些人在夜間一夢而有此。某些人在某一機緣裏：或是見到了某物，遂在他們內中覺醒了這新知覺性；或是聽到了什麼，或是讀到了什麼：一段美好底音樂，一句美妙底話；或者還有在一番努力裏，有集中的大緊張性——不管怎樣，有千種理由，有千個法門。人唯獨應當做醒而且觀察。

有時人見到了一英雄行事，慷慨之舉，或心靈偉大之作爲，時或在某人之前，他表現某一特殊能耐，或他作的特殊美妙，突然一種熱忱，或羨慕，或感激，在有體內中覺醒了，於是開了一新知覺性的境界之門，一光，一熱，一喜樂，前所未知者。這也是把住線索的一法。

可是最初，應該懷想有這改變知覺性的必要，要採納這理念，這是正道，應當引人達到目標的。若是這原則承受了，便應當留心，觀察。那麼人便尋到；一定將尋到。一旦已經尋到了，便應當前進而不遲疑。

「有許多人，對他們一切皆似乎很容易；而另外有許多人，則時常墮於最苦底困難裏，淪於最大底黑暗中。爲什麼有這分別呢？」

你不要管旁人作的什麼，我反復向你們總說不夠！不要裁判，不要批評，不要比較；這不是你的展望。你已被安頓在這世界上，在此物理生身中，有一明確底目標，便是使你這軀體儘可能成爲一完善底工具，儘可能知覺「神明」。你已稟賦了一定量的本質，在心思底，情命底，生理底諸界裏的質素，適合於「神明」所期望於你者，而你的有生之一切環境，同等也適合於「神明」所期待於你者。所以不要說：「我的生活可憐哪！我是世界上生活最苦痛的人！」因爲各人自有其生活，合乎其整個生長；各人自有其經驗，有利於其全般發展；各人自有其困難，有用於其

全般實踐。

若使你細心觀察自己，你便可見到事實上人是常在自身附帶了所當實踐的美德之反對性，——我用美德這名詞，是在其最廣最高底意義裏。你有一特殊使命，一特殊目標，一特殊實踐，唯屬於你自己的，而你在本身又附帶了一切必有底阻礙，以使其實踐歸於完善。時常你發現在你內中，黑暗與光明并行：你有一能耐，你亦有此能耐之否定。可是設若你發現一濃黑底陰影，你便當確知你內中某處有一極大底光明了。是在乎你知道去運用那個以實踐這個。

不要說：「我是這樣了，我不能另外怎樣！」因為這不是真實。你是這樣了，恰恰因為是你應該變成相反底那樣。一切困難之存在，正是要使你可學到將其轉化為其所隱藏的真理。

同樣的，人可以說設若世界真本不是其現在這樣的反面，則沒有任何希望了。因為坎陷是如此濃黑，如此淵深，無知是如此周全，以致倘若這不是一大全知覺的

可能性之指徵，便應將其拋棄了。

商羯羅 (Sankara) 說過——還有許多人和他一樣說——這世界是不值得人生活其中的，應該視之爲一幻有，儘可能急速離出牠，因爲人對牠了無可爲。我却向你們說，與此相反，正是因爲世界如此壞，如此黑暗，十分醜惡；異常無知覺，充滿了憂悲痛苦，正在其中存有可能性，可能成爲無上底「美」，無上底「光明」，無上底「知覺」，和無上底「福樂」。

*

*

*

「身體的機能，如何方能達到其最高效率呢？」

由於轉化，一全般轉化。

如實，我們的身體，依然只是動物身體之一種仍屬可疑的改進，因為從某觀點看，誠然我們已獲得了，從另外一觀點看，我們却又失掉了一些什麼。必然，從純粹生理功能的觀點看，動物超過我們。除非由特殊一種培養和訓練，我們達到真轉化了我們的性能，顯然論氣力，論筋肉之能力，譬如老虎和獅子皆比我們強的多；猿猴在矯捷上也勝過我們，鳥可以在空中飛翔，無用於任何外在機械，在人還不能。而且和動物一樣，我們被器官功能的要求所束縛，所限制；我們皆是我們的物理需要之奴隸。很顯明，例如，時若我們仍依賴物質滋養以維持生命，依於吸收物質，在這麼一種羶重底形式下，則我們將是一夠低下底動物，不能將我們的生命神聖化了。

然則我們應當想像，這麼一種動物性，在人類中，將為另外某一生命資源所代替。這不但是一可想像之事，亦已是局部可實踐的事，這顯然是人所應當樹為目標的，設若人願轉化物質，使其能夠表現神聖性質。

在一非常古老底傳統中，甚至遠在韋陀與巴比倫的傳統以前，已經有過一光榮底身體的問題，身體夠粘柔，可恆常為深沈底知覺性所搏捏；是一表現那知覺性的身體。已有光明的問題；組成身體的質素，能隨人意而發光；已有過一種輕身的可能性的問題，使人能在空中飛行，單由意力之功效，及某些調制內在能力之法，諸如此類。

人講起這些事已很多了。在世間是否會有實現過這種完善化的人呢？我不知；可是，在很小量上會有過局部底例子，足證明其為可能。在這一系理念中，人可進到想像這些生理器官，如我們今茲所認識的，可代以力量和能力的集中點，皆可接受高上力量的，而且，由某種修練，為了物質生活之所需而利用牠們。

人已說起過身體之各個中心點；在瑜伽的某些派別之修士中間，這是一流行底知識。那麼，這些中樞可能完善化，以致能容許高上底能力與震動之直接施為，在物質上施為。

那班會充分運用玄秘學術的人，知道將微妙能力物質化之程序，使此種能力與物理震動相接觸。這不但是一可能作到的事，而且是一已經作到的事。這裏是一大部科學，應當加以完善化，加以成全，而且，顯然，這必將運用在新身體的創造與作爲上，這新軀體當能顯現超心思底生命於此物質世界裏。

可是，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在達到那地步以前，最好運用一切所能使用的工具，以增加對身體活動的管制，使之有更大底準確性。顯然，那班以合科學的配合好的方法而鍛鍊了身體的人們，能達到身體的主制，完全非未受訓練的人所知曉。我們見到，俄人體育團來訪之際，多麼容易地他們作了一些體操，却出乎普通體育可能性以外：沒有一點用氣力的模樣，好像是世間最自然也最簡單之事。好了，這一種主制，已是向身體之轉化的一大進步了。而在那班體育家，——人可說，皆職業唯物論者，——任何精神方法皆未嘗用於訓練。純然是由物質手段，與人的意志的一開明運用；他們乃達到了那種技藝，如我們所見者。可是設若他們更加上一種

精神知識與權能，他們或許可得到幾乎是奇蹟似底結果了。

由於世界上流行的錯誤理念，人通常總不見這兩事合在一處，精神底主制與物質底主制并行，有其一必常是缺其另一。可是，如我方纔所說，設若人將二者合併為一，其結果可達到一種完善，在尋常人類思想為不可思議的。

而剛剛是這，是我們要試作的。

可是立刻人便遭遇可怕底一大聚愚蠢底成見，得與之奮鬥，那成見便是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間，立起一不可化除的敵對性。而這是一種如此深植於人類知覺性中之事，異常難於將其根除，即算是在那班自信了解室利阿羅頻多的教義的人也如此。在許多人以為精神生活只是靜慮。只若這愚蠢之見不從人類知覺性中根除，則超心思底力量總會碰到莫大底困難，倘要不全般被導入那一種思想的黑暗裏，不能懂什麼事的。

我選出了這本書超心思底顯示講給你們聽，使你們得接近一種真理，表之於幾

乎是戰鬥似底形式裏的，剛剛是爲了與此舊底分化而戰，與這於永恆「真理」的全
 般不了解而戰。

*

*

*

「這誠然是可能，即使絕食很長久一時期，仍能保持心靈，思想，生命的
 充分能力與活動，甚至身體的；全時間皆醒覺，但集中在瑜伽裏，或者深
 沈思想，晝夜寫作，拋棄睡眠，一日行路八小時，分別或一總保持這類活
 動，而不感覺怎樣失了氣力，任何疲勞，任何種乏弱或頹廢。」

(超心思底顯示)

「倘若這麼一種節食可能，作之豈不大可得精神之益？」

室利阿羅頻多在此所說的，不但是可能，而且這是他自己的經驗，這是他做過的事。可是，相信自己能實踐這種經驗，由重作這外表方面，則成爲嚴重錯誤了。即使由意志的一番努力，能在這上面成功，也將是一種在精神上毫無用處的經驗，設若這未先之以知覺性的一番改變，爲初步底解放。

不是由於絕食乃可作一精神進步。是自由，不但無有於對食物的一切嗜好，一切欲望，和一切成見，甚至全然無此需要；是在那境界裏，其間這類事對知覺性如此陌生，以致牠們毫無地位。只是這樣，而且亦復是自然底自發底後果，乃能絕食而有益。

人可以說，真本條件乃在忘食；忘記，因爲有體之一切能力及其一切集中，皆轉對一內中底實踐，最全般，最真實底，爲這恆常底要務所吸引，急切於以整個有體，包括身體的細胞，皆與神聖力量之震動相結合，與顯示着的超心思力量相結合。是這乃應該是真實人生，不但是生命的存在之理，亦且是生命之真元；不但是

生命的急切需要，亦且是其整個喜樂。

若是這種實踐得到了，則食與不食，睡眠與不睡眠，——凡此皆不復重要了。這是一外在底旋律，委於宇宙諸力量在其全體的活動，由環境及你周遭的人物而表現的，乃使此身體——已經一致，全般與內在真理結合了的身體，——有一種柔和性，有一種恆常適應的能為。若使有食物，則食；無有，亦不想牠。若使有睡眠，則睡；無有，亦不想牠。其他一切皆隨此一樣。

因為生命不是這個。食，睡等皆是生存之姿態，人自加適應而無所容心。這彷彿像是開花那樣底效果，一朵花在樹上開放；這是一種活動，非出自一種集中了的意志，而是出自與周繞你的一切力量相和諧。這是人與生活其間之環境相適應的姿態，在其本身絕對沒有重要性。

於是有一時期到來，實際從這一切解放了，人不更需要什麼，而可運用一切，作一切事，却對自己所處的知覺性境界，沒有任何真實影響。是這，乃關重要了。

要達到這情境，而由外在提示，或由專斷底決定，發乎心思知覺性的，心思在企慕一種高尚生活，那是一法，雖不甚有效，也終于是一種提醒，使人知道人應當是旁底什麼，有異於其在動物性中之爲人者，——但那不是這會事，全然不是這會事。某甲能集中於其內中企慕裏，到了那地步，對此諸外在事物了不關心，也沒有任何顧念了；隨順有所來者而受之，若無所來到，亦不思及，比起另外某乙自加勉強苦行，以爲這可引他到實踐者，某甲在道上已前進無限遠了。

唯一真有效能底事，是知覺性之改變；是一內中底解放，由於一種結合，與超心思力量震動相結合，親切，恆常，絕對，必然。於是每一秒鐘的急務，有體所有的原素之意志，整個有體之企慕，包括身體中一切細胞的，皆是要此與超心思力量，神聖力量相結合。而且，全然不須更顧及將有之後果。應該是的事，在此宇宙諸力量及其顯示的遊戲中，一切皆自動，自發，自然而是；人亦更無用於加以思量。唯一關重要之事，乃與那「力量」，「光明」，「真理」，「權能」，以及此

超心思知覺性之不可說的「悅樂」，保持一恆常底，整個底，全般底結合，——恆常底，是的，恆常底結合。

這便是至誠。其餘一切，皆只是模倣，似是，幾乎是人和自己演的一齣喜劇。完善底純潔，乃是，乃增上是，在一時常更加完善化的變是裏。永遠不須矯飾人之是，人必然是，自發地。

這便是至誠。

*

*

*

醫藥與知覺性於保持身體

時常我被問起，爲什麼既已樹立理想原則，即倘若處理我們的身體時，我們要

有此知識，知道牠只是宇宙無上「真實性」的和我們的存在體之真理的一箇工具和一個結果；既已以此爲教，且指明那是當實踐的真理，爲什麼，在我們的修道院的組織中，我們還要有些醫生，藥坊，還要有一種體育訓練，根據了近代到處通行的原理者；爲什麼飲水藥濾，果品消毒？

這誠然是一矛盾現相，但只是現相而已。我已向你們說過多少次了，倘若兩個理念或兩個原則似相矛盾時，便應當在思想上稍升高處，找到那一點，卽此矛盾融洽於一概括底綜合之處。在這裏，這事是容易明白的，設若記起所用以維持，保護，改善此身體，且保持於良好健康中的方法，將無外地依於人所自處的知覺性境界。身體，事實上是知覺性之工具；是知覺性乃能直接在身體上發生作用，而且得到其所願望者。

可是倘若你自處於一尋常物理知覺性中，若以尋常物理知覺性的眼光看事物，以尋常物理知覺性去思維牠們，則所當用的是尋常物理工具，使在你身體上作爲。

尋常物理工具，產生自全部科學，數千年人類生存之所積蓄者，這科學非常複雜，其程序不可勝數，紛紜錯綜，皆非決定，常是互相矛盾，又常是進步，屬於幾十是絕對底相對性。

可是人也作出了很精確底結果。自從人類專精從事於物質文化，已經聚積了大量經驗，研究，觀察，這在生活的外表組織中，在食物，行事，運動上，組成了一夠穩固底基礎，使凡研究且嚴格遵守這些事的人，有機會不但保持其身體之良好健康，亦且可矯正其缺陷，改善其普通情況，而且有時也能達到很可驚的效果。

此外我還可加上說：這種人類智識科學，如其現在這樣，於其非常誠懇去發現真理這種努力中，已在夠使人吃驚的方式上愈加接近「精神」觀點了。非不可能豫見一運動，其間二者聯合於一甚深底了解中，甚接近本原真理。

然則爲了那班生活於物質界上的人，生活於物理知覺性中的人，仍是當用物理工具和方法，以調護且維持身體。且如大多數凡人，卽算是修道院中人，皆生活於

一種知覺性裏，倘非無外是物理底，也主要是物理底，然則十分自然的，要隨順而且服從一切原則，爲物理科學所給與身體者。

但顯然這不是究竟底實踐，如我們所進向者，也不是我們要升入其間之理想。有一情況超乎此者：其間知覺性在其功能上，雖主要仍屬心思，或局部仍屬心思，却已啓對高上諸界，在一種向精神生命的企慕裏，且已啓對超心思的勢力了。

一旦這開啓已發生了，則人已度出純爲物理底生活境界，——我說物理底，我是說一切心思底和智識底生活，以及凡人的成就，即算是最可驚者；我說一物理性，即人類能爲之極頂，一世間物質生活，其間人可能表現一高等心思和智識的價值者，——於是人度出那境界，進到一過渡地帶裏，其間這兩種勢力相遇，亦相互涉入，知覺性在其功能上雖仍是心思底，智識底，却已被超心思底力量和權能充分侵澈了，能作爲一高上真理的工具。

現在這時，這知覺性境界，能在世間實踐，則在那班已準備於接受這顯示着的

超心思之力量的人。若使人實踐這，則身體能受益于一種境况，大大高出其以前所處的境况。牠能逕直與牠的有體之原本真理相聯接，到那種程度，以致自動地在每一分鐘，牠本能地或直覺地知道應作什麼事，而且有能作之。這種境况現在是能實踐的，我再說一遍，在凡肯致力於準備接受超心思底力量，準備同化牠，服從牠的人。

自然，還有一境界高超於此者，那是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應當成就的理想：即神聖生命在一神聖身體中。但那頗費時間，他自己也向我們說過。那是一番整個底轉化，不能成之于一時：甚至需要很長久底時間。但時若那已成辦了，時若知覺性已化爲一超心思底知覺性了，則行動不復爲心思底選擇所決定，亦復不隸屬於生理底性能：那是整個身體自動地完整地爲內中真理之圓滿表現。那便是人所當樹立於望中的理想，所當趨向的實踐，但不應當妄想或相信那能是一急速底轉化，神奇，頓成，美妙，不用努力也不用勞苦。

雖然，這已不僅是一可能了，甚且也不是某一遙遠底將來之允諾；這是一已在實現的路上之事，而且那麼好，以致人不但能夠豫見，亦且能感覺到那時分，其時身體也和內中精神所已作的一樣，將能整個重踐有體之最屬精神部分的經驗，而牠自體，在其身體知覺性裏，自覺在無上「真實」之前，整個轉向這「真實」了，而且，在全般誠實中，在以其一切極微皆全般奉獻中，說：

「成爲「你」，無外，完全成爲「你」，無極，永恆——全般簡單地。」

*

*

*

「室利阿羅頻多之誕生，是一永恆之誕生。」

（譯者按：室利阿羅頻多誕辰，乃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五日。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星期三，院中例有晚會，「神聖母親」講辭中曾作此一語。後有書問者，另一晚會中答之。）

今天，我接到一書面問題，關於我在八月十四，室利阿羅頻多誕辰的前夕，向你們講過的一句話。這問題在我看來似乎有興趣，因為這是問及一個詞句，有點晦澀，因簡單化而幾乎難解了；可是原意也如此，是在那種方式下，使各人可隨他所自處的知覺性境界去了解。我已向你們說過多少次了，有此可能性，即同此一語，可在各個不同底境界上去悟解，也說過那是故意簡單出之的話，原意不在精詳，使其恰好作爲一乘器，載出這複雜底意義，其所應表白的。

這意義在各個不同底界上頗有不同，然而相輔相成；唯獨人能同時在一切界上了解，其意義乃真能圓足。真底了解，是同時底了解，於凡所具之義皆一時頓見，

攝得，瞭然。但是爲了表白，我們既只有這非常薄弱底語言應用，我們不得不一一依次表明，要費許多語言，許多解釋。這便是我現在所要作的。

那問題是關於這句話，我說於室利阿羅頻多之誕生的——在他的誕生紀念的前夕，——我說過——「永恆之誕生」。人問我所說「永恆」意義何在。

自然，若從文字意義上去尋，「永恆底誕生」一語也沒有什麼多大底意義。可是我正要向你們說明，如何可能有——而且實際有——一物理底解釋，或一物理底了解，一心思底理解，一性靈底悟解，一精神底見解。

在物理方面說，這誕生之結果，與大地同其久遠。可以說，室利阿羅頻多的誕生之結果，將無窮無盡地被感覺到。於是我稱此爲「永恆之誕生」，是一詩意底說法。

在心思方面，這一誕生，記憶垂於永久。經過若干世代，人將記起室利阿羅頻多之誕生，及其所有之後果。

在性靈方面；這一誕生，將永遠重復，於一世代又一世代，在宇宙的歷史中。這一誕生是應期而出的顯示。這便是說，這誕生本身重新出現，重復出現，自加增多了，也許每次多帶來了一點什麼，更完全更美滿底什麼，但這是下降，顯示，出生於塵凡之身的同一運動。

末了，從純粹精神觀點看，可說這是「永恆者」之出生於世間，因為每度降世者取一物理生身，這是「永恆者」自身下生於世。

凡此諸義，皆包含在這兩字中“une naissance éternelle”——「永恆之誕生」。然則此後你如說：「怎麼！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一點也不懂，這說的不明白」，則不妨說：「也許我不在那一界上，我能了解的那一界」，試在文字之後，求得有非徒是簡單底文字者。

*

*

*

真 底 探 險

去年，當我向你們宣布超心思底力量，光明，和知覺性的顯示時，我應該可能加上說，這是一大事，一新世界產生的先驅。可是直到那時，新世界還那麼封裹於舊世界裏，到于今很少有人見到這新生，及其在世界上所成的改變。雖然，那許多新力量的作用，是以一種非常規則底，非常堅持底，非常強固底方式繼續下去，而且，在相當限度內，非常有效能。凡此之結果，是一步步紀錄下了，幾乎在日常經驗裏。這可以一簡明方式出之，可以說，線條式的。最初，這不徒然是精神生活和神聖「真實性」的一新概念。室利阿羅頻多已更明白更完全地表述過這概念。概括之，大致可以這麼表呈：

古之精神性，是遁出人生，趨向神聖「真實性」，使世間依舊為世間，留其故處。我們的新視見，與此相反，是生命的神聖化，將物質世界轉化為神聖世界。

這已經說過，重複說過，多多少少也被人了解；這終究是我們所要作的約基本理念了。但此一作為，可能是像從前那樣的古舊世界的簡單一繼續，一改善，一擴充。而一切概念，無論其多麼新，多麼真實，時若其仍留居於超上界，停留於純理念界中，則只潛能地是一新創作。可是所發生的事，真實新底事物，是一新世界已出生了。這不是舊世界之轉變了，這是一全新底世界，真實地具體地已經出生。

現在這時候，我們恰當一過渡時代的中心，值二者交會之際：古老世界仍在堅持，仍然全盛，繼續在統治普通知覺性，新生者却潛入了，仍然非常卑微，不被注意，一時於外表事物上還沒有激起什麼大變動，甚至在大多數人的知覺性上，還全然見不到。可是牠在工作，在增長，會要到那個時候，已夠雄強，可顯然以天下自任了。

無論怎樣，簡單言之，可以說，舊底世界，室利阿羅頻多稱之為「高上心思」的創造，特出表徵是神的世代，因此乃是宗教的世代。人類的努力之英華，努力趨

向於高出他者，遂結果出若干宗教形式，在少數選拔者的心靈與不可見的世界之間，造成了一宗教關係，而且，在此一切之頂點，作為趨向更高底實踐之努力，產生了聯合一切宗教為一之理念，是「某個事物」，在其一切顯示之後獨特為一者，——而這理念真實是人類企慕的極頂了。這一概念到了邊境；這仍然是完全屬於高上心思世界底事物，屬於高上心思底創造，而這又似乎從那裏瞻望到另一事物，這對之只約略有所預知，那是一新底創造，牠試欲達到然而不能攝得的。要攝持牠，需要倒轉。應當出離高上心思底創造以外；但為了這事，那一新底創造，即超心思底創造，應該已經有了。

而現在，凡此一切舊物，皆現為那麼陳舊了，古老了，那麼勉強，變成了如實真理的那麼一種仿造品。

在超心思底創造中，不會更有宗教。全部生命，將是在世間顯示的「神聖一體性」之形式中的表現和發華。也不會更有如今人所稱為天神者。

這班偉大底神聖存在者，自體也將能參加到新創造中，可是爲了這，牠們也當負荷了我們在世間所稱爲超心思底本質者。若猶有些要留在牠們的世界裏，像牠們現在這樣，設若牠們決定不在物理生身上自加顯現，則牠們與世間超心思存在者之關係，將如朋友關係，合作者的關係，平等相待遇，因爲最高底神聖真元，將已顯示於地上新超心思世界的存在者。

時若物理本質已超心思化了，則降生于世不更是卑下的原因，適成其反。於此可得到一豐富充實，非另外怎樣可得到的。

可是凡此一切，皆屬將來，一已經開始了的將來，要待相當底時候，然後能全般自加實踐。這以前，我們皆處於一特殊底地位，非常特殊，前所未有的。我們輔助一新世界的產生，還全然幼，弱，——不是在其真元上弱，而是在其外表顯示上弱，——未被認識，甚至未被感到，還爲大多數人所否認；可是牠存在，牠在此努力增大，全般確然於其結果。雖然，要達到那裏的路全是新路，從來未經踐履過

的；沒有人走過那路，沒有人作過那事。這是一發端，一宇宙底新啓。因此這是一探險，絕對未曾料到也無從預測。

有些人好探險。我對他們發一號召，向他們如是說：

我請你們作此一大探險，在此探險中，你們在精神上不要重作我們的前人所作過的事，因為我們的探險，始於那階段以外。這事關係一新底創造，全新，具備了一切所未預料的，一切危險，一切驚駭莫測之事，——是一新底冒險，其歸極是一必然底勝利，可是其路徑非人所知，得在此未踏過的土地上一步一步闢出；這種事在此宇宙中從來未曾有過，而且永遠不會是此同一方式。設若這在你有興趣，那麼好了……便起程。明天於你會怎樣，我毫不知道。

應當拋棄一切凡已預料者，凡已計劃者，凡已建造者，然後走入此未知之境。任憑什麼事發生！

「一新人類……將已具有可稱爲「光明」的心思者，一個心思，能生活於真理中者，能知覺真理，而且在其生命中能顯示一直接知識，而非間接知識。那心思將是「光明」的工具，不復爲「無明」的工具。在其高處，牠將能度入超心思裏。」（超心思底顯示）

這誠然是室利阿羅頻多所期望於我們的。他認爲超人應當是如此，是一位中介者，介於像如今這樣底人類，與超心思底存在者之間，以超心思方式造成者，這便是說，全然不復隸屬於動物性，解脫了一切動物的需要。

我們，像我們于今這樣，我們是以尋常動物方式造成的，因此即使我們轉化，仍然會遺留了這原始動物的一點什麼。超心思底存在者，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見的，

全然不是以尋常動物底方式造成，而是直接造成，經過一種程序，於今對我們仍爲玄秘底，而且那是種種力量和本質上的一種直接處理，用了某種方法，使此身體由物質化成，不是按照尋常動物原則之形成。

很顯明，應當有中介生存體。是他們乃當找出造成超心思底有體之方法，而且了無疑惑，室利阿羅頻多寫下這話時，他已深信這是我們應當作的事了。

我想……我知道于今決定是我們應當實現他所期望於我們者。這已不復是一希望，而是一必然。唯有在這實踐上所需要的時間，多少是會長久，依乎我們個人底努力，我們的集中，我們的善願，——及我們於此事上所加的重要性。

在一不留心的觀察者，事情似乎很少改變，但在那些知道着的人，且不爲表相所蒙蔽的人，則見事情已上善道了。讓每人盡其所能爲，也許不必須多少年的時光過去，已有顯著底最初效果給大眾看到了。

這在乎你們自己知道，是否這在你們比世間一切事物還有興趣。

必有一時分，身體本身也發現世間沒有其他事值得生活，除是爲了這，——轉化，于任何其他的事沒有那麼熱烈底興趣，除了轉化。這好像是身體所有的細胞，皆渴求這正要自加顯示的「光明」。牠們向此呼喚，在其中感到一種深密底快樂，而且確然于「勝利」。

是這企慕，乃我所試行傳達於你們的，而你們也將知道，浮世的其餘一切事，皆鈍滯，無味，無用，無價值，與這事相比較的話，——即「光明」中之轉化。

*

*

*

「如何在身體中覺醒對「神聖者」的企慕呢？」

自然有許多方法作這事，而且事實上每人應求到他自己的方法。出發點可因人

而甚相異，甚至在現相上幾乎可以相反。

在過去，瑜伽是遁離人生，除了命裏注定的少數人外，通常的習俗，人只是到了老年方纔想起瑜伽，他們經過許多生活了，知道了人生的一切盛衰倚伏，認識了牠的快樂，牠的痛苦，牠的歡喜，牠的憂悲，牠的負擔，牠的幻滅……總歸是普通生命所給與凡人的一切。時若稍許從生存的喜樂之幻夢轉回，他們成熟到可想想其他底事了，他們的身體雖不是充滿了青年底熱忱，至少尚不致因為知道了饜足而爲累，牠不更要求什麼多大底事物了。

從這端處理事物也是很好的，時若人爲了精神性要脫離人生，不希望身體參加任何轉化。這顯然是最容易底辦法。可是也很顯明，設若人願這物質生存也參加到神聖生命中，欲其作爲行動與實踐之場，則宜乎不等待身體已衰，夠沈靜而不足爲瑜伽之障礙了便開始。比較好，反是很年青便從事於此，其時充滿了氣力，能在其企慕中加上充足底熱力與緊張性。於是，非依賴這疲倦之不復需要什麼了，應當依

托一種內中底熱忱，求未知者，求新者，求完善化的熱忱。而且，設若有幸處於一種情形下，從幼年便能得到一助力，一指導，便應當從很小時起，試行辨別此飄浮底喜樂，淺薄底歡娛，為生命之所能給予者，與那偉大神奇底事物，即此生命、事業，生長，皆在一善美與真理的世界中，其間一切尋常底範圍，一切尋常底不能，皆已廢除者。

時當年幼，「出身良好」，便是說，生而有一性靈存在體知覺其自身，在夢想中總常有此企慕；這在幼年的知覺性上是一種野心，企慕某些事物，是美好而無醜陋，是公正而無不平，是仁愛而無畛域；企慕一知覺底，恆常底成功，一永恆底奇蹟。人在童年夢想奇蹟，願望一切罪惡皆消亡，一切皆常是光明，美麗，快樂；愛好結束圓滿的故事。應當倚托，便是在這上面。時若身體感到牠的痛苦了，牠的範圍了，便應當立下這一夢想，夢到一無止限底力，一絕無醜惡底美；夢到奇妙底權能：能夠升空，隨所當往能自在如意，事態不好時能夠恢復秩序，能夠治病；總歸

是童年時代有過的一切夢想。

普通爲父母的，或當教師的，總在這上面潑冷水開心，說：「呵！那，那是一夢，不是一真實呀！」所應當作的，剛好相反。應當教兒童說：「是呀！那正是你應當要試加實現的，那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設若你能聯接那在你內中能夠作這事的。是那應當指導你的生活，組織你的生活，使你生長在那真實底真實之意識裏，尋常世界却稱爲幻妄者。」

應如此說，而不當化兒童爲庸人，具此平凡粗俗底常識；那會變成一牢不可破底習慣，若某事進行得很好時，則立刻使其在內中起此一念，說：「呵！那不會長久的！」若是某人很優雅，則念：「呵！那是會改變的！」若自己能作出一點什麼事，則說：「呵！明天我不會做得這麼好了！」這些宛如有體中之一酸質，一種腐蝕性底強酸，消去了將來可能性上的希望，確然性和信心。

時若兒童充滿了熱心，永不應在他的熱心上澆冷水，永不要說：「你知道，人

生不是像那樣的！」反之，應常時鼓勵他說：「是的，現在事物不常是這種情形，好像醜惡，可是在這現相以後，有一種美，會要自加實現的。是那，乃你所當愛好的，你所當引來的；是那，當成爲你的夢想的對象，你的奮望的目標。」

設若從兒童時代起便這麼作，後下若革除那壞教育所成的壞工作，若革除那片平凡而粗俗底常識，則可減少許多困難了，——那使人對人生毫不希望好事，使人生成爲晦暗，煩惱；使一切希望，一切所稱爲美的虛幻夢想者，皆遭挫折。反之，應該向兒童說，或向自己說，倘若自己已不完全是「一嬰孩：——」凡此在我彷彿爲不真實，不可能，虛幻底事，剛剛是真實底；是這，是我所當培養的；時若我有此企慕：呵！唯願不常時爲一種無能所限制，時常爲一種惡意所阻住！在我應該養成這麼一種確信；是這，乃真本是真；是這，乃所應當實現的。」

於是信心乃在身體的細胞中覺醒。而你將發現你在軀體本身中得到一反應。在牠本身，牠感覺到內中底意志在幫助牠，增強牠，指揮牠，領導牠，而凡牠的礙限

皆一點一點在消逝。

時若有最初底經驗了，有時在非常年輕已有，時若與內中底喜樂，內中底美，內中底光明，有了初度接觸，那最初一觸，使你頓然感到：「呵！這乃是我所願望的！」——便永不當忘記，應將其存養，置於面前，向自己說：「我一度感到了，因此我能再度感覺到。這對我為真實，縱使這只會占一秒鐘的時間。這是我要將其召回的。」要鼓勵此身去尋求牠，具備信心去尋求牠，信牠本身有此可能性，而且若將其呼召，亦將重來，亦將再度實現。

是這，是人在年輕時便應當作的；是這，是每番人有機會自加集中，自加收斂，反求自我時所應當作的。

那麼你可見到了；時若人是正常，便是說，時若人未被壞教育與壞榜樣毀敗，時若人生活在一健康底，且相當平衡底環境裏，則不須心思或甚至情命之參與，身體自動有此確信，倘有什麼事不對，自然會過去的。牠自身具有平復之確信，確然

于疾病或患苦會要消失的。唯獨由於環境教育之錯誤，一點一點教身體相信有不可醫治之疾病，有不可補救之不幸，有一衰老境况自然會到，這一切皆足以破損牠的正信與確然。但在尋常一正常底兒童，身體，我不說心思，身體自己可感到倘有什麼不對，那會自加調整好。若牠不是像這樣，則可說身體已經被貽誤了。在良好健康情況下，這在牠是正常底，若有任何失調，而牠得生起病來，這在牠全然是不正常底；而在牠的本能上，牠自發底本能上，牠確然於一切當自加糾正。唯獨思想之錯誤，將牠的這個奪去了，而且，不幸，人愈長大，思想之錯誤亦愈甚，愈加隸役於一切集體底提示了，漸漸一點一點，身體失去了對牠自體的信心，於是，自然，既失去了對自體的信心，牠也失去了這自發底機能，重建平衡於平衡既誤之後。

設若，從年很幼稚時起，人教以凡此欺騙底，抑塞底，腐敗底事物，我幾乎可說，散壞底事物，身體雖然儘其可能在為役，可是人已將其顛倒了，已將牠誤了，牠不再有，牠已喪失牠內中底能為，內中底力量，內中底抵抗權能之意識。

反之，設若留心不去誤牠，身體本身具備了勝利的確然性。是思想之誤用及其於身體之影響，乃奪去了牠的這確然性。

然則所當作的第一事，是培養這確然性，不去毀壞牠。隨之則企慕不復是一番努力，只簡單是一發華，內中於勝利的確然性之展放。身體在本身具足了牠的神性的意識。

是這，乃人所試當在自己重新尋到的，設若已將其失却了。

時或一小孩向你說一美麗底夢，他有許多權能，那些事物又如何美麗，你留心永不要告訴他：「呵！人的生命不是像那樣的呀！」因為你那麼說便做錯事了。反之，你應該向他說：「人的生命應當像那樣，會是那樣的。」

*

*

*

「什麼時候方可說人已有準備於整體瑜伽了呢？」

時若人在自己已建立了一心靈的完全平等性於任何情況中。這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絕對需要的基礎：某個事物，非常靜定，安寧，平和，有一偉大底力量之感。這不是生自惰性的靜，而是一集中了的權能之感，無論什麼事發生了，牠會保持你平等，雖在人生的最可怕底環境裏。

有些現象先於此境，表示人已從容中道了。

例如有一時分會到來，人感到實地是被囚禁於尋常知覺性裏，局促於好像什麼極端狹隘而且堅硬底事物裏。透不過氣了，拘束到幾乎受不了，試欲自加脫出，却好像碰在銅牆鐵壁上。

這便表示內中底知覺性已達到了一點，牠的外型於牠已太小了。尋常生活，尋常活動，尋常交際，凡此一切皆現得如此微末，如此無謂！人感到自己內中有一力

量，要爆破這太緊束底外殼。

還有一象徵，即人若立時自加集中，企慕，則頓時感到有一力量，一光明，一平和降到自己，——企慕，而答覆立刻便到。這表示那關係已妥善建立了。

*

*

*

「時若人有此感覺，是被拘禁在非常狹隘底什麼內，則怎麼辦呢？」

總歸是不當用猛力。猛力只使人消耗疲乏，而無任何結果。

設若你知覺內中那光焰，則應將你的企慕之一切能力集中起來，深密集中之於此光焰裏，成一祈求。儘你所可能將一切皆投擲其中，使之明盛，使之愈加明盛，於此亦復盡你所可能的保持平靜。設若你起驚慌，忙亂，發神經，則你達不到任何

處所。應該全般平靜，而且深信不搖，則答復會來到了。

時若你是這麼樣了，你的整個企慕與你的力量皆集中於內中光焰裏，那麼，輕地，在這外殼上稍加一點壓力，絕不猛烈，可是堅持，儘你所可能的那麼久，絕不奮發，絕不激動，絕不驚慌。

設若你這麼作了，你必然成功。不是最初第一遭便成，這是必然的；却要時時開始，且如所必需的那麼久，直到某一天，頓然一下，你出到了一光明的海洋裏。

*

*

*

「佛陀，是室利阿羅頻多所認為一應身降世者，佛的教義於今在超心思化的路上，如何方能是一助力，或是一障礙呢？」

凡有裨益於人類之進步者，是一助力；凡阻滯其進步者，是一障礙。

神聖「權能」之形式，降世爲不同底生身，如佛陀者，降世爲了一特殊目的，是一特殊大事因緣，當宇宙發展之一特殊時會。可是在真元上，這皆只是獨一「本體」之分別了的諸方面；因此分別只是在於作用之特殊化，否則，永是此同一「真理」，同一「權能」，同一「永恆生命」，自加顯示於凡此諸形式者，且在某一時會則出生某些形式，爲了一特殊理由，一特殊目的。這在歷史上長是如此，可是永遠是用新底形式作一新底進步。古老底形式可自加持續，如一震動之自加持續，可是其存在之理由，在歷史上，可以說，是暫時底，一個形式爲另一個形式所代替，爲了作一新底進步。人類的錯誤，便是永要執持在後者，願望過去將繼續無窮。

應當運用這些教義於其有用之時，因爲個人的發展各自有其歷史。你可經過那些階段，時當某些訓練，例如法句經 *Dhammapada* 裏所說的，猶有其一時之用，可是你既超出那階段以後，你應當進而遵行另一種訓練，且見到對你在發展史上會是

有用的，於今已不是了。誠然，我對已經達到了某發展程度和思想管制的人，不會說：「去讀法句經，在那上面靜觀默想。」那便是荒廢時光。我只以之授與未經過那階段的人，時當有其此需要。

可是時常人總是在肩上擔起無盡底負擔。人不願意過去的什麼事失落，於是愈加屈折於廢料堆積的重量下。

你在一段道路上有嚮導，可是過了這一段路，你得捨離這路，這嚮導，自加前進了。這是常人很難作的事。他們若取得了可幫助他們的事物，便把持不放，由此不願動了。如是，以基督教而得了進步的人們，便不願捨，將其擔在肩上；以佛教而得了進步的人們，便不願捨，將其擔在肩上，於是這遲緩了前進，使人不定期留滯了。

一旦你已走過了那階段，讓其墮去，聽其消失！更向前進！

「應當如何工作，去幫助改善現今世間實際情形呢？」

在世界情形之下，許多人失望，呻吟；「爲何世界如此可怕？」可是哀傷殊屬無謂；有用的，是去改變牠。這世界既屬可憎，——在這點上我們大家皆同意了，——既非牠當是那樣，則唯一我們所當作的事，是致力於使其不同了。

但是，在個人，如何可使其不同呢？

有一辦法是人人可作的，即是：改變自己。設若你能向自己說：「我不甚知道自己是什麼，可是這一聚積事物之組成我者，也許是我所工作的這部分，若使盡我之所能爲力，也許是我所能做的最好底事。」這便是一很大底發端，很偉大。而且這不是重壓，這沒有超越你之所能的界限。可以說，你常操縱了與你的力量相稱的

一行動範圍，而這已夠繁多，夠複雜，浩大，深遠，足夠成爲有趣了，——一未知的世界，進到其中作新發現。

也許你可說：「但這麼便是自私呀！」這是自私，若是你用自私方法去做，爲了你的個人利益，比方說，設若你試求權力，要變到足夠雄強而支配他人，設若你想設計，爲自己創造一舒適生活。自然，在那種情形之下，便是自私。此外你得明白那樣你達不到什麼成就。你開始欺騙了自己，你將生活於增上着的虛妄中，將回到一增大而愈增大的黑暗裏。事實皆組織的較人所相信的好過遠甚，：所需要的條件，是一絕對底誠實，在你向神聖工作之實行的企慕中。

倘若你這麼起程，我可擔保你航行那麼有趣味，卽算費時極久長，你永不會疲倦。設若你有一堅強底意志，能受百鍊的毅力，而且保有一永不可少的風趣，能在許多困難和錯誤前微笑，——則一切皆會進行的很好。

*

*

*

室利阿羅頻多在這書裏說：「「超心思」的下降，將給接受牠的人，且在「真理知覺性」中成就了的人，帶來了一切神聖生命的可能性。這不但包舉一切特著底經驗，所以組成精神生活，如我們所認識者，也將包括那一切凡我們現在從這範疇中除外者。」（超心思底顯示）

「我們所除外的是什麼呢？」

這依乎人。在這裏，我們聲明不除外什麼。這正是爲此，我們已採納一切人生活動，無論其爲什麼，也包括了人所認爲最無關精神性者。但我應當說，改變其本性是極難。然而我們總是嘗試，我們在這上面加以一切可能底善願。

「也說過「超心思」的下降有利於改變？」

有兩點是很有抵抗性的。這是一切凡有關於政治的事，與一切凡有關於金錢的事。是這兩點，最難改變凡人的態度。

在原則上，我們已說過，我們與政治了無關係，也是真，如于今之實際政治，我們對之實毫無所爲。可是很明顯，若在其真精神中看政治，便是說，視之爲人羣的組織，政府的一切詳細組織，集團生活的管制，及其與其他集團的關係，即與其他國度，其他國土的關係，則必然這亦復歸到超心思底轉化分內；因爲，如國家生命與國際間之關係像現在這樣，則全然不能在世間過超心思底生活。然則這亦復應當改變，人亦復應當從事於此。

至若關於財政問題，這便是說，求到一交換與生產的方法，應是簡單底，究極簡單，必然簡單，較之原始以物易物的交換情況還簡單了，豈不是嗎，這在原則上本是世間底，屬全世界的；爲了生活之簡單化，也全然必定要有。可是以此人類天性，所產生的結果剛好相反，而那情形變到如此，幾到不能忍受了。這變到與他方國土幾乎不能有任何微少關係，而這著名底交換方法，原本爲簡單化者，也變成如此一番複雜化，已將終於爲一不可能之局，——人已非常接近於不更能作任何事了，徧處是束縛。倘若人願意從他國得到一點微小事物，便當經過如此繁多，如此麻煩底手續，使人終於只得安在他的微小角落裏，滿足於數計在自己圍裏所能種植的山芋多少，不要希望極少知道一點點他處所發生所出產的什麼事物了。

如是，這兩點，政治與金錢，是最頑抗的兩點。在人類知覺性中，這仍是最隸屬於無明無知覺性的力量下，而且我當說，最通常仍是屬於不善願。這是最拒絕有進步，拒絕趨向真理者，而且，不幸，在每個人，也是最成爲抵抗的一點，安於狹

隘底愚蠢，不肯了解凡不在他的習慣以內者。然則，這也真是一英雄行爲，願意取起這些事而加以轉化。很好，人也試行從事於此了，而且除非這已作成，必不能改變世間情況。

相對地，非常相對地，改善經濟和社會情形，猶比較改變政治與金錢狀況容易一點。有些普通理念，世俗理念，從經濟與社會觀點看，仍於人類思想爲可通達，有某些解放，某些擴充，某種集團組織，不像是絕對無意識和不可實現的，可是你一旦觸到其餘這兩個問題，却是極重要底原本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則一切皆不同了……因爲人可能想像一種生活，脫卸了這一切金錢糾紛，雖然，不是作文字遊戲說，那將是一真實底貧乏。金錢的可能性，金錢的辦法，所能給與人者，其中有極大底可能性之富藏，因爲，如在真實精神中和正當方式上運用之，那將使一切人間關係和事業簡單化、簡單化到極大程度，而容許生活化爲豐富充實，在其他情形下是很難能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倘若不是最壞底事物常先於最好底事物的

話，人總不走簡單化的路，却取複雜化一路，而這竟到了那麼一種程度，縱使有了航空聯絡，兩天可從世界一端到另一端，縱使有了一切近代發明，趨於使生活如此「縮小」了，如此接近了，以致不必需二十四日環行世界一周，只消幾日便夠，總之，縱使有此一切，而麻煩仍如此之多，例如滙兌上的，使不少人幾乎走不出他們的家園，這即是說，離不出他們所在的國土，因為他們沒有可到另一地方的任何工具，例如他們若請求外滙，為異域生活之資，則人向他們說：「你的旅行真是那麼重要麼？也許你可稍待一會，因為現在這一時這在我們非常困難哪！」我不是說笑話，這是嚴重底，事情是這樣下去的。這便是說，人將愈加被囚禁於他所出生的地方，雖一切科學趨向已將諸國家帶到如此逼近，使人很容易徧在，無論怎樣是屬此大地了。

局勢便是這樣。從上一次大戰後事情已大加惡化了，一年一年，更壞下來，而且人到了這麼一種滑稽情形下，不幸，似乎要將其如此複雜化了的事再化簡單，其

技已窮；便有種理念已在世界氣霧中潛滋暗長了，這種理念我可稱之爲矛盾，不幸這比矛盾更壞，這是大災禍底，這理念是：設若有一大毀滅；那以後也許比較好。

人是每一秒鐘如此困於這些禁制，不能，不許，法令，凡這些苛細複雜條目之下，人是進到要被窒息了，於是方有此真所羨慕的理念，即倘使將一切毀滅，後下或者比較好。這理念甚囂塵上了，而各個政府，已自處於那麼不可能底境况裏，那麼自加束縛，對牠們好像應該打破一切，然後能前進……不幸，這已稍多於只是一可能性了，這已是一非常嚴重底威脅……而且也不十分確定，是否使生活將更爲不可能了，因爲人感覺已無法出離這種複雜糾紛，人類已置身其間的。這好像一暗影——可是不幸，這是一非常活動的暗影，——已在人類知覺性裏潛生的一點新希望之暗影，希望而且需要一點比較和諧底什麼。這需要已變到那麼愈加尖銳化，而生活，如于今這樣組成，亦愈加與一切和諧相對立。這兩相反對者，如此緊張對立，爆發好像可以立待。

這便是現今世界情形，這情勢不十分光明。但在我們，仍有一可能性，我已向你們說過多次了：縱使外間的事全皆壞了，大災大難無可避免，可是在我們，我可說，不以超心思底生活為虛幻底夢想，於其真實性有信心，於其實現有企慕的人，——我不是說必為聚在這裏捧地舍里本院中人，而是說凡為室利阿羅頻多所給與的知識所聯繫，且有志於依此知識而生活的人，——仍然有此可能性，將其企慕，意志，努力，愈加深密化，集中其能力而縮短實踐的時間。他們仍有此可能性，作出個人底奇蹟，在一小底限度裏也是集體底奇蹟，制勝空間，期限，為了這實踐所必需的時間，以努力之深密性代替時間，且夠迅速夠深遠進到實踐中，以脫離當今世界實際情形的惡果，作出力量，權能，光明，真理的那麼一種集中，使即由此實踐本身，人可以超出那些後果，安全得到保障，而享受此「光明」，「真理」，「純潔」，神聖「純潔」，與內中轉化所給的護持，保衛，而且，雖大風暴掃過世間，亦必不能摧毀這最近底將來之偉大希望，——颶風無從掃滅這實踐之初芽。

倘使不復在輕易底安靜中便睡去，一任事物以其自有的律度進行，却用自己的意志，熱忱，企慕緊湊上去；若已出到「光明」裏，然後方能夠伸頭，能夠在一高上知覺性境界裏，有生活的餘地，能夠呼吸，生長，發展，超此拂過的颶風以上。

這在一很小底度量中可能……：上一次大戰，室利阿羅頻多在世的時候，便已這麼作過。這可以再作，但應有此願力，每人應當作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盡其至誠且儘其完善，如他所能的。

*

*

*

「在超心思底世界裏，玄秘法的地位將怎樣呢？一切既在超心思底世界裏皆已知，則不必更需要學什麼玄秘法了吧？」

(按：L'occultisme 通常譯為「玄秘主義」，此下譯「玄秘法」較妥。印度教及佛教之密宗或真言宗，及其他教中有種種法術，近是。)

你以為人學玄秘法如學彈鋼琴嗎？但不完全是像那樣，事情不是完全像那樣式進行的，因為這關係到知覺性的另一界，那不是物質界。事實上，沒有特殊稟賦的人，可以讀完世間所有關於玄秘學的書，然仍永不能作。這是一特殊官能。

是真，你也可能讀完世間一切說彈鋼琴之法的書，然你不彈則你永不會彈。有些天生的音樂家，天生的藝術家，也有許多人勤苦一生而永不能成就什麼。在玄秘法也一樣。

倘若你願意說時若人已成了一超心思底生存者，則將有稟賦能作一切，這是對的；但這不是說這當是一自發的才能。可能是在潛能上人能作一切，但不必然是人

便作一切事。必然因人及人自有的趣味，同樣有其分殊與類別，和特殊定派之事。我見不到你爲什麼偏要從超心思世界裏褫奪玄秘底機能，過於他事。

你如何想像超心思底生活呢？像一個天堂，大家作一樣底事，用同樣底方式去作麼？……古代天國的概念，其間所有的人皆成了天使，奏着弦琴？不會完全像那樣的。一切殊異仍然會有，必有一切分別以及各種不同底活動，可是非用尋常人類的無明，人是用了正知識去作事，那便成其爲異。

*

*

*

「在超心思底生活中，各種「權能」豈不會更大麼？」

你認爲玄秘法是在這種義度中，即在生活上在事物上發生作用的權能，如同一

種程序麼；但那不是玄秘法，那是魔術（*magic*）。

玄秘法，牠是知覺性的一特殊使用。于今如其爲人們所實行的，是一直接底知覺底知見、知見現相後的種種力量，和這些力量的活動；因爲人于此有直接知見，人也有在其上施爲之權能，於是以一多少是高尙底意志，參入到這些力量的活動裏以求得所願望的結果。

*

*

*

「在超心思生活中，人豈不自發地會有這些權能麼？」

自發地！……可是凡人皆作些玄秘法而不自知。凡人皆自發有此一權能，但這可能是很小，小如針鋒，或這可能是很大，廣如大地，浩如宇宙。你生活不能不作

玄秘法，只是你不自知。時若人有超心思底知覺性，則可知道；這是唯一分別。

我時常向你們解釋過，時若你在思念，則已作玄秘法了。你思念某人時，自動地，你有點什麼已與某人相接觸了，倘若在你的思念上再加一意願，願某人應當像這樣或那樣，作這事或作那事，他應當懂到這個或懂到那個，那麼，你已在作玄秘法了。

某些人作此是有能力，時若他們有一強大思想，那便顯示而且自加實踐。在有些人這非常無害，他們也得不到大結果。這依乎你的思想之權能，也依乎你的集中之能力。這是一種盡人皆行的玄秘法。其與真正使行玄秘法的人之分別，是後者自知其所爲，他一部分也知道如何作。

*

*

*

「在超心思底世界中，豈不將人人皆作玄秘法？」

接近事物的方法，常是會有不同。也許玄秘權能將更普通，但是倘若你想像一個世界，其中人人皆同等有一樣底玄秘權能，那會沒有什麼分別了。有玄秘權能的人，在無有者上發施作用，可是設若人人皆同等有之，則不更成其為玄秘法了。

我相信，即使是在最美滿底超心思實踐中，仍然在各人的能耐上，在各人的賦予上，有其分別。可是代替了人之在於其位或不在其位，無知覺地作着或不作其所應為，人人皆在其位，——我希望人各時常在於其位，——且常知覺地作其所當為者。這便是說，不復像現在這樣，人是試欲知道，且在暗中摸索，而是人將已知道他所當作的，且作的很好。這便是整個分別了。分別仍然是有的，凡人各在其位，凡人各自有其活動。你不要信人人會開始一般同，以同一方式作同一樣底事，——那會是一可怕底世界了。

我們可以這麼解釋所以區別超心思世界與如今現實世界者：你所不知者，你將知，你所不能者，你將能，你所不了解者，你將了解，——而你所不知覺者，你將知覺。這麼便是新創造的基礎：以知識代無明，以知覺代不知覺，以權能代不能。但這不是說一切將混在一起，至於無可分辨了。

室利阿羅頻多向我們說過，即使在超心思本身，也有不同底實踐諸界，諸界將相續顯現，以同一進步運動，如常引導宇宙發展者。徒然因為至今這是對人類大多數封閉了的一個世界，對很少數幾人還不到半開，人便很難設想這在超心思生命中的進步運動，但牠是存在的，而且，一經有進步，有上升，便有一圓成，隨其自有之律則發展的，這漸漸從無心知本身一點點啓開，直到一充分照明了的知覺性，這是在真理中發生功用，不復是在無明中發生作用了。「非顯了者」，將運用超心思世界以自加顯示，非全然，整個，頓時，可以說全體量地在顯示中，然是進歩底，也將遵循同樣一發展之律則，如我們今茲所處的世界所遵循的，可是非復不知所如

往，人却善能認識其道路，知覺地遵行。不復是意想，揣度，推測事情應當會是怎樣，人將見到自己往何處去，也將知如何往達其處。那將是與我們今之現實世界的真本分別。必然，那不會是一平版底生存，一切皆無盡存在其間而無改變。

我相信在人類知覺性中常有此一傾向，願意達到某處，坐下了，便以為是完成了。『我們已達到了，我們安定下來，不再動作了。』那將是一可憐底超心思。

可是這上升，進步，趨向一增上底圓成之運動，在超心思世界，將較在我們實際世界尤為顯然，不復是在凡人皆為盲昧且摸索着的黑暗中自加展開，牠將在光明中自加展布，而且人將有那喜樂，知道他往何處；且如何到那裏。

於是不須來問：『這事會有麼？』或『那事不會有麼？』——會有許許多多事物我們至今所未有的。一切可能底事物在那裏會有。

*

*

*

「……是否整個人類，或止一部分有準備於改變的人將被（超心思底能力所）觸到，則依乎在宇宙持續的秩序中原意所在的或所可能的了。」

（超心思底顯示）

「「原意所在的或可能的」，是什麼意思呢？二者不同麼？」

是同一事。你在某一界看某一對象時，是橫平看的，若你在另一界看此同一對象，則是直看了。（說至此，指一書之封面及書背爲例。）如是，若從高處看，說「原意……」，若從低處看，說「可能」。這絕對是同一事。只是觀點之不同。

設若你安於一種知覺性裏，其功能是心思底，縱使這心思已居至高境，你總會有此概念，即因與果之絕對決定性，事物皆是牠們那樣，因為牠們是那樣，而不能另外怎樣。只在你已全般超出心思知覺性以上，進到一事物之超極意度裏，可稱爲

精神意識或神聖意識者，你方發現你自己頓然在一完全底自由境界裏，一切在其間皆爲可能。

那班接觸到這境界的人，或已經歷過的人，——縱使只一頃刻，——試行描述這種印象，以爲是一絕對意志在施爲，而這，在人類心思上，即刻變爲一武斷者之意識。是因爲這一變形的緣故，遂產生了這意念，我可稱之曰傳統底意念，即有一至高底武斷底上帝，——而這是一切啓明了的精神人物所最不能接受的理念之一。我想是這，是這經驗未得善加表明，乃造成這意念的原由。事實上，說這爲一絕對意志，是不正確的，這非常非常不同，這實然是另外一事，因爲，凡人所知爲「意志」者，是一已取而付諸實施的決定，我們不得不用「意志」這名詞，可是，在真理上，在宇宙間運行着的意志，不是一選擇的結果，亦不是一所取的決定。在我看較爲接近的表述，可說這是一「視見」。

那些事物是，因爲牠們被見到，且自發地被見到，——不是像我們用眼睛一樣

見到……總歸一樣，這是最接近底說法；這是一視見，一自加開展的視見。宇宙如其被見到之量度而自加客觀化了，是爲了這，室利阿羅頻多方說「是原意之所在的或所可能的了。」牠不是這也不是那。凡人所能言詮語表者，皆加以變形了。客觀化，宇宙底客觀化，是這麼一會事，如同在時間空間裏的映示，如同一活形像，自永恆以來便是者的活底形像，一隨此形像映示在空間和時間的銀幕上，如量，牠自加客觀化了，——「無上者」觀照他自己的形像。（按：此理與黎俱韋陀中所說者相合。）

*

*

*

「爲什麼最初一見，人感覺爲某些人所吸引，而對有些其他的人又感覺一種拂逆呢？」

普通這是基於情命底親和性，沒有旁底什麼。有些情命底震動相和合，有些情命底震動不相和合。普通便是這，沒有其他。這是情命化學。

應當處於一遠過深沈而且明見底知覺性裏，然後這可改變。有一內中底知見存在，基於心靈底知覺性，使你感覺到是何人有同樣底企慕，同一底目標，可能成爲你在道路上的伴侶，而且使你明見何人是走非常不同底路，或在他們有些力量是與你相對的，在你的發展上可能妨害你。可是要達到一種這樣底知見，自己應當是無外地從事於精神進步及整體實踐。然事實不常是這樣。而且通常也是若人已達到了這種內中底明見時，則這又不自表爲一吸引或拂逆，而爲一非常客觀底知識，一種內中底確然性，使你取一寧靜且合理的態度作事，不由吸引或拂逆。

因此，可以在一普通而且幾乎是絕對底方式上說，凡有極明確且極衝動底同情和反感的人，是生活在情命知覺性裏的人。其間也可參雜了心思類的親和性，便是說，有些才智愛好共通底活動，但那是在智識格度上居於極高水平的人，而那在交

際上更發爲一種夷曠之感，一種遠過寧靜且不拘泥之風格。與某些人交談是一種愉快；與另外某些人談話則了無趣味，也得不到什麼益處。那是稍許比較悠遠而且恬靜底；那種關係尤屬於理智界。可是反感和同情，這明顯是在情命界爲然。

如有物理化學一樣，正有一情命化學。有些物體相拒，有些物體相引。有些原素相和合，有些原素相合則爆炸。正是這樣。有些情命震動相調叶，而且和諧到那麼好，以致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場合，這種同情成了人所稱爲愛情，頓然他們感覺：「呵！是他，正是我所期待的！呵！是她，正是我所尋求的。」於是彼此急切互相傾倒，直到他們發現這一切非常淺薄，而且這些事不能持久。所以對要修瑜伽的人第一忠告是：「你得超出同情和反感以上。」這是不甚有深沈真實性的事，至少引你有時到幾乎度越不過的困難。以這些事，你能毀壞你的人生。最好是不甚注意於此，向自己退後一點，自問爲了什麼理由，——不甚神祕底——喜歡遇見這人而不喜歡遇見那人。

時若人除外地從事於修持，會有一個時分，人可能感覺到，——但在一遠較微妙同時遠過沈靜底方式上，——某種接觸會與修持有益，另外某種接觸會有損。可是這感覺時常取一絕無拘執底形式，而且時常甚至與所謂情命底吸引遠拒相反；很尋常這其間沒有相同底事。

然則最好是較遙遠地看這些事，向自己稍教說這些事之無謂。

顯然有些天性幾乎是壞透底，有些存在者生來邪惡，好作邪祟；則合邏輯地，若人是在自然狀態中，不是顛倒，如動物然——因為從這觀點看，動物高過人，顛倒始於人類——人會趨於避開，如避開什麼極有害底事物；可是幸而這種情形不常有，而人在人生中所遇到的，普通總是非常混合底性格，其善惡總有一種平衡，人可希望關係同時有好有壞。沒有什麼理由要起一種深沈底反感，因為人自己也是混合底，同樣的遇到同樣的。

人也說過，有某些人如同吸血鬼，若是他們遇到旁人，自動地會吸去他的精神

和生命力，在這便當防備如一非常嚴重底危險。這種事也有，可是不那麼尋常有，究竟也不怎樣全般，會使人要逃開，時若遇到了這樣底人。

總之，若人願在精神義度上發展，第一事當作的是超越自己的反感——和自己的同情。凡此皆一笑置之。

*

*

*

「自從修道院擴大發展以來，好像一般知覺性已降低了，這是什麼緣故，而且，如何可提高普通水準呢？」

這是一頗為複雜底事。我姑且試加解釋。

從前很長久一時期，這修院不過是少數人的一聚集，每人代表一點什麼，可是

全屬個人，沒有集團組織。那如同同一棋盤上的散子，只有一點好像聯合的模樣；或毋寧說徒然是這膚表底事實，即少數人同在一處生活，有些共同底習慣而已；即是那也不多，少數而已。各人自己進步——或不進步——隨他自己的能量，與旁人的關係極微。於是，一依組成這雜集的個人之價值，可以說也會有一普通價值，但那是非常浮泛底，沒有集體底真實性。這麼經過了很長很長底時期。

只是到最近，方開始現出有一集體真實性之需要了，集體底真實，不必限於修院以內，也包括凡自稱——我不是說在物質上而是在其知覺性上——為室利阿羅頻多的使徒，且試行依他的教義而生活的人。在他們全體，尤其自從超心思底知覺性和力量顯示以來，已強大覺醒了一種真實底集團存在的需要，不是基於純粹物質環境的，却是代表一更深沈底眞理的，即室利阿羅頻多所稱為一超心思底或玄秘智底團體者。

室利阿羅頻多自然說過，爲了這，組成這集體的個人，應當自己已有了超心思

底知覺性，然即使在個人能臻至這完善境界以前，已需要作一番內中底努力，倘若可這麼說的話，創造出這麼一集體底個性。一真實底結合，一更深沈底聯繫，這需要是被感覺到了，而且努力亦是趨向這種實踐。這便是有些糾紛的原因，因為從前的傾向是那麼個人性底，以致有些習慣被推翻了，我不是說在物質上的，因為那些事與從前的沒有什麼大分別，而是說在內中，在比較深沈一點底知覺性中，——尤其是，這一點是我所願着重的，——這已創造了某種內中底互相依賴性，這自然稍許降低了個人水平，除了少數人，已達到一種內中底實踐，充足到能抵抗這一向下平的作用。

是這，乃使人得到那印象，普通水準降低了，這是不十分正確底；普通水平線比從前的高了，可是個人的水平線降低了，在許多人如此，而且少數個人曾經能有這種或那種實踐的，感覺到不知為什麼被一重量壓下了，那是他從前所未曾負擔，而是發自這種互相依賴性的。這全然是一暫時底現象，而且到後來，相反的，可終

有改善，終有一非常明顯底普通進步。自然，設若每一個人是知覺着，不屈服於這種下平的作用，而能抵抗，能轉化，變移，提升從他人所得到的這些原素，勢力，浪潮，則整體會升到一起上底知覺性裏，比從前那樣進步高多了。

是這，乃我領導你們所趨向的，而未嘗詳細向你們說明，只向你們說起作一番努力是愈迫切需要了，也意在恰好有一日向你們說，凡你個人所作的努力，非徒然是個人底進步了，可以說將要擴充，將有非常重要底集體效果，但我未曾說出，因為幾個月來，我要準備每個人底知覺性去採納，或甚至可說，去認識這一集體個性之需要。

是這現在得說明了。沒有旁底什麼理由可歸到這似是底低落，牠本不是。這是螺旋紋底進步運動，是需要人離開某一實踐，然後可使這實踐不但更廣大，亦復更高了。設若人人知覺地於此合作，以善願而爲之，這會進行到更快。這是一嚴切底必需，倘若人願此修道院的生命長存。一切凡不進步的事物，必然下傾，滅沒；爲

使此修道院能夠悠久，則應在牠的知覺性上作一進步，而且化之爲一活着的整元。如是。在進步的螺旋紋上，我們離開了歷年所遵循的實踐的路綫稍遠，但是會要在一更高底水平上回到那點的。這便是那理由。

顯然，可能有許多運動，好像與我方纔所說起的相違反，但這時常是如此的，因爲每番人要實行某事，所遇到的第一困難，便是一切從前未甚活動者的反對，牠們覺醒而抵抗了。凡不願容許此改變的，自然醒轉而起反抗，但這不關重要。這在個人也一樣；時若你要作一番進步，你所願意克服的困難，立刻在你的知覺性中增大其十倍重要性和緊張性了。只當堅持而已。這便是一切，這會過去的。

*

*

*

整體瑜伽，組成於一系不斷的考試，人所應當通過的，而未嘗預先得知，這使你不得不常是儆醒而且注意。

有三組考試者主持考試。表面上他們彼此毫不相關，其方法又如此不同，有時甚至牠們又似那麼相矛盾，好像不能達同一目標，可是牠們相輔相成，合作以達同一目標，對結果之完整性皆不可闕。

這三類考試，便是「自性」的種種力量所主持的，精神底和神聖底種種力量所主持的，以及敵對諸力量所設立的。最後這一類在其現相上最使人迷惑，要不遭突襲而無準備，必需在一儆醒，誠懇，和謙卑的恆常狀態裏。

最平庸底環境，日常生活之事，在現相上最不關重要的人與物，全屬此三類考試者的這一類或那一類。在這龐大而且複雜底考試組織中，是普通認為人生上最重要底事情，反成了最容易通過的考試，因為牠們遇到你已留心而且準備了。人比較容易躡着路上的小石子而顛躓，因為牠們不引人注意。

堅忍與柔和，高興和無畏，皆是身體「自性」的考試所特殊需要的性格。

企慕，信忱，理想，熱心，大度於自我奉獻，則是爲了精神底考試。

傲慢，至誠，謙卑，則是爲了發自敵對勢力的考試。

而你不當以爲一方面有通過考試的人，另一方面是考試者。一隨環境和機會，人同時便是此一切，是主考者也是與試者，而且也可到那種情形，在一時，頓然，自己是與試者又是主考。而人從此所得之益，在質與量上皆依乎其企慕之深密與知覺性之微醒。

結論，作最後一介紹，永遠不要充當考試者。因爲，時常記起自己是也許臨到要通過一場很重要底考試，這自然很好，反之，若相信有責任要考試他人，則是異常危險了，因爲那是開了對最可笑且最有害底虛榮之門。是「無上聖智」乃決定這些事，不是任何凡夫的愚昧意志。

*

*

*

「我與你同在。」——這話正確是什麼意思呢？

時若我們祈禱，或內中在一個問題上交爭，我們真被聽到嗎？雖以我們之魯鈍，和我們的缺點，雖甚至有我們的惡意和我們的錯誤，而常是被聽到嗎？而且誰聽到呢？與我們同在的你麼？

那是你在你的無上知覺性中，一非個人性底神聖力量，瑜伽之力呢，或是你，在此身體中的「母親」，有一物理底知覺性的你呢？是一個人底當體現前，真知道我們的每個思想和每個動作，而非某一無名之力量嗎？你能告訴我們你如何，在什麼方式上，與我們同在呢？

人說過室利阿羅頻多和你，組成一個且同是一個知覺性，可是，室利阿羅頻多的個人底當體，和你個人底當體，二者分明不同，各個作自己的事呀？」

我與你同在，因為我是你，或者你是我。

我與你同在，這表示有一世界的事情，因為我與你們同在一切水平，同在一切界，從無上知覺性直到我的最物理底知覺性裏。這裏，在捧地舍里你不能呼吸而不能呼吸到我的知覺性。這幾乎在物質上飽和了這整個霧園，在微妙物理界，直延到大湖邊，離這裏十基羅米空遠。更遠，我的知覺性可在物質情命界使人覺到，其次在心思界，以及在更高底其他諸界，徧一切處。當我第一次到這裏來，我感覺到了室利阿羅頻多的霧園，實質地感覺到，在十里以外，是十海哩，不是基羅米矣。那是突然底，很具體，一種霧園，純潔，光明，輕揚，輕揚，使人升舉。

很久以前了，室利阿羅頻多在院裏遍處揭示這標語，你們人人皆知的：「常是要那麼作，好像「母親」望着你，因為，真實是她常與你同在。」

這不簡單是一句話，這不只是文字而已，這是一事實。我是在一非常具體底方式上與你們同在，有微妙視識的人能看見我。

在一普通方式上，有我的「力量」恆常在此工作，恆常在轉換你的有體之心理原素，將其移置於新底關係中，對你自己明確界定你的本性之各方面，使你能見到什麼是應當改變的，發展的，泯除的。

但舍此以外，你和我中間有一特殊底個人底聯繫，在凡已轉依室利阿羅頻多的教化的人們和我之間，——自然，距離是不算什麼的，你可以在法國，在地球上另一端，或在捧地舍里，這聯繫是一樣真實而且醒活。每一次來了一呼求，每一次我應當知道而發出一力量，一靈感，一保障，或作其他的什麼，那好像是突然遞來的。一使信，我便作所應當作的事。這種消息不論是什麼時候來到，顯明的，你們也許看見不止一次，我忽然在一句話或一樁工作上停止，這是因為有一事來到了，有了一消息，於是我作一度集中。

在那班人我已接受為弟子的，我對之說過「可」，又有多於一聯繫者，有我的——一個分身。這個分身每次在必要時便警告我，報告發生了什麼事。事實上我恆時得

到消息，但一切事情不是皆鑄在我的主動記憶裏，那樣我會淹沒了；物理知覺性，工作像濾器一樣；事情皆紀錄在一微妙界上，皆在那裏在一潛存的境況裏，微微像一記錄下了的音樂而未重奏，時若我需要以我的物理知覺知道牠，我便接近此微妙界，於是錄音片開始旋轉了。我便見到事情是如何的，其在時間裏的發展，其實到底結果如何。

倘若爲了無論什麼一理由，你寫信求我的援助，而我已答覆「我與你同在」，這意義便是與你的關係已活潑了，你已在我的主動知覺性裏，在一時，在必需的一時期裏。

而這你與我間的聯繫永未割斷。有些人，很久以前離開本院了，反叛而去的，可是我繼續在潛知他們，眷注他們。你們永不會是被拋棄的。

如實，我感覺對每人負責，甚至在平生只見過一秒鐘的人。

現在你得記住一事，卽室利阿羅頻多和我，時常只是一個且同一知覺性，一個

且同一人。只是，時若這力量或這當體，為同一者，通過你的個人知覺性，牠便披着了「一形式，一相貌，一隨你的氣質，你的企慕，你的需要，你的生存之獨特變轉而異。你的個人知覺性，如同一濾器，倘若我可以說，如同一指針，牠作一選擇，在無量神聖可能性中揀定一個可能性。在深處，「神聖者」恰合給與每個人所期望於他者。設若你信「神聖者」為遠且虛，他便是遠且虛，因為為了你的無上好處，必須使你感覺到上帝的憤怒；他對崇拜迦黎母 (Kali) 的人便是迦黎母，對「敬愛者」(bhakta) 便是福樂。他對尋求「知識」者便是「大全知識」，對幻有論者便是「非個人者」，對無神論者便是無神者，在愛他的人便是愛。他有如弟兄，而且親近，常是忠實朋友，對在每個運動中在每一時分裏感覺他為內中嚮導的人，常準備救助。設若你信仰他能滌除一切，他便滌除你的一切錯過，一切差失，從不懈退，在每一時分你能感覺他的「恩慈」無盡無窮。如實，「神聖者」便是在你的最深沈底企慕中所望于「他」者。

時若你進到這知覺性中，一覽便全見一切，見「神聖者」與凡人的關係之無極無窮，便可見到這整個多麼神奇，在一切細節上。人能翻閱人類歷史，見到「神聖者」如何隨人所了解，願望，希求，夢想者而進化，如何他隨唯物論者而是唯屬物質，又如何日日增大而愈近凡人，也愈光明，一隨人類知覺性之自加擴大。各人可自由選擇。貫徹全世界史，人與上帝之關係變化無窮，這美滿是一非語言可表的奇蹟。而凡此一切總聚，只是「神聖者」的全部顯示之一秒鐘而已。

「神聖者」與你同在，一隨你所企慕。這自然不是說他將俯順你的外在本性之無常，——我在此是說依你的本性之真理。可是他有時仍然一隨你的外表企慕而自加型鑄，而且，設若像敬愛者一樣，你生活於遠離與親近二者的交換中，極喜與失望之更互裏，「神聖者」亦復時或自遠或自近於你，一如你所信。這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外表態度。人們不知道信心是重要到什麼地步，怎樣信心是一奇蹟，是奇蹟底創造者。因為倘若你時時期望被提舉，被引向「神聖者」，他會來將你提

舉，他會在那裏的，非常近了，愈來愈近。

*

*

*

整個底自由

我告訴你：應絕對自由，可是你還應當了解所加於這句話上的意義。如實，人很常時是以自由與放縱相混。在凡俗底心理上，自由便是一可能性，可作一切儘可能底愚蠢事而無任何禁制。無庸說，這自然不是指那種自由。時若我告訴你應當自由，我是說真實底自由，這在乎無有於任何執着。

而達到這境界不是容易事。

例如，你且自問，你到什麼程度是超於一切詆譏和誇讚呢？不是你應當感覺你

那麼超於凡人，以致他們的意見在你好像可全般忽略，——不是。但你應當認識普通底無明之境，包括你自己的在內，你將知道在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判斷他人。唯「神聖知覺性」，在你自己或在你的師尊的，乃當成爲你的唯一嚮導。

唯一方式得真實是自由，便是全般且無保留而歸順「神聖者」。然後你將見到凡一切拘束你，繫縛你，牽鎖你者，將失去其重要性，很自然地刊落了。

雖然，這一切又不是說，凡由他人而來者，你從之毫無可學，恰是相反，——甚至是一小孩也能給你一教訓。不是小孩比你較少無知，而是他能作爲一面鏡子，照出你的形像，於是返映出一點事物你所未嘗知覺的。因此你能獲得很大底益處，只要是你知道如何接受教訓而無不良底反應。

你將得此經驗，即人生上一切時中，皆可從他人學到一點什麼。雖然，亦永不當感覺到爲他人的意見所拘束，常時得記起唯獨無上「真理」乃能知，且能斷。

於是你自由了。

是這種自由，我所望於你們的：自由，即無有於一切執着，一切無明，一切反動，——無有於一切了，除了向「神聖者」全般歸順，因為隨此歸順，有無上精神自由來到了。

有種種自由：有一心思底自由，一情命底自由，一精神底自由，皆為相續自制之果。可是還有一全新底自由，隨超心思顯示而有可能的，即身體的自由。

凡超心思底顯示之最初結果之一，便是給身體一種自由和自主，以前牠所未嘗識得的。我說自由時，這不是指一心理知見，也不是指一內中知覺性的情況，這是另外一會事，而且這比較好的多——這是身體中的一新現象，身體的細胞中的一新現象。細胞本身，第一度感覺牠們自由了，牠們有了一決斷之權能。新底震動來到與舊底震動相雜時，是這使我頓然感到了，向我指示一新世界已經誕生。

像尋常這樣，是身體生活下去，常有此印象，即牠無由自主：疾病侵入牠，而牠未能真實加以反對，還有一千個因素強加于牠，壓迫到牠。牠所有的唯一權能，

便是自衛和反抗。時若疾病已侵入了，牠能奮鬥而克服那疾病，——近代醫藥亦已認明若是身體決定要痊癒，牠便痊癒了；不是藥物治病，因為設若病痛一時為藥物所克制，而無身體之意志存於其間，牠必在某處在另一形態下反攻，直到身體自加決定必要痊癒而後已。但那只是一自衛之能為，能夠擊退一已入侵的敵人之權能，而不是一真自由。

但是好了，隨此超心思顯示，某些新事象已在身體中發生了，身體已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自主了，真實頂天立地，倘若我能這麼說。這所給與的印象，在物理上，是這麼一種印象，即整個有體皆直立了，昂起了頭，——是主人了。

長久以來，我們生活好像有一重量壓在肩上，有些什麼抑我們低下頭來，人感覺到被牽纏，為種種外在力量所引，人不知道是由誰或為什麼，也不知道是向何處去，——這便是人所稱為「定命」，為「命運」。時若人修瑜伽，其最初經驗之一——即「潛龍」*kundalini*的經驗，如人在印度所稱——恰恰是知覺性升起，破出這

硬殼，在那里，升到頭頂上，終之人出到「光明」裏。於是而人知道，見到，作一決定，而且實踐了——當然還有些困難，可是如實人已在高處。現在好了，隨此超心思底顯示，是這麼一個經驗進到身體了。身體抬起了頭，牠感到了牠的自由，牠的獨立。

例如昔年傷風傳染病盛行時，我每天生活於扶帶其病菌的人們中間。但有一天我清楚感覺到身體作了一決定，牠不要感受這傳染。牠堅持牠的自主。豈不是嗎，這不是無上「意志」作了這決定的問題，這不是發生在最高底知覺性中，這是身體自體作了決定。時若人在他的知覺性中全然高處，人見到事物，人知道，可是事實上人若再下降到物質中，則有如水入沙土。好了，這些事改變了，這是身體直接有權能，而非外力參與。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底一結果，雖其不怎樣顯著。

而身體中的這新震動，使我懂得轉化的機巧。這不是一個什麼事物帶了一無上「意志」來，一超上知覺性按加到身體上，這是身體本身在其細胞中覺醒了，是細

胞本身的一種自由，一種全新底震動，而錯亂皆調整好了，甚至是那些先於超心思底顯示之錯亂，皆調整好了。

自然，這一切是進步的，但我有好底希望，一點一點這新知覺性會增大，得到地盤，反抗那破壞和毀滅的舊力量而勝利，反抗這凡人以為決不容情的「定命」而勝利了。

*

*

*

「時若人有一嚴重決定當作，如何可知道他的真命運在那一邊呢？」

人不止有一個命運，却有多個命運。

每人有權利重返其無上淵源，無論其在世間品級中的位置是什麼，——這個，

這是「神聖者」對物質所施的賜予，這是你的真命運。而且這是一特殊給土地的贈與，在其他世界是沒有的。同時，每人在此顯示中有他的特殊一脚戲要出演，這是「無上者」給他注定的，可是同此一脚戲可能安置在各個不同底水平，一隨在你內中的「那個」之進化程度。若「那個」在你內中仍很年輕，你的實踐可能絕對，而且著實重返與「無上者」相結合，可是在世間實踐的範圍將有限，非常狹小。在垂直界上你可能逕直接觸「無上者」，不願你之為微末，但在橫平界上，你的實踐之所被，將是極微。我們可取「摩醯首利」(Maheshvari)即「大自在女神」為喻，她是「權能」與「全智」之「母親」。「母親」的這方面，可能着上了不同底形相，一隨你中間的「那個」發展的程度而異，這可能是簡單一小團體的領袖，一小君，一大皇后。她將是在小團體領袖中，亦如在大皇后中，但實踐的原疇顯然有異了。

這麼，循此同一垂直線，引你返於神聖源頭者，你可能有多個外在命運，一隨你的發展情形而異。瑜伽是試要跨越許多步驟，但那不常是可能。有體中有些心情

綜結，只能以經驗消融；這經驗可得之於幾生世，幾年，幾月，幾分鐘裏。

時若人看到，在無上知覺性中，一切命運開展着，命運的一切可能性開展着，這是一興趣無窮底事。有些人被凡人置為有「誇大狂」(*megalomanié*)，因為他們有浩大計劃，廣遠企圖，不與於今世界的可能性相當。最尋常只是在他們缺乏了明辨智，缺乏知識。他們必然曾經達到一起上真理，也許是某一事物與他們的將來命運的某方面相應者，——而這是為什麼緣故他們如此深信不疑，——可是缺乏了明辨智，他們見不到那真理的時候還沒有到，環境還沒有準備好，或他們從而出生的環境，阻障他們實行他們感覺為真實者。在真理之視見與其實踐之實際可能性間，有一段時間空闕。可是不應當打破那些大夢，因為那是毀滅你自己的前途之事。尤其是要拒絕，要極力拒斥這種有害底道德，如「如前大約翰」(*Gros-Jean comme devant*) ① 的，這桑學·班札 (*Sancho-Panca*) ② 的平庸而且鄙俗底常識。簡單只應知道如何等待，長久培成自己的夢想。

結論，這是人可說的：在宇宙間沒有也不能有兩個相同底命運。

這顯然是各人的命運已自替他成就了，人愈是近于「神聖者」，這命運愈是附着了神聖性質。

⊖ 此乃法語中常談，起源或自中世紀，意像爲一肥大自私之人，愚庸倨傲。故常云：「大約翰欲教訓其神父。」然倘若見其憧憬之幻滅，則起警覺，文中之義在此。

⊕ 見塞凡提斯 (Cervantes) 之名著堂企蓄特。

*

*

*

近代科學所發明的唯一真重要事，是從外在和物理觀點看，事物皆不是牠們那麼似是了。時若你看一身，一人，一物，一景，你對這些事物有一知見，得自你的眼，耳，觸識，在細節上，則由香，由味；很好，科學却向你說：「凡此一切皆是幻妄，你全然非見事物如其為事物，非觸，非感覺，非嘗味事物如其為事物者。這是你的識官在某一方式下與事物相緣而作的虛構，全般是膚淺，外在，幻妄，且不真實。」

從科學觀點看，人是一原子聚，甚至還不是這，是比一原子還無限地不可見，且永恆在運動中者。絕對沒有什麼是像一人物，一鼻，一眼，一口者，凡此皆只是一表相。於是科學家達到了這結論，與古代極端精神論者的理論相同，即世界是一幻有。這是一偉大發現，非常偉大；再進一步他們便可達到真理了。如是，時若

人說：「可是我見到這哪，我觸到牠，感到牠，我確然於此」，從科學觀點看便爲大失。只是全未研究過事物如其爲事物的人，方這麼說。這麼由直徑相對的路綫，科學家和精神學家達到了同一結論：「世界如我們所見者是一幻有。」

可是，什麼在其後爲真實底呢？尋求精神知識的人會告訴你：「我們於此有經驗」，可是自然這是一純主觀經驗，還沒有一遇合之地，其間有所表現，可能在一切人皆覺無可詰難。每人的經驗，對每人自己乃無可詰難。

深求之，一經驗和一發現之價值，也許可以其所施與之權能而證明，即改變現相與轉移事物之權能，轉移事物環境和這世界，在其對我們如此現似上，按照了由此經驗而顯示着的意志。在我覺得一個集體經驗或個人經驗的比較共通底證明，在於其能轉變事物，使這些形相如我們所稱爲世界者，異於其如是。從主觀立場說，經驗在個人知覺性上的效果，是一無可否認的證明。在凡已臻至于福樂，尊上底平安，不易底喜樂，事物的深沈知識的人，證明已不一而足了。於外在形式之效果，

則甚依乎許多其他底事物，不止經驗本身，也許依乎經驗之本始因；可是無論怎樣，足以使個人經驗對他人——不止得此經驗的人——為證明者，是其所施出的權能，施於他人，施於事物，施於對尋常知覺性為客觀存在者。比方說，設若有人已達到某一知覺性境界，有權能將其傳達於旁人，這局部是——僅局部是，——其經驗之真實性的明證，可是設若，更遠推，這人所自處的知覺性境界，比方是一美滿底和諧境界，已達到能創造此和諧於外在世間，顯然在無有和諧之處，則那證明，我想，可更容易被接受，即算是科學底唯物心思也能接受；設若這些幻有之相，能變為比我們于今生活其間的這世界更美好，更和諧，更快樂底事物，那也許成為無可否認的證明了。而且，設若我們推之更遠，設若如室利阿羅頻多所允許者，有超心思底力量，光明，知覺性轉化這世界而創造出一新民族，則人們更不能否定這些新有體之存在了，——在一種條件下，即他們與尋常人類足夠不同，雖在凡人易起誤會的識感也明見其分別，——正如猿類和動物，倘若他們說話，不能否定人類之

存在一樣。

順着這些推論，好像那比較最概括，最分明底一方面，也許將是最初顯示的，將是權能一方面，甚過喜樂一方面和真理一方面。爲了一新人羣要能建立於世間而且長存，必然是牠要有保障；在世間其他分子前有了保障，而權能便是保障，那不是一人爲底，外在底，和謬誤底權能，而是真實底能力，勝利底意志。然則非不可能的，假想那超心思底作用，甚至在發爲和諧，光明，喜樂，善美的作用以前，將成爲權能的作用，作爲保障。自然，倘欲使此作用真實有效，牠應當基於知識和真理，仁愛與和諧，但這些事物將能可見地顯出了，一點一點出現，時若土地可兌已培好了，若基地已爲一尊威底權能和意志所準備好。

但爲使這些事最小一點爲可能，起初得有一完全平等底基礎，一種平衡，得自無私，向「無上者」全般叛順，真誠底純潔，屬與「無上者」同體爲一的。倘若沒有這完全平等性的基礎，超心思底權能是危險底，而且不應在任何代價下去求到牠

或要拉下牠，因為即使是牠的一極微量，牠是如此雄強而且可怖，能使整個有體組織失去平衡。

我既向你們說起這事，我願向你們提供一意見：在你求進步的願望中，趨實踐的企慕中，小心不要試行把力量拉向你。自加奉獻，開啓，儘可能不自私而爲之，以恆常忘我而致者，增加你的容受性到最高限度，可是永遠不要將「力量」拉下到你，因為想拉下牠已是一危險底自私。你可以企慕，你可以開啓，你可以自奉，可是永不要試行拉引。時若事情弄壞了，人將過咎歸到「力量」上，可是當負責者不是「力量」，是由於野心，自私，無明，及此容器之弱點。

慷慨地自加奉與，完全沒有自私自利之心，而且從深沈眼光看，永不會有什麼壞事臨到你。學到這個，而你將度過了危崖邊際。

*

*

*

「人所稱爲個人性者，豈不是私我？」

這是一混淆，人所常作的。設若是如此，私我既是一虛僞和幻有，個人性本身亦復是虛僞和幻有了，如佛陀和商羯羅所肯定的。但如實，個人性的淵源，牠是在「無上者」本體中。自我（或「私我」ego）只是一暫時底變相，在一個期間是需要的，時若牠已不復有用，便要消失，即時若「真理知覺性」已重新建立了。

「知覺性」是一，徧處且在一切中爲同一，這乃創造之最大神祕。可是一旦這「知覺性」已自顯示，外化，展布了，牠散分爲無數片，爲了擴張之必需，而每一小片便是個人有體之發端，本始。

凡個體形式之淵源，便是這形式的原始律則，亦即這形式的真理。設若每個形式未嘗有其律則，其真理，則不會有任何個體化之可能。也許可能有集中、總聚，但不會有個人知覺性。每一形式，代表「太一」化爲「多體」的轉變之一個原素。

這一多性，暗指知覺性，真理，律則之原素的無數量，這，當其在宇宙中展開，終於化為分殊底個人性了。

由於個體化之必需，個人似乎自其淵源遠隔了。可是時若這個體化已成就了，那便是說，於此內中真理之覺識已成就了，於是由內中之同體為一，原始一體性乃重復建立於多性。

這便是宇宙存在之正理，如我們所見者；宇宙之創造，是爲了使這現象可以發生。「無上者」向他的自體顯示，以便能知覺他自體。

*

*

*

「以心思之助，可不可能評判和認識呢？」

永不應當允許心思判斷事物和他人：說這是好和那是壞；此為善或彼為惡；這人有此缺點，那人有那過失。因為心思在無明中判斷，牠沒有「知識」，即事物之真見。

「知識」是無窮高於且外於思想之境，甚至超過純理念之境，思想所役屬而為表現者。縱使人已知升出思想而達純理念，人尚未達到「知識」，因為純理念還只是一翻譯。

「知識」本身，只能以同體為一而得。

可是，這凡人之微小心思，這物理知覺之心思性，牠多麼確然於牠自體，於牠的判斷，於牠的視見哪！牠如何從牠那可笑的優越性的高處，睥睨而且判斷一切，呼着說：「這是壞，不當是這樣」，或反之，說：「這是好！」

設若你願稍聰明一點，可留心觀察事物，紀錄下來，不下任何斷語。時若你沈靜地將其在你內中觀照，將其置於你的知覺性的最高上一部分前，試行自己勉強保

持一凝注底寂靜——等待着。

於是，也許，緩緩地，好像從極遠極高處而來，有點什麼像光明一樣自加顯現了。你便稍稍多知道一點真理。

*

*

*

「設若，在一知覺性的高境裏，人已達到可見知某些什麼事物爲真實者，爲什麼一切環境皆起來否定這真理，而且阻礙其實踐呢？」

設若你望的夠遠，充分擴大了你的眼界，你可能見到一些結果，這真理的實踐可能已經有了的。

設想你隨着你望去的一線。

我說「一線」，因為你的視見，必然是遠非其所應當是那樣，以致即算你有了
一綜合之見，夠廣大了，即算你勉強儘可能循圓球方式看去，你必定仍然遺落宇宙
之一大部分在後，你的實踐將幾乎是線底，無論怎樣，總是那麼微小，那麼狹隘，
以致宇宙大部分仍其無與。

設若你這麼在已準備好了的路上走，——因為路也是和人一樣，有些已有準備
了，——而無耐心等待創造的其餘部分，這便是說，設若你實踐某些事物，比較當
前世界實際情況，較接近真理，則什麼事會發生呢？某一整體之脫節，不但是和諧
亦且是平衡破裂了，因為將有創造之一大部分不能追隨。非有「神聖者」之一全般
實踐，人只將有一微小底實踐，為局部，極微，而凡末了所當作好了的，一點也沒
有作。

所以不當沒有耐性，不當失望，感到抑鬱，或失去勇氣了，設若你已見到某些
事物是真實，絕對是，原本是真實，可是世界的情況還不容許其實踐。你應裝備了

大耐性，大知解，而向你自己說那是真，但那非全般真，非於創造的整體為真，即是說，那不是一與當今的可能性相和諧底真理。你是已試行在未成熟便實踐這真理了，因時機未成熟，環境便不容許其實現。要用耐性和毅力等待時候到來。

最後勝利屬於最能堅持者。

* * *

前生的記憶

設若人要真正說點什麼事，便應該全部詳盡說明，說出細節，因為這八十多年來在我所有的無數經驗中，有許多事在現相上是那麼分殊，那麼矛盾，以致究極可以說：一切皆可能了。這麼，我向你們說及前生這會事，而不給你貫串一切事的線

索，這便開了武斷信理的門了。有一日你會說：「這是「母親」講過的，那是「母親」說過的……」武斷信條便是這樣成的了！唉！

雖然，給我得到了一大聚經驗，而我又未能專事講說和寫作度過一生，你也應向自己說一切事皆可能，不要武斷。雖然，我可能給你們一點普通指示。

唯獨人已知覺地與自己的神聖本源證會為一，乃可能真真實實說起他已往諸生世的記憶。室利阿羅頻多說起過「精神」在其所寄居的形體中之一進步底顯示。時若人達到這顯示之峯頂了，便可對已走過的路投一遠見，於是人記起了。

但這不是一在心思方式上的記憶之事。有些人稱說其在中世紀是某一大公爵，或是怎樣一個人，生活在什麼地方，那一時代裏，這皆是幻想者，他們簡單是他們自己的心思想像之犧牲者。如實，過去諸生所留下的，不是耶頻羅（*Epinal*）^①的美麗畫像，你見到自己是在一堡壘裏的大王，或一勝利底將軍，領帶一大批人馬，那皆是荒唐故事。所存留者，是那一些時分的記憶，你的性靈從你的有體深處出現

了，牠向你自加啓示，便是說那些你充分知覺着的時分之記憶。知覺性的這發展，進步地由進化而成，而普通對過去諸生之記憶，限於這進化之重要關頭，重要決定性底轉變，標識你的知覺性之一進境者。

在那時候，當人生活於一生中的那些時分裏，人全然不會顧到要記起自己是某人，生活在某處，在某一時代裏，留下的不是你的社會地位之記憶。反之，人失去了對這些微細底外在事物，附庸，可磨滅的往蹟之知覺性，以使自己全般在此心靈啓示或這神聖接觸之焰光裏。時若人記起過去諸生的這些時分，這記憶有那麼一種深密性，牠好像仍然是非常在近，仍然生動，而且比我們今世生活尋常記憶的大部分，生動的多。有時在夢中，時若人進到與知覺性的某些界相接，人能見到有些回憶有此種深密性，此種震動着的色彩，倘若我可以這麼說的話，那麼深密緊張，遠過物理世界這些事物，色彩。因為那皆是真實知覺性的時分，於是一切皆戴上了一特殊底光彩，一切皆震動，一切皆負荷了一種性格，脫出了我們的尋常所見者。

這些與心靈相接觸的時分，往往是那些在平生標誌着一決定性底轉變的，一步前進了，知覺性之進了一步，這時常與一危機，一異常緊張底情勢相應，其時在整個有體發出了一呼聲，那麼一個強大底呼聲，致使內中知覺性穿透裹着牠的無知覺底外層，全般光明地顯現到表面了。這有體之極強大底呼聲，也能感召一神聖靈光之下降，一個個性，一神聖方面，牠在那某一時分加入你的個人性中，作出某一固定工作，勝得了某一大戰，表現了這麼或那麼一會事。及至工作完成，所降之靈神常是告退。於是人可能仍保持了那些情境的回憶，那啓示的或靈感的時分的環境情形，重見到那景象，自己所穿的衣服之顏色，自己的皮膚顏色，在那時分的環境中的一切事物——凡此皆在一不可磨滅的方式下爲一異常底緊張性所固定，因爲，如是而尋常生活中的事物，亦顯示於其真實緊張度和真實色彩中。在你內中啓示着的知覺性，同時啓示了事物中的知覺性。以此等細節之助，人能時常再度構想出人所生的時代，或所成就的事，推出所生之國土，可是這也非常容易造成傳奇故事，誤

以其幻想作為真實。

可是又不要以為凡生前諸世的記憶，皆屬大危機的時分，重要使命或啓示的時分。有時候那是非常簡單底透明底時分，有體之一整個底和諧，一美滿底和諧表露了。而那可與外在情形全無關重要者相應。

舍此種時分那些環繞着你的當前事物而外，舍此與你的性靈體相接觸的時分而外，無有存者。一旦過了那有特殊權利的時分，性靈體再度沈入其內中底眠藏，而全部外在生命淪入一灰色底單調裏，不留什麼痕迹。此外，這發生幾於是那同一現相，有如你於今的生活過程中的，除了那些例外底頃間，你居於你的有體——心思底，情命底，或甚至生理底——極頂者，你的生存之其餘部分，好像融入一中和底色彩裏，沒有大興味，或者你居在某一處而非在餘處，做了某些事而非他事，皆很少重要關係。設若你試行一看你的全部生活，如同要集攝其菁華，在過去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間者，你將見到除了兩三個影像自動躍出，為你的生命之真實時

分者，其餘一切則皆滅沒了。在你的知覺性中，一自動底選擇在進行着，有一浩大底清除運動。這可給你一點在過去諸生之事的理念了：某些特殊底時分之選擇和一大清除。

確然的，初始諸生必是非常樸素，或只留下極少什麼，記憶甚稀疏，可是人若愈在知覺性上進步了，則性靈體愈知覺地聯繫於外在活動，而記憶也愈多，有聯繫，精確了，——可是，再度當說，所餘下的記憶，乃是與性靈有接觸者，有時是那些事物，與性靈啓示相關聯者，不是社會地位，也不是轉變着的外境。這也可以解釋出爲什麼假稱過去生爲動物身的記憶，最屬幻想底了：在動物中神聖火花是過於深藏了，不足以知覺地發露到表面而與外在生命相聯繫。人應當成爲一全般知覺底有體，在其有體之所有諸部分皆明覺，全般與其神聖淵源合一，然後可真實說他記得過去生身。

① *Epirat* 乃法國 *Voze* 地方主要城市，近瑞士。以畫像著名。多作古代人物像，有道德教示存于其間。微小者膠塗，供兒童剪貼揭玩，民間傳布甚廣。

「設若凡所應當顯示者，皆已內涵于物質中，是否藏於其中還有比「超心思」不同底原則，時若「超心思」充分顯示，亦將自加啓示呢？」

人可合邏輯地答覆，是的，因為，真元上，物質與「無上者」間有其同一性。

*

*

*

「內入作用 (*involution*) 是否會在時間中發生，是否牠可和進化一樣，(*Evolution* 卽外發作用)，有其歷史呢？」

人幾乎可以說，對這問題的答案，依於問者的心思態度。學者會告訴你說，有許多學派很不相同，討論這些事的方式亦復相異。有些形而上學者，自然否認一切歷史，主要是推理底，哲學底，和抽象底思智，他們以爲歷史，對於小孩很有益罷了。有些心理學者，以知覺性的運動表釋一切事物；末了，還有愛好圖畫的人，對他們則宇宙之歷史是一大運動，人可稱爲活動電影似的，對他們，則這圖畫似底發展，是一樣較生動較可接觸的事物，因爲卽算這只是象徵，牠使事物在一更親切更真實底方式下爲可知了。

無庸說，這三個解釋皆同等真實，整個是在於能將其在自己的思想裏綜合且化爲和諧；但我們無妨將形而上學的枯燥事物擱置一邊，因爲從學者的著作中去研讀

比較好，他們會以一種非常準確，非常精密底方式告訴你，可是也非常枯乾。心理學觀點……那是宜於體驗而不必討論的。於是只剩下了於兒童有益的故事了。作爲一小孩常是好的，而且，設若我們應該提防這種事：如信仰一武斷底教條，不當在其間有任何更改，更改則有如侵犯神聖似的，至少我們也能取這些事當作一工具，在我們兒童知覺性上使某些事物生動起來，否則對我們非常遙遠的。

在此，我們有許多故事可選擇，經人說起過，皆多少是真實，多少是完全，多少是有所表現。設若人能重新體驗這些故事，至少局部且在其大略上，由自加內向化或自加外向化，——而這二者在某一觀點原本是同一事——，則可有助於了解，因此更有助於主制這些事物之如何與爲何。有些人那麼做了，是常人慣稱其爲入道之士，玄秘者，先知者流，——而且說起的是非常美麗底故事。

我也非常簡明地告訴你們一個。不要以此爲一福音。毋寧是……只當作一故事罷了。

「無上者」爲了要見到他自體，既已決定自加外向化了，第一物從他外出的，是世界之「知識」和創造牠的「權能」。這一「知識——知覺性——力量」開始牠的工作了。在無上意志中，有過一個方案，而那方案的第一原則，便是同時表現真本底「悅樂」和「自由」，似乎是這創造的最有趣的性格者。

因此，需要中介者，爲了在形式裏可表現這「悅樂」和這「自由」。於是四個「有體」最先發放出了，以開始這宇宙發展，凡潛在地涵藏於「無上者」中的，皆當進步地客體化。這四個「有體」在其存在原則上，便是「知覺性和光明」，「生命」，「福樂和愛」，與「真理」。

你能很容易想到，牠們在自身皆感覺是一大力量，一大權能，一極浩大底事物了，因爲牠們原本是這些事物的原則。此外，牠們還有選擇的全般底自由，因爲這一創造應當即是「自由」本身。一旦牠們開始工作了，便開始各自有其概念，當作何事，以及如何工作。既全般自由，於是各自要獨立進行。本應該取一爲役爲工具

的態度，牠們自然取主人的態度了，而這一錯着，我可以說，便是宇宙間一切錯亂之第一原因，真本緣由。自從有了這分離——因為這乃是分離的真本原因，——自從「無上者」與其所發放者間有了分離，「知覺性」便化爲無知覺性了，「光明」變成了黑暗，「愛」成了「憎」，「福樂」化爲苦痛，「生命」變成了死亡，「真理」變爲虛僞。而牠們各自進行獨立底創造，在分離與錯亂中。

其結果，便是像我們現在見到的這世界了。這是進步地作去的，一步一步，要向你們全般說出，那真也太長了，可是究竟臻極是物質，爲黑暗，無知覺，可哀憐。那創造「力量」，原爲創造世界而放射出這四大「有體」者，見到了所發生的事，於是轉向「神聖者」，求對此造成的惡之救治。

於是命令發出了，將他的「知覺性」下到這無知覺性裏去，將他的「愛」下到這苦難中去，將他的「真理」下到這虛僞裏去。而這比初始所發放的是更大底知覺性，更完全底愛，更圓滿底真理，投下到物質之恐怖裏，以便在其中覺醒起知覺

性，愛，真理，而開始這「救贖」運動，要將物質世界，帶回到牠的無上淵源。如是，便有那可稱為向物質中的持續內入作用了，有此內入之歷史。內入作用於今的極致，便是從無知覺性裏出現的超心思之顯示，但沒有什麼說此顯示之外不會有旁底顯示，因為「無上者」是無盡底，他將時常創造出許多新世界。

*

*

*

佛的教言之觀照

佛的教言，從來未嘗說好好生活，好好思惟，是一番努力或一番犧牲的結果，反之，是一美悅境界，救治一切痛苦。在那時候，在佛陀時代，過精神生活，乃是一種喜悅，一種幸福，最快樂底境界，使人解脫世間的一切煩惱，一切患難，一切

憂慮，使人快樂，滿足，得安慰了。

是近代的唯物論，使精神修爲變成一番痛苦底努力和犧牲了，是對於人生上一切虛僞底喜樂，要作一番忍苦底棄離。

這麼着重物質世界的無外真實性，物質上的愉快，物質上的喜樂，物質上的占有，這是人類文明的唯物傾向的結果。在古代這是不可思議的。反之，退隱，定，解脫一切物質上底憂慮，奉獻於精神底喜悅，這乃是古人所謂快樂了。

從這觀點看，很明顯是人類還遙遠未會有進步了。而那班出生於世在這些物質中心的人們，其下知覺中有了這可怕底事物，滿以爲獨有物質真實爲真實，而且，凡從事於非屬物質之事，便代表一奇鉅底犧牲精神，幾乎是至上底一番努力了。不是從早到晚或從晚到早唯從事於物質底微小滿足，物質底愉快，生理識感之享受，一切專屬物質之事，便是一奇異精神的證明。人未嘗注意到這點，可是整個近代文明托基於這概念上：「呵！凡所觸到的，乃確然於其爲真實了；凡所見到的，乃確

知其爲真實了；凡所吃的，乃確知是已吃了，可是其餘一切——丕！我們不確實知道那是否爲空虛底幻夢，我們不棄真實而取非真，不棄實物而取陰影。而且究竟你會得到什麼呢？一些幻夢而已！時若你的衣袋中有些硬幣，你便確知其是有在那裏了。」

而這，徧處如此，在一切之下如此。你略略刮破一點表相，在你的知覺性中，這是在那裏了，時時你聽到這向你內中悄悄耳語：「留心，不要受騙了。」——如實，這是可悲的。

人告訴我們，進化是向前的，牠是作一向上的進步，一螺旋紋。我不疑惑所謂近代城市中的舒適，在進化程度上遠高於穴居野處的人之安樂了；可是在古代歷史中，人總是說起一先見之能爲，先知之智慧，由視見而預知事物，而且人生與某些極微妙底事物相親，於其時代簡單底人，有非常具體底一種真實性的。

現代，在這些如此安樂底美麗城市裏，凡人要貶斥什麼事物時，所說的便是：

「那是一夢，那是一幻想。」

恰是生活於一種內中知見的人，旁人便稍用懷疑底眼光看他，自問他的精神是否全般健康呢。若有人不專費光陰於尋求財富，或增加安樂，求生活舒適，求美好位置，要變為重要人物，若有人不是像這樣，旁人便會問他是否精神健康了。

而凡此一切，那麼是霧圍中之所充斥，呼吸的空氣中之所含，從旁人所得到的思想之指導，使其現得非常自然了。人不感覺到這是一奇大底醜怪。

變到稍許覺知自己一點，進而接觸到現象之後的生命，在你便現得不是那麼十全甚美底事了。時若你坐在一安樂椅中，在一桌豐盛陳設之前，用美味底饌肴充滿口腹，這對你必然現為更具體而且更有趣了。你如果回看過去了一天，檢點這一日，時若你得到一點物質上的利益、某種愉快，某種物理上的滿足，你便認為一天是過的很好了。但設若你在人生上得到了一很好底教訓，設若某日正在鼻上受到一擊，警告你之為一癡愚，你却不感謝「恩慈」，你會說：「呵！生活不常是好過的

哪！

每當我讀古代經典，我正確有此印象，即從內中觀點看，從真實生活觀點看，那麼，人已退化到可驚了，而且爲了獲得某些便利底機械，某些鼓勵身體不勤勞的機械，爲了獲得某些工具或器物，能經濟一些生活上的努力者，人却拋棄掉內中生命的真實性了。是這一種意識人已喪失了，而得作一番努力，倘再想要學到人生的真諦，人生存在之正理，我們所應當進向的那目標，全生命所趨向的目標，無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向這目標前進一步，呵！便得作那麼大底努力了！普通人總是不想這事，除非外在環境已使人不愉快了。

我們距那時代又多麼遠呵！那時牧童不進學校讀書，却在夜間星光之下看守他的羊羣，能在星空上看出什麼事會發生，能與某事物相知，以「自然」而自加表現者；他有一種深沈底美之意識，和那麼一種平安，是簡單生活所給與的。

非常不幸是要拋棄一物而得到另一事物。我和你們說起內中生活時，我遠非反

對一切近代發明，遠非如此；但這些發明，多麼將我們化到不自然而且愚蠢了，我們怎樣喪失了真底美的意識，我們爲了無謂底需要多麼自尋煩惱。

也許時間是到了，繼續這螺旋紋的上升，且以凡此物質知識所給我們者，我們將能在精神進步上加一更堅實底基礎，而且，既學到物質「自然」的祕密而自強，我們將能聯繫這兩個極端，重尋無上「真實性」於原子核。

*

*

*

「無上者」之偉大行程

可以說，無始以來，一切皆已存在，因此是在同時的方式上；可是這全般，同時，又永恆底存在，好像是一個「知覺性」之所有物；這「知覺性」有興趣遊行於

他的疆域，他樂於一幾乎是無盡底旅程，無論怎樣是無定底旅程，經過他的所有的疆土，這麼從一個發現又到另一發現，發現的事物是原已存在的，從古以來便已存在的，可是「無上者」永遠未嘗過問；而他在發現上所遵行之路，可能是一全般自由底路，未嘗料到，未經預見，一隨其臨時之選擇，因為雖則他的疆土永恆以來已是在存在，且將永恆存在，而他可在一全未豫見的方式上降臨，因此開啓了一切聯繫和一切可能性之門。而這也是他的自我發現，由於這疆土便是他自我；這一發現，可能是一隨臨時決定而行，沒有預定的計劃如心思之所構想者，有全般自由之充分喜悅，也有每秒鐘所未前見者之驚喜，——一永恆底行程在他自己的有體中。

一切皆已絕對決定，因為永恆以來一切已是，可是所經行的路綫，可屬自由，非所豫見，亦復絕對如此。而且這有如同時存在有許多世界，其間這個與那個沒有明顯底關聯，却又同存共在，可是漸漸一點一點給發現了，這麼便給人以一新創造的印象。

倘若人這麼看事物，可容易了解像這物質世界如我們所知者，有其一切缺陷，一切限制，一切無明者，正有許多其他底世界存在，在牠們自有的地帶裏，其性質與我們這個的又那麼不同，以致牠們對我們好像未嘗存在，因為我們與牠們毫無聯繫。可是一旦這偉大底永恆旅程從這世界進到那世界了，則其間之聯繫必然建立起來；由於永恆底「知覺性」之經過這事實，這兩個世界必漸漸彼此發生關係了。

如實說，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我們能確鑿說，超心思底世界已是存在了，而且時候已到，牠當作爲無上「知覺性」的旅程之目的地了，於是漸漸一點一點，這世界和那世界形成一知覺底聯繫，牠們將自處於一新底關聯中，由於旅程之新進向這事實。

這是一個解釋，正和許多其他解釋同樣有價值，也許在不是形而上學者流，比較容易了解。在我，已覺此爲一是。

於是在定命與自由間沒有衝突了。「偉大底旅行者」每一分鐘選擇他的路線，

因此這是一選擇之絕對自由，而是這便給與宇宙的開展以此未可預見之驚喜，及此轉變之可能性，因為「無上者」全般自由於改變其行踪，隨其所好。然則這是絕對底自由。可是一切原已存在了，因為一切既皆存在，則一切在一絕對方式上皆已決定了，——從無始以來便已存在，可是發現乃在全然未經預料的方式上，是在這發現中有自由。

你出去散步，突然你高興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於是你的行踪全新，可是你趨而遇見的事物皆原已存在，皆在那裏原來已經有了，因此牠們是決定了，但你的發現則不是。

如實，唯有一個知覺性，原已與「無上知覺性」同體為一者，乃堪有此絕對自由之印象。時若人猶未與「無上知覺性」為一，勢必有此印象，感覺，或意緒，以為人是隸屬於無上「意志」的法律之下，可是一旦與此「意志」體認為一，人便全般自由了。

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所時常說起的：「是在與「無上者」的結合裏，乃可實踐真實底自由。」

*

*

*

「有時人有些非常突如其來的理念。牠們何自而來，又如何能在腦經裏起活動呢？」

牠們何自而來？從心思界而來。牠們爲什麼來呢？人能在路上遇到牠們，正如在大路上遇見行人。很尋常便是這樣。人到了一條大路上，理念流匯之處，於是碰到了這個或那個，牠經過你的頭腦。顯然是凡有沈思與定念的習慣的人，智識問題在他們皆有一全屬具體且可觸識的真實性的人，那班人以其精神之集中，吸引合同

底許多理念，於是一系相聯屬的理念形成了，他們組織之以解決一問題或弄清楚一案件。但爲了這，應該有心思集中的習慣，和一種哲學精神，於是理念乃是活生生底許多整元，皆自有其生命，人將其在心思的棋盤上組織起來，如同布一局棋子。人將其取得，將其換去，將其移動，將其組織，作成一有聯貫的整體，用了這些自有其個別整體且是獨立底理念，其間原有親和性者，而牠們亦隨其內中律則組織起來。可是爲了這，應該有了沈思，觀照，分析，演繹，和組織思想的習慣，否則，若是人這樣生活下去，聽其自來，則那至然是像在一公共場所一樣，有許多條路，路上有來來往往的人，設若你到了十字街頭，你攝得正在發生的事，——有時甚至你攝得一些理念，這個與那個毫無關係者，到了那麼一種程度，如或你寫下正在你腦中來往的事，那可寫成一個可驚的雄鷄與牡牛的故事了。(cog-a-t'ane)

我們有一次會說起過，人可作一有益底小遊戲，便是突然問某人：「你正在想什麼？」他如能清楚答復你：「我正在思想某事」，這已很少有了。若他這麼答復

你，你可以得到證明這是一有反省的人。不然，習慣而且自起的答復是：「啊！我不知道！」

凡作過有組織且有方案的身體運動的人，便知道，比方說，要作出某一運動便當動作某些肌肉，如何是最好方式使之動作，如何方可耗費最少底力量以得到最大底效果。好了，在思想，正是一樣底事。時若人照方案自加訓練，會到一個時期，人能遵循一番推理，全般是客觀底，好像映射出一影像到銀幕上；人能夠從一個理念推行出另一理念，遵循尋常合邏輯有組織的進展，費最少量時間，從推理開端直到終結。一旦人已養成習慣作這事了，正如習慣了合理地運動應當活動的肌肉，以得到某一定底效果，那麼，人便有清晰思想了。否則，一些思想的運動，智識的運動，皆空洞，含混，浮泛：突然有什麼興起了，人不知道爲什麼；另外有什麼來與之衝突了，人更不知道爲什麼。設若人要清晰地組合他的思想，要精確地弄明白許多理念間之關係，第一次這麼作，一定會遭到一場很可觀的頭痛了，會有此印象，

正在一非常黑暗底原始森林裏探索自己的路。

觀想底心思，必須訓練乃能發展。若不按規則加以訓練，則人有如在雲裏霧裏生活。這事於大多數人爲然，他們能在腦經裏安納許多極相矛盾的理念，一點也不着惱。

設若人不作一番努力，清晰地組織自己的頭腦，至少會要冒一種危險，不能管制自己所思想的。此外，很尋常是得下到行動中，然後方能計較自己所思想者的價值，或者，設若是未達到行動，則也是要下到情緒裏。頓然，人見到自己有些情緒是不十分可意了，於是人乃發現到自己全未能管制思想的路數。

*

*

*

「人們有壞思想，是否因爲他們不能管制腦經呢？」

這裏可能有許多理由，事實上有許多理由。這可能是一種壞氣性的結果。倘若這些人自己有鄙陋情緒，那些鄙陋情緒可能是鄙陋思想的原因。或者，則是相反：可能是他們啓對了各種從外來的暗示；那些暗示進到他們，一點一點造成了鄙陋情緒。這亦可能是一下知覺底勢力之結果，於是他們得奮鬥，因為他們不是自我之主宰。時若這些勢力升到表面，便應當加以管制而拒斥其不良者，他們却讓其隨意進來，門戶是大開了。

人沈浸於種種事物裏：善，惡，無記，光明，黑暗，種種皆在，但各個人的知覺性，在原則上，作用應該像漏斗一般。人只當接受其所願接受的，人不當思想其所不應思想的，尤其是不當容許思想化爲情緒和行爲，而未嘗加以正式認可。

究之，這是物理生存的存在正理。每人是一工具，要管制某一聚集震動，代表着他的特殊工作的原疇的，每人僅當接受那些與神聖方案相合的而拒斥其餘。可是千人中很難有一人這麼作。人是作一點，多多少少知覺地做着，那是由於環境和雰

圍的磨擦與壓力，可是倘若自願這麼作，則誠然很少有人能之了。而且自願地這麼作還是不夠的，應當以真方式與真知覺而爲之，那是更少數例外了。

管制自己的思想！誰對自己的思想有管制呢？只有那些於此有訓練的人，而且從幼年起便努力於此的人。

可見到有全部刻度，從全般無管制者起。而在其大多數中，人總是爲某些思想所困軛，是他們所不能脫卸的，如實那些是占據了他們，他們對那些思想，不能將其活動知覺性的門關上。那不是他們主制了他們的思想，而是他們的思想統治了他們，主宰了他們。日常人可聽到一些訴苦：「呵！這思想，牠常是來了又再來了，我不能除脫牠。」於是他們受到種種事物之侵襲，從焦急一直到惡意念，恐懼。思想之發爲恐懼者，是最使人困惱的；試將其遣開，却又還來了，好像橡皮球，又返跳到自己身上。誰是對自己的思想有管制的人呢？爲了這事，要工作許多年；這是一那麼大底習慣。

其次，達到這麼一會事，還不是全般管制，却已是進一步了：能夠停止腦經裏的一切活動，彷彿用手背摩平那些震動，心思的表面便光淨了；一切止息。這好像翻到書的一葉空白，……一空白，幾乎是實質底了……空白！

你試這麼作作看，你可看到，這是很有趣的。

於是人可在腦經裏踪跡出那地方，有一小點在跳舞。我見到室利阿羅頻多這麼在某人的頭腦裏作過，某人來訴苦，說是爲某些理念纏繞不清。那好像他的手伸出了，捉住了跳舞的那一黑點，輕輕地，好像兩手指夾住一條蟲，將其拋棄了，於是便了却了，完了……一切皆變到不動，靜定，光明。

我還有一次見到某人走到他那裏，訴說身體某處異常痛：「呵！我痛，我這處痛！」他沒有說什麼，靜定，只望着那人，我却看到，我看到好像一隻手伸出了，微妙生理體之手，捉到了那亂動的一小點，夾住了，將其拋棄掉……於是，一切皆

好了：

「呵！怎麼，可是我的痛沒有了！」

*

*

*

智 識 理 論

凡此智識底辯證，皆來自一個境域，非你所慣常進去的，非你所熟知。事實上這是一非常獨特底境界，而且對行爲或一切實際實踐皆非常陌生。在我時常覺得人可取起不論那一理念，以之爲一推論的起點，用了智識底邏輯，能證明這理念之全然真實，簡單是以此辯證之能爲。

堪使人注意的，卽行動和思惟是人類活動的兩個境界，難於同時在知覺性中並在一處；甚至這種事也非常少，卽有一非常發展了的思惟底精神的人，而可爲一行

動性人，或一行動之人，而在思惟底智術中能非常自如。

時若人有一貞元是實際和實踐底傾向，便時常有此印象，即凡此思惟，凡此辯證，凡此演繹，皆是那麼一會事，在書獃人物多少覺得有趣罷了，——而我也不喜歡強調這個，因為這不甚為智識分子所推許。這些事在我總覺得好像是一種體操，從心思發展的觀點看非常有趣，可是不甚有實際效果。於今設若你聽抽象底思智人物說起，他們會告訴你身體運動是一樁完全無益之事，不會有任何實際效果。「作身體運動有什麼用處呢？簡單是活動你的肌肉而已。然則我們為什麼不運動心思的肌肉，像你運動身體的肌肉一樣呢？」這兩種辯難正有同等價值。

在我，則覺解決是在旁底什麼地方。

一旦人已確信有一活着的且是真實底真理存在，牠正求自加表現於一客觀宇宙中，則唯一好像有價值和重要之事，乃是與此一真理相接，儘可能完善地與之體認為一，且不求其他底什麼，除了當作表現牠的工具，使牠化為愈加靈活且可觸知，

庶其可愈加完善美滿地顯示。凡屬理論，凡有原則，凡是工具，多少皆是好底，一隨其具有表現這真理的權能，而且，若人愈是在道上前進了，若已度越此無明世界之一切範圍，如理如量，人可見到是此顯示之大全，是其全部，是其整體，乃於此真理之表現爲必需，也可見到沒有什麼是當割除的，而且，也許是更沒有什麼爲最重要或不甚重要了。好像所需要的唯一事，便是一切之和諧化，且每一事物應在其當處之位，在與餘者之真實關係中，庶使整個底「一體」能和諧地顯示了。

設若人從這水平下降，在我覺得，人是不了解什麼了，凡此一切辯證，皆在一狹隘性與範圍中同其價值，那是褻奪了其一切真價值者。

事事物物各在其位，與其餘一切相和諧，於是人可開始了解而且生活。

人有此印象，即僅是一個運動，無論其多麼微小，無論其好像多麼無關重要，比較最奇妙底辯證還有價值了，設若牠與此真理相合。

只讓一點滴光明在你內中輝射，那麼，在銷除黑暗上，牠會比世間所有的美麗

言論，討論光明是什麼及其所能爲者，還有功效了。

*

*

*

內中實踐爲外在實踐之鎗

時若敵對勢力要攻擊我周圍的人，而未能成功於使其公然與室利阿羅頻多的事業爲敵，或使其反對我個人，牠們總是取同一態度，作同一非難，說：「你們儘可有一切內中實踐，隨你所願，有儘可能美麗底經驗，在你們的修道院四壁之內，可是在外界，你們的生命是毀滅了，斷送了。在內中經驗與世界上具體底實踐之間，有一道鴻溝是你們永遠填不滿的。」

這是敵對勢力的天字第一號詰難。這，我是知道的，千萬年來我聽到反復說出

同是這些話，每一次我總是將其揭發。這是一謊言，這便是那「謊話」。凡趨於使「土地」和「精神」相離的，凡分化內中經驗與世間的神聖實踐的，在牠們皆是好底。但剛剛相反底乃是真底，是內中底實踐，乃外在底實踐之鑰。時若你尚未具有你的本體之真理，你如何能希望知道你得在世間實踐的那真實事物呢？

*

k

k

圓 滿 底 皈 順

自我全般奉獻於「神聖者」的三個法式：

- 一、五體投地，在「他」的足下，棄去一切虛矜，全般謙順。
- 二、將自己的有體在「他」的面前展開，身體全般開啓，從頭至足開啓，如揭

開一本書，啓開所有的中樞，使其一切運動皆爲可見，在純全底誠實裏，不使有任何隱藏之事。

三、投在「他」的懷抱裏，融入於「他」，在一慈愛而且絕對底信託裏。

這些運動可附以三個禱詞，或任取其一，一隨情形而定：

一、唯願「你的意志」得以奉行而非我的。

二、如「你」所願，如「你」所願。

三、我永遠是「你的」。

普通是時若這些運動以真實方式爲之，必隨之以一圓滿底同體爲一，私我完全消融了，產生一無上底福樂。

*

*

*

只有無益過去了的年光方使人老。

無益過去了一年，便是一年中人沒有作出什麼進步，知覺性也未會開展，在完善化的道上未曾前進。

將你的生命奉獻於某事物的實踐，比你自已為高且廣大者，則你永不會感覺到過去的年光的重壓。

*

*

*

若你不滿意於你之為你者，則當求得益於神聖底救助而改變自己。設若你沒有勇氣改變自己，則當安命而沈默了。

可是時常怨你所處的情境之苦，又不作什麼去改變牠，這便是虛耗了你的時間和氣力。

困難不會消失的，除非銷去了自私地集中於一些欲望和安樂上。

*

*

*

「神聖恩慈」在世間在人中的解救作用，有相輔相成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等爲必不可無，可是未嘗同等爲人所推重了。

尊上底不易底平安，這解救憂惶，緊張，患難。

機動底全能底進步，這解救羈絆，執滯，惰性。

這平安是徧處被推重了，被認爲是神聖底；可是進步則只爲那些人所歡迎，其企慕爲深密且是勇邁底。

Publishers :
SRI AUROBINDO ASHRAM
PONDICHERRY

權 版 切 一 有 保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初版

南 印 度 捧 地 舍 里
室 利 阿 羅 頻 多 修 道 院
印 刷 所 華 文 部 出 版
圖 書 處 發 行

SRI AUROBINDO ASHRAM PRESS,
PONDICHERRY
PRINTED IN INDIA

First Edition.....July 1958
Sayings of the Mother (Vol. II)

母 親 的 話

(第二輯)
徐 梵 澄 譯

81/58/500